



中国经典名著

全元曲·杂剧

郑廷玉作品集

文 清 校正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楚昭王疏者下船	1
第一折	1
第二折	8
第三折	11
第四折	18
布袋和尚忍字记	26
楔 子	26
第一折	29
第二折	39
第三折	45
第四折	51
宋上皇御断金凤钗	56
楔 子	56
第一折	57
第二折	61
第三折	67
第四折	76
包待制智勘后庭花	83
第一折	83
第二折	90
第三折	96
第四折	105
看钱奴买冤家债主	114
楔 子	114
第一折	115

第二折	122
第三折	135
第四折	142
崔府君断冤家债主	149
楔子	149
第一折	153
第二折	157
第三折	163
第四折	167

楚昭王疏者下船

第一折

(冲末扮吴王领卒子上，诗云)太伯当年曾逊避，至今子姓居吴地。延陵何事慕高风，几使孤家不承继。某乃吴王阖闾，名姬光者是也。昔年征伐越国时，获得宝剑三口：一曰鱼肠，二曰纯钩，三曰湛卢，某常佩之。夫此剑者，昔闻越国允常使欧冶子监制。采五山之铁精，炼六合之金气，感得雨师洒尘，雷师击节，蛟龙捧炉，天帝焚炭，候天伺地，阴阳同体，久而成功。带之有威，用之无敌，真乃世之奇宝也。一向库中收藏，忽然湛卢失其所在。闻知此剑飞入楚国，被昭公收得。某数次遣使，多将金币索取，不肯付还，更待干罢！令人，与我唤将孙武来者。(卒子云)理会的。孙武安在？(外扮孙武子上，诗云)新书著就十三篇，篇篇兵法妙通玄。君王不信亲相试，宫中赐出女三千。某乃孙武是也。本齐国人，以兵法得见吴王，教练女兵数千，驱之水火，莫敢逃避，皆因某号令严威所致。兵法有云：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，吏士之罪也。法令熟行，君令有所不受。某如今现为吴国大将，主公呼唤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孙武来了也。(卒子报科，云)军师到！(做见科)(孙武云)主公呼唤，有何事商议？(吴王云)且一壁有者。令人，



与我唤将伍子胥、伯嚭安在？（外扮伍子胥、净扮伯嚭同上）（伍子胥诗云）千里间关弃楚归，短箫闲向市中吹。可怜不遂英雄志，辜负当年举鼎威。某姓伍名员字子胥，现为吴相国，这是伯嚭，皆楚人也。某因费无忌谗譖，害我父兄，不得已弃楚投吴，思图报复。恰遇伯嚭，也来投吴。一者为同是乡里，二者又为同是避仇，以此举荐于朝，为太宰之职。今日主公呼唤，不知有甚事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伍员、伯嚭都来了也。（卒子报科，云）相国、太宰到！（见科）（伍子胥云）主公呼唤，有何事商议？（吴王云）军师，请您众将来，不为别事，则为湛卢宝剑飞入楚国，某数次差人多将金币索取，不肯付还。今请军师众将商议，有何计可以得此宝剑？《孙武云》主公，多闻这湛卢之剑乃越国欧冶子所制，斩铁截石，断水吹毛，真为无价之宝，这个不可不取。（伍子胥云）主公在上，今楚国有二将，乃是子期、子常。论子期廉而爱士，颇知兵法，奈有智而少勇；子常怙势而骄，不惜军士，有勇而无智，皆不足为虑。况有奸臣费无忌当权，必然暗行谗譖，未必用他。主公何不先差人下将战书去，然后统兵征伐，有何难哉！（伯嚭云）若是楚昭公用那费无忌老头儿对阵，也不消伍相国费力，只我伯嚭身上，包杀的他尿流屁滚！（吴王云）相国言者当也。我如今先差人下将战书去，着孙武为军师，相国为先锋，统领四十万雄兵，与他交战去。则要您小心在意，成功而回。（伍子胥云）则今日辞别了主公，教场中点就四十万雄兵，一来为楚昭王收了我家宝剑不还，二来有费无忌害我父兄之仇，誓当报复，管取马到成功，奏凯回来也。（诗云）弃楚奔吴几度秋，可怜犹未雪冤



仇。今朝统领雄兵去，不斩奸臣誓不休。（同下）（吴王云）军师同相国、太宰三人去了，吾观此一战破楚必矣！（诗云）伍相国智勇无双，马到处谁敢相当？将郢城踹为平地，取湛卢重返吴邦。（下）（正末扮楚昭公同外扮半旋领卒子上）（正末云）某乃楚昭公是也。数年前正寝之间，忽闻一声响亮，俄而素光明室，爽气逼人，惊起视之，见一口宝剑，坠于榻下。遍问朝臣，皆莫能测其来历。有司马子期，他言隐士风胡子能辨此剑，遂请视之。风胡子曰：此剑号为湛卢，闻越国允常使欧冶子铸此宝剑，后归于吴。此剑乃五金之英，太阳之精，带之有威，用之无敌，真稀世奇宝。某闻而大喜，佩服在身，未尝轻离。谁想吴王阖闾屡屡遣使索取，某不肯还他。但吴国方强，倘若再来相索，可怎了也？（半旋云）哥哥，您兄弟想来，此剑原是吴国之宝。他既来索取，不如做个人情，送还了他，两国和谐，可不好那？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你那里知道，此剑非同小可。既到吾国，也是天使其然，岂可便与他去？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这剑呵冰刃霜寒，玉华光灿，孜孜看。怎飞来坐榻之间，委实的紫气冲霄汉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，量此物强杀者波，则是一口剑，那里取神光冲射牛斗之上？听那风胡子做甚么？（正末唱）

【混江龙】 这剑真为奇幻，世人休做等闲看。我则见英英结秀，湛湛生斑。这剑本在东方平百越，今日个飞来南国镇荆蛮。这剑按阴阳斡运，顺天地循环。采铜出



那溪之水，取锡在赤堇之山。下雷雨消隔尘滓，有鬼神守护炉间。这剑他抱精灵多气爽助神威，真乃是免忧愁绝惊恐除危难。现如今河清海晏，国泰的这民安。

（使命上，诗云）人去似星驰，江隔如天堑。亲捧一缄书，来索千金剑。小官乃吴国使命是也。奉主公的命，差往楚国下战书走一遭去。可早来到也。小校，报复去，道有吴国使命在于门首。（卒子报科，云）喏，报的大王得知，有吴国使命求见。（正末云）道有请。（使命做见科）（正末云）使命来此，有何公事？（使命云）小官是吴国来的使命，有书在此。（正末云）将书来我看。原来为这一口剑不与他，果然下将战书来。似此可怎了也？（唱）

【油葫芦】久与吴国姬光阻面颜，（半旋云）哥哥，既是他下将战书来，凭着俺这里兵多将广，马壮人强，量吴国姬光到的那里，就怕着他哩！（正末云）我不怕姬光，怕是那一个人！（唱）怕的那伍盟府天下罕，（半旋云）量伍子胥有何英雄，哥哥直这般怕他？（正末唱）他正是良才奇宝在人间。我则道重修讯问传书简，原来他相期恶战呈公案。（半旋云）虽然那子胥多有本事，凭着俺这名山大川，长江险阻，那伍子胥怎便容易到的俺国来？（正末唱）你休道是阻着大川，隔着大山，便有那波涛滚滚长江限，假若是无敌手战应难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，若当初依着您兄弟，早早送还了这剑，也不到今日。事已至此，不如会集众官商议，保举一员名



将，领兵与伍子胥交战，可不好也？（正末唱）

【天下乐】 哎，抵多少恶语伤人六月寒，无也波瑞，着俺把剑还，到如今事已在前后悔晚。现放着登仕台，空有这拜将坛，我则怕举贤才人去懒。

（云）本待把这厮杀坏了，古云：“两国相持，不斩来使。”你回去，则说选日交兵便了。（使命云）理会的。出的这门来，不敢久停久住，回主公话，走一遭去。（诗云）湛卢宝剑惹刀检，纷纷战国各封强。忙离楚国登途路，不分昼夜到吴邦。（下）（半旋云）使命去了也。哥哥，这战书上怎么写着来？（正末云）这战书上写着，道孙武为军师，伍子胥为元帅，伯嚭为先锋，领兵四十万，与俺交战。争奈俺国半老兵骄，怎生是好也。（半旋云）哥哥，岂不闻古云：军来将敌，水来土堰。俺这里有司马子期、子常、申包胥，皆是南楚有名之将，请将来与他商议，有何不可？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你那里知道？（唱）

【那吒令】 我端坐在，朝堂这间；聚集着，英才这班；怎经的，会临潼那番。（半旋云）这伍子胥当初在临潼会上，怎生般英雄，哥哥试说一遍，您兄弟听咱。（正末唱）哪里取这般忠义人，英雄汉。他举鼎时，多敢有神力相关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，你兄弟想来，秦国文有百里奚，武有秦姬犇，可怎生都不如那子胥，倒让他做个盟府？（正末



唱)

【鹊踏枝】他、他、他，吓的那秦姬辇怎敢遮拦，百里奚只瞪眼偷看。他向那斗宝筵前，顿剑摇环。（半旋云）闻他当初在临潼，曾救姬光之难，到今日投吴伐楚，可知道来。（正末唱）便休题吴姬光擷碎了温凉玉盏，他直着秦公子曲躬躬亲送出潼关。

（云）令人，与我唤将申包胥来者。（卒子云）申包胥安在？（外扮申包胥上，诗云）忆与伍员别时语，他要覆楚与我复楚。回头已隔数余年，前事今皆弃如土。小官申包胥是也，官封上卿之职。方今春秋之世，首称强楚，为中国盟主者久矣。自伍子胥去后，始觉本国微弱。今日主公呼唤，不知有甚事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申包胥在于门首。（卒子报科，云）申包胥到！（申包胥见科，云）主公呼唤小官，有何事商议？（正末云）今有吴国下战书来，拜孙武为军师，伍子胥为元帅，伯嚭为先锋，领兵四十万，与俺决战，特请大夫计议，何以应之？（申包胥云）主公，论本国止有司马子期、子常二员大将，子期智高勇怯，子常有勇而无智。若吴国果用孙武为军师，子胥为元帅，其锋不可当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寄生草】从来道要得千军易，偏求一将难。闲时故把忠臣慢，差时不听忠臣谏，危时却要忠臣干。谁当这借吴雪恨伍将军，我则索求那扶周摄政姬公旦。



(申包胥云)主公,若子胥领兵前来,切不可与他交战。你则深沟高垒,紧守城池。等小官直至西秦,借他兵来,那其间内外夹攻,方能取胜。(正末云)则怕秦昭公不肯借与咱兵,怎生是好?(申包胥云)主公,想秦、楚旧为亲戚之邦,必在借与咱兵,不必疑虑。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你须想着归期急,休言他去路艰。止不过船临古渡垂杨岸,路逢峻岭滩头涧,小可如君骑羸马连云栈。(申包胥云)小官既为国解难,怎敢避的途路之苦。(正末唱)你休辞山遥水远路三千,我专等你坚甲利刃那兵十万。

(云)大夫,你此一去何日可回?(申包胥云)主公,我去只消一个月便回也。(正末唱)

【金盏儿】你道是一个月借兵还,三十日报平安。但愿你晓行晚宿无辞惮,休着我悬望的恶心烦。你只看风传金柝远,霜照铁衣寒。(申包胥云)主公放心,小官若见了秦昭公,借的军马即便回也。(正末唱)我可为甚着贤人投敌国,也则怕那猛将过昭关!

(申包胥云)那吴国孙武子深知兵法,又加以子胥之勇,俺国中无能胜之者。小官去后,只愿主公坚壁不战,以待秦兵。休听一时之言,坐失万全之策。(正末唱)

【醉扶归】你道是伍盟府能雄悍,孙武子又非凡。



只要我高垒深沟紧闭关，专等待秦邦返。我只怕你人疲惫懒，早淹的过了程期限。

（申包胥云）小官则今日辞了主公，便索长行也。（正未唱）

【赚煞】 你去后我夜忧到明，明忧到晚。若是那秦公子将卿傲慢，你则索将火性儿全然都放坦，是必休便冒渎容颜。那其间借的些金鼓旗幡，将你那洗尘酒开怀儿做了送路盏。（申包胥公）主公，我这一去，若借得秦兵来时，料那伍子胥恐怕前后受敌，必解兵而归矣。（正未云）只要借得秦兵呵，（唱）恁时节吴兵自还，楚城无患，生则怕你别时容易见时难！（下）

（申包胥云）二公子，你紧记者，若伍子胥领兵来时，休听费无忌那短见，就要与他家厮杀，有误大事。我即日往秦邦借兵去也。（诗云）东吴滚滚动征尘，济困扶危投远亲。方信家贫显孝子，楚邦有难识忠臣。（下）

第二折

（净扮费无忌上，诗云）人有好的我偏害，人有歹的我倒爱。我的分毫不与人，人的我会白厮赖。小官费无忌是也。现为楚国上大夫之职，奉主公的将令，着老夫为帅，与吴国伍子胥拒敌。我想来，他的父兄尚然被我杀了，这一个短命的弟子孩儿，有甚本事？我正要与他耍一耍，怕



他怎么？（诗云）老夫本领甚可夸，子胥本是我仇家。不愁巨斧当头劈，也只结的碗口一个大疮疤。（下）（伍子胥、孙武、伯嚭领卒子上）（伍子胥云）某伍子胥领兵伐楚，如今已到郢城。大小三军，摆开阵势。远远的尘土卢处，楚家军马敢待来也！（正末同半旋、费无忌领卒子上）（正末云）某乃楚昭公是也。大小三军，将阵脚射住。我与二公子在将台之上，看费无忌与伍子胥决战去来。（唱）

【越调】【斗鹤鹑】 他走樊城兀自红颜，过昭关早成皓首。只道他暮景萧萧，依还的雄威赳赳。他 本为楚国萦心，权借这吴兵应手。现如今太宰伯嚭敢突前，孙武子为合后。只待要投鞭儿截断长江，探囊儿平吞了俺这夏口。

【紫花儿序】 将他那乾坤忠孝，更和盖世界英雄，来寻那旧日杀父母冤仇。我则见征云不散，杀气难收。飕飕凛凛，寒风不住吼。大刚来也则是冤仇深厚，扑腾腾鼙鼓惊心，明晃晃剑戟侵眸。

（伍子胥云）兀那来将，莫非费无忌么？（费无忌云）然也。来将何人？（伍子胥云）某乃伍子胥是也。父兄之仇，今日须报，你早早下马来请死者！（费无忌云）口走！量你到的那里，且与你斗三百合耍子！（做调阵子科）（正末唱）

【调笑令】 你每做的来不周，结下了父兄仇，抵多少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今日在杀场上面争驰骤，费无忌你索



担忧。他只待摘了你心肝标了你首，可兀的便肯干休。

(伍子胥云)出马来，出马来！(战科)(正末唱)

【小桃红】 史见他旗门开处跃骅骝，高叫道谁敢来和咱斗。早着俺千军万马都惊走，急难收，兀的般威风不信人间有。淹的呵抛下了戈矛，氲的呵遮漫了宇宙，莫不是剑气上连牛。

(费无忌云)你看这小畜生，好无礼也，全然不省的有个前辈后辈。则你那伍奢老头儿，也还让着我哩！(伍子胥云)我今日不拿你这老匹夫锉尸万段，誓不收军。(战科)(正末唱)

【金焦叶】 那一个锦征袍窄窄的把狮蛮款兜，这一个凤翅盔律律的把红缨乱丢。那一个点钢枪支支的把黄幡狠揪，这一个铁胎弓率率的把雕翎稳扣。

【天净沙】 俺只道他两个都一般状貌搨搜，都一般武艺滑熟，管杀的惨迷离神嚎鬼愁。可原来半合儿不够，早一个先纳了输筹！

(云)呀，费无忌却输了也！（唱）

【秃厮儿】 马以处敌兵乱走，枪着处鲜血交流，偏爱杀伐争战斗。两下里，不相投，难休。



(费无忌云)我敌不过他，只是逃命的好，走、走、走！
(伍子胥云)你这老匹夫，走那里去！（追科）（正末唱）

【圣药王】 则他那枪似虬，马似彪，骨碌碌地上滚
人头，数载仇一鼓收，片时间叠尸高耸似山丘，恰便似落
叶尽归秋。

(伍子胥云)早将那老匹夫拿倒了也！大小三军，就此
杀向前去，休教走了楚王者！（下）（半旋云）哥哥，俺家兵
大败了，我保着你走了罢。（正末唱）

【收尾】 眼睁睁见死可也无人救，索把这泼残生告
天保佑。则被那借吴兵的伍相逞尽了十分强。（半旋云）
怎得这申包胥救兵到来，可也好也！（正末唱）遥望俺复楚
国的包胥且耐着一时守。（同下）

第三折

(龙神领鬼力上，诗云)长江浩浩显威灵，风浪孤舟谁
敢行？直待险时才救护，方知暗里有神明。吾乃汉江龙神
是也，掌管着万里长江。有楚昭公弟兄妻子四口儿，明日
到此，驾着渔船一只，过江逃难。明日正是四耗九丑之日，
合起大风，眼见得都该淹死了的。吾神奉上帝敕令，但有
下水者，救护至岸。如今在此等候，这早晚他敢待来也。
(丑扮梢公上，嘲歌云)渔人顶笠又披蓑，得蹉跎处且蹉跎。
一杆轻钩浮游动，闲中无事唱渔歌。唱渔歌，眼观清水玩



风波。黄芦随岸长，红蓼遍滩多。江边则老汉，屋中则有渔婆。渔婆道，大哥，大哥，镇日常有甚生活？吃的三杯村糯酒，绿阴中要结丝萝。摆过船舟，斜横了个舵。可打破则个锅。把个家婆来叫吖吖，吵闹得似风魔，阿外外。自家是个梢公，每日在这江边捕鱼为生。今日风平浪静，撑着这船，慢慢的打鱼去来。（正末同半、旦儿，俌儿慌上）（正末云）兄弟也，走，走，走！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 则听的兵起东吴，可扑扑胆惊心惧，早则不三战杀入王都。吓得我乱慌慌，忙劫劫，不成活路。偏生生的望眼模糊，悄不见那西秦远来相助。

（旦儿云）大王，后面吴兵追赶的至近，你休顾俺子母每，你和小叔叔则逃您的性命咱。（正末唱）

【醉春风】 则俺这妻子似瑟和琴，弟兄如手共足。（半旋云）俺怎肯撇下了嫂嫂侄儿也！（正末唱）俺一家四口儿盼程途，俺端的苦，苦。几能够罢息干戈，还归宫阙，抚安黎庶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，想俺申包胥与那伍子胥，原是故友。两个曾打赌赛来，一个要覆楚，一个要复楚。若俺申包胥借得兵来，必然退了吴兵，重安楚国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迎仙客】 一个报冤仇称了子胥，一个打赌赛去了包胥，何处也济困扶危重复楚。慌速速的强逃生，急煎煎



的甘受苦。(内发喊科)(正末唱)脑背后闹吵吵的起军卒，(半旋云)哥哥，兀的不是追兵渐近了也？前面又阻着长江，江水泛涨，无船可渡，怎生是好？(正末唱)眼前面翻滚滚野水无人渡。

(半旋云)哥哥，兀的江岸边有一只渔船，我试唤他一声咱。兀那梢公，你快船撑过来，我有的赏你。(梢公云)来也，来也。(半旋云)兀那梢公，将你这船渡俺四口儿过去，到了岸上，我还你的船钱，可也不少。(梢公云)客官，则是船小渡不的。(正末唱)

【红绣鞋】不得已央及你个渔父，(梢公云)肯载不肯载，也则自的我。(正末唱)似这般装着势待要何如？我与你也是近瞳邻庄共乡间。(梢公云)怕不是乡间，大家要看看个风水，实是船小，载不起这几个人。(正末唱)你道是船儿小难装载，则要你量儿大救俺家属，早早的过长江无间阻。

(半旋云)兀那梢公，你认不得俺哥哥就是楚昭公，被吴兵追赶至近。你若肯渡半俺过去，久后平定了楚国，那其间将你官封三品，赏赐千金，不强似你在此捕鱼为活？你是寻思咱。(梢公云)你何不早说，既是楚昭公，我须是管下的百姓，便是船小，也只得载将过去。上船！上船！(半旋云)哥哥，请上船去。(众上船科)(梢公云)仔细，船儿小，可都坐定了！你看偌远的江面，几时摆得到那岸边，才放心也！(正末唱)



【石榴花】俺只见云涛雪浪接天隅，这的是海阔洞庭湖。（梢公云）我说不载，不载，您强要上这船来，还不开的半里，早起风了。你看泼天也似的大浪，可不苦也！（正末唱）你看这大惊小怪泼村夫，那里便叫苦，吓的俺魄散魂无。（梢公云）风浪越大了。船儿又小，淹上水来了也。不着亲的，快请一个下水去，才救的一船人性命。（众做悲科）（正末唱）他道是不关亲者当身故，俺四口儿那一个为疏？则被这一家老小同奔赴，（带云）梢公，你小心在意者！（唱）到今日只仗的你做护身符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，这风浪越大了，船只较小，不堪重载，似此怎了也？（正末唱）

【斗鹤鹑】兄弟是同气连枝，妻子是多情伴侣。（辰旋云）哥哥，则保你的前程，休顾恋你兄弟罢！（正末唱）眼睁睁弟觑着兄，（旦儿、半做悲科）（正末唱）悲切切子随着母。好叫我穰穰劳劳意不舒，（梢公云）不着一个人下水呵，再一会连船都没了也。（正末唱）他道是霎时都命卒。（半旋云）哥哥好觑当嫂嫂侄儿，您兄弟拜别了。哥哥，下水也去。（正末云）兄弟，不争你下水呵，（唱）着谁人买马招军，重与俺扬威耀武！

（梢公云）风狂浪猛，看看的淹上水来了，快着一个下水去。（正末唱）

【普天乐】俺只见掩掩泼泼画船儿歪，囊囊突突梢



公絮。(梢公云)这风把船掀过来，淹上水了。还不着个下水去，敢多要死哩？(正末唱)我则见他无休的催促，待不的须臾。(旦儿悲科，云)儿也，则被你痛杀我也。(正末唱)儿悲啼为母离，母痛哭抛儿去。哎，你个掌命司的梢公可便休催促，百忙里割不断他子母每肠肚。但保全了孩儿的身躯，怎顾得夫人的性命？(半旋云)哥哥，您兄弟下水去也。(正末云)兄弟，你住者！(唱)紧揪住俺这兄弟的衣服。

(半旋云)哥哥，梢公道疏者下船。您兄弟想来，嫂嫂、侄儿与哥哥，正是着亲的，唯您兄弟是个疏慢些的，理当下水。(正末扯半旋科，云)兄弟，咱两个须亲，还有不亲的哩。(旦儿云)孩儿，眼见的我顾不的你也。大王，这兄弟同胞共乳，一体而分，妾身乃是别姓不亲，理当下水。(正末云)夫人，你说的是。(唱)

【上小楼】我着你名标万古，那里也相随百步。你待要留了婴孩，替了亲叔，救了儿夫。你道不共族稍似疏，何妨的从新革故，(旦儿云)大王，我嘱付你咱，好生看顾我这孩儿，我下水去也。(诗云)半生空记百年恩，苦为波涛没汉津。眼看儿夫难共守，生抛幼子若无亲。手足自今同一处，姻缘到底属何人？幽魂定不随风去，飞上青山更化身！(下)(龙神云)鬼力，将夫人救上岸者。(鬼力云)理会的。(半旋哭科，云)可惜了嫂嫂也！(正末唱)久以后史书中又新添个节妇！



(梢公云)船便轻了些,争奈风浪越越的大了,再请一个下水去,还有救哩!(半旋云)哥哥,风浪越大,可怎了也?梢公道,再请一个下水,还有可救。您兄弟则索辞别了哥哥,下水去也。(正末云)兄弟,咱两个须亲,还有不亲的来。(俌儿云)爹爹,眼见的不是您孩儿也。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儿也觑两个是亲骨肉,(半旋云)哥哥,留着侄儿,休绝了俺楚家后代。你则放了手,您兄弟情愿下水去。(正末唱)兄弟也我和你是一父母。(俌儿云)爹爹,你则好看觑叔叔,你孩儿辞别了,下水去也。(正末云)儿也,你那叔父呵,(唱)他和我着疼,我和他着热,你比他还疏。(俌儿下水科,云)爹爹,我下水去也。(诗云)母亲一命丧黄泉,不由您儿泪涟涟。今朝下水投江去,和母亲幽冥路上受熬煎。(下)(龙神云)鬼力,与我将这小公子救了者。(鬼力云)理会的。(正末唱)儿也,但愿你去水府,往地狱,好寻娘去,(半旋云)哥哥,你着侄儿下船,可怎忍也?(正末唱)又何妨死的来不着坟墓。

(半旋云)可惜嫂嫂、侄儿刚下水去,这风浪就宁息了。虽然安稳无事,使我不胜伤感。(正末唱)

【满庭芳】哀哉子母,如今稀有,从古应无。又不是进胶舟那日昭王渡,怎生的也共为鱼?儿也你舍性命投江伴母,妻也你可便守贞烈出嫁从夫。似这等难相顾,总只是皇天丧楚,教你去龙颌下探明珠。



(梢公云)渡过江了，撺下脚踏板，请登岸。(做上岸科)(半旋云)解这金鱼下来，赏了梢公。后面有人追来时，若非本国之人，你是必休渡他过江也。(梢公云)理会的。等您回来时，我另打一只大海船在此等候。(下)(正末云)谢天谢地，上的岸来，兄弟也，这两条路您自往那一条路去？(半旋云)哥哥，现今嫂嫂、侄儿都无了也，则有您兄弟一人相随，可怎生又教我那一条路去？不知哥哥主着何意？(正末云)兄弟，你那里知道！（唱）

【耍孩儿】本待要相随相从相将去，也则为我胆儿自虚。我只见前山掩映苍苍树，那其间必有埋伏。小路行怕撞着孙都统，大路走须防他伍子胥。兄和弟谁防护？可不是免鱼鳖才离江上，逢豺虎又断送山谷。

(半旋云)既然这等，您兄弟则往这小路上，抄出大路相会。且辞别了哥哥去也。哥哥受您兄弟一拜，只愿哥哥稳登前路，无惊无恐。(正末唱)

【二煞】兄弟也咱相逢时有限期，别离了无限苦，(正末走科)(半旋追上，云)哥哥，您兄弟再送哥哥几步。(正末唱)两下里欲去也频回觑。好着我悲切切痛煞煞提着胆向刀尖过，倒不如悄促促低着头在剑下诛。兄弟也哭一声行一步，俺兄弟情气吁成云雾，他子母恨泪滴满江湖。

(半旋云)哥哥，但若打听的救兵来时，便当重返楚国，再整江山，休要挫折了志气者。(正末唱)



【煞尾】俺如今一程程逐去途，一心心怀故土。大都来是一兴一败天之数，但不知肯分的秦兵几时到得楚。
(下)

(半旋云)哥哥去了也，我往这小路儿去罢。(下)(龙神引鬼力上，云)那贤妇、孝子都救了，吾神不敢久停久住，回上帝话去来。(诗云)汉水东连扬子江，几多舟楫此中亡。凡事劝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龙王。(下)

第四折

(外扮秦昭公领卒子上，诗云)轻分一旅出函关，列国曾无匹马还。自古秦中多紫气，争教不想占江山。某乃秦昭公是也。昔年我父穆公因与楚结交，世为邻好。近因吴中有一口宝剑飞入楚国，那吴王屡次索剑，楚王只不肯还，以此惹动刀兵，几至灭国。有楚大夫申包胥前来借兵求救，某坚意不允。不意包胥在驿亭中，依墙而哭，七昼夜不绝，遂将邮亭哭倒。我想此人真烈士也，我如今要借兵与他，未曾与百里奚商议。令人，与我唤将百里奚来者。(卒子云)百里大夫安在？(外扮百里奚上，诗云)先事虞君后佐齐，还因陪嫁入秦西。曾向养牲家自卖，人号羊皮百里奚。老夫乃百里奚是也。有秦王呼唤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百里奚来了也(卒子报科，云)百里奚大夫到。(百里奚做见科，云)主公呼唤小官，有甚事来？(秦昭公云)为因申包胥借兵一事，特请你来商议，还是借的不是，不借的是？(百里奚云)想那伍子胥在临潼会上，对着十七国



诸侯比试，文过小官，武胜姬辇，此段冤仇，未曾相报。今有申包胥来借兵，我想子胥深入敌境，兵老将骄，可不战而破，所谓取威定霸，在此一举。主公若不借兵与他，可不自失了这个机会？（秦昭公云）既然如此，令人，与我请将申包胥来者。（卒子云）理会的。（申包胥上，诗云）千里而来借救兵，秦王何事不相应？可怜七日号几绝，血泪斑斑在驿亭。小官申包胥，到于秦国借兵，争奈秦王不允，将小官羁留驿亭。小官恐负前言，楚国有失，乃倚墙而哭，七日七夜，水浆不曾到口。如今秦王呼唤，须索见来。若再不肯时节，我拚的扭住秦王，将颈血蘸他衣服之上，必然肯发救兵，不负我复楚之誓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申包胥来了也。（卒子云）喏。报的大王得知，有申包胥在于门首。（秦昭公云）着他过来。（卒子云）着过去。（申包胥做见科，云）俺楚王悬望大国救兵，不啻饥渴。大王怎生不念亲好，忍坐视乎？（秦昭公云）大夫，因你日夜号哭，忠烈动人。某今借与你十万雄兵，命姬辇为帅，即日救楚，你意下如何？（申包胥云）多谢了大王！俺主公必当重报。（秦昭公云）令人，与我唤将姬辇来者。（卒子云）姬辇安在？（净扮姬辇上，诗云）千钧力气生来有，单被子胥出尽丑。直自当年举鼎来，至今闪了右边手。某乃姬辇是也，官封大将军之职。主公呼唤，不知有甚差遣？令人报复去，道是俺姬辇来了也。（卒子报科，云）姬辇到。（姬辇做见科，云）主公呼唤姬辇，那厢使用？（申包胥云）久闻元帅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蒙大王怜悯敝国，肯发救兵，有劳元帅领兵前赴，真乃小官万幸。（姬辇云）不敢，不敢。（秦昭公云）姬辇，我今拨与你十万雄兵，同申包胥救楚去，



你可小心在意者。(姬辇云)主公，某想伍员在临潼会上拳打蒯聩，脚踢卞庄，文赛百里奚，武过末将，主公着他做了盟府，又与他一口宝剑，筵前举鼎，欺人太甚。某今领十万雄兵，一来救楚，二来就擒拿伍员，雪我临潼之耻。(秦昭公云)只愿你马以成功，奏凯而还，某当与百里奚大夫，迎劳函关之外。你则小心着志者。(诗云)出函关鸣笳擂鼓，至郢都扬威耀武。破伍员誓灭强吴，助包胥重扶弱楚。(同百里奚下)(申包胥云)元帅，你早到楚国一日，解俺一日之难，不可迟延，有失本望。(姬辇云)即日传令大小三军，拔营而起，直赴楚国救援去来。(申包胥诗云)千里投人实是难，甘心就死不空还。(姬辇诗云)若非七日墙边泣，焉得雄兵便出关？(同上)(正末领卒子上，云)某楚昭公，只为一口湛卢剑不与吴国，惹的伍子胥兵来伐楚，好生危急。今幸申包胥借得秦兵，与子胥交战。谁想子胥为有盟誓在前，即便收兵罢战而去。目今楚国重安，皆申包胥之力也。(唱)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包胥烈气子胥知，听的道借军来，他可使引兵先退。借兵的重扶楚国安，投吴的齐着凯歌回。这两个名姓天下知，真乃是忠与孝两完备。

(云)令人，与我请申包胥来者。(卒子云)申包胥安在？(申包胥上，云)小官申包胥，借起秦兵与子胥交战，谁想子胥不忘旧交，将城池地面复还与楚，即日班师，还他本国去了，今幸楚国无恙。主公着人来请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申包胥来了也。(卒子云)申包胥到。



(正末云)快请过来。(卒子云)请过去。(申包胥做见科)(正末云)此一场大功，多亏了大夫也。(申包胥云)托赖主公洪福，小官何功之有！(正末唱)

【驻马听】伍员无敌，入楚地鞭尸尚恨迟；包胥有智，借秦兵复国偏能疾。(申包胥子云)子胥若不想旧交之情，凭着他武艺，量小官到的那里？(正末唱)虽然他会临潼八面虎狼威，怎如你哭秦亭七日英雄泪。(做悲科)(申包胥云)主公为何发起悲来？(正末唱)我今日安居宝殿里，猛想起渡江时，不觉心如碎。

(申包胥云)主公，吴兵已退，楚国重安，此乃如天之喜，且省烦恼。(半旋上，云)某半旋。自从江边与哥哥别后，一向避于随地，可早半年光景也。听的申包胥借的秦兵，重扶楚国。我如今回去，见我哥哥咱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半旋在于门首。(卒子云)喏，报的大王得知，有二公子来了也。(正末云)快有请！(卒子云)请进去。(半旋做见，悲科)(正末云)兄弟也，你在那里来？(半旋云)您兄弟自与哥哥相别之后，流落随国，听知哥哥复楚，一径的寻将来也。(正末唱)

【沉醉东风】自间别伯夷、叔齐，我常只是坐想行悲。(半旋云)许久不见哥哥，请受您兄弟几拜。(正末唱)既然为兄弟情，讲甚君臣礼。想当年在小船中寸步难移。(半旋打悲科，云)您兄弟岂望今日与哥哥相见也！(正末云)令人，安排酒果来与兄弟拂尘者。(唱)今日相逢有限



期，我又恐怕是南柯梦里。

(云)兄弟，你满饮一杯。(半旋云)您兄弟吃不下这酒去。(正末云)兄弟，你为甚么吃酒不下?(半旋云)您兄弟心下则想着嫂嫂和侄儿哩。(正末云)兄弟，你嫂嫂有。(半旋云)既然有嫂嫂，何不请将出来相见咱?(正末云)令人，请将夫人来者。(卒子云)夫人有 请。(二旦上，云)妾身乃楚昭公继室夫人。大王呼唤，须索见去来。(做出见科)(正末云)兄弟，兀的不是你嫂嫂。(半旋做认科，云)哥哥，这那里是我那嫂嫂也?(正末云)兄弟也，可知不是你那嫂嫂哩!(唱)

【落梅风】 他身丧在波涛内，名标在书传里。一个忠则尽命，一个孝当竭力。我今日立安邦还成子共妻，(云)兄弟也，当初我弃了嫂嫂侄儿，留得你在。哥哥今日还有嫂嫂，少不的生下侄儿。若无了你也呵，(唱)那里去再寻个同胞兄弟?

(旦领孩儿上，云)妾身自同孩儿下水之后，谢天地可怜，将俺母子救于岸上，投到一个人家，唤做申屠氏。见说是楚昭公的夫人，将我十分供养，不觉过了半年光景。听知俺大王已复楚国，我如今引着孩儿认他去。这便是宫门外了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大王的亲眷在于门首。(卒子云)喏。报的大王得知，有两个亲眷在门首求见哩。(正末云)我有甚么亲眷?在那里?兄弟，待我自看去咱。(唱)



【甜水令】我恰才与兄弟团圆，开怀笑饮，同欢同会。我这里那步出宫闱，远听声音，近观相貌，端详仔细，（旦儿云）大王万福！（正末做惊科）（唱）呀，原来是俺咏睢鸠窈窕元妃！

（云）您母子每在何处来？（旦儿云）妾身自与大王离别之后，投于汉江，料无生理。不想水中金光闪烁，冷气逼人，一位神圣将妾身救于岸上。都是漫漫的芦苇，正在徬徨之际，则见孩儿也从江中爬上岸来。问其缘故，原来为着风浪越猛，相继下水，也见一位神圣，救了性命。俺母子投到一个申屠氏家，住了半年。大王今日复立家邦，那知俺母子在汉江中受尽苦楚？说兀的做甚！（诗云）当年母子没风湍，为保君王玉体安。虽然幸得神明护，只恐后人夺却故人欢！（正末唱）

【折桂令】我则道你趁横波一去无消息，可正是堂上糟糠，休猜做墙上泥皮。想当日船小江深，风高浪涌，云锁天地。若不是贤达妇三从四德，若不是仁孝子百顺千随。我则道夫妇分离，父子乖违，怎能彀再得团圆，还见这笑眼欢眉。

（半旋云）哥哥当日在汉江之上，情愿舍了嫂嫂、侄儿，留您兄弟，岂知嫂嫂、侄儿，安然无事。可见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信不诬也。（秦百里奚上，云）某乃秦国百里奚是也。奉主公的命，要将金枝公主与楚昭王小公子为婚，遣某亲送吉帖来此。令人报复去，道有秦国使命在于门首。



(卒子报科,云)喏,报的大王得知,有秦国使命求见。(正末云)快请进来。(卒子云)请进。(百里奚做见科)(正末云)前者多得秦王借兵救援,使寡人复还楚国,感恩非浅。只因丧败之后,百事未理,有失报谢。今日重劳大夫远涉敝地,益增惶恐。(百里奚云)救灾恤邻,乃是常礼,何足为谢。小官今此一来,不为别事,乃奉主人之命,有金枝公主,愿与大王小公子结婚,遣小官亲赍吉帖送上。倘勿弃嫌,实为万幸。(正末云)寡人有何德能,敢劳秦王如此错爱也?(唱)

【沽美酒】 谢大王怜下国,借猛将解重围。也只为丧败初还百无备,尚未及酬恩报德,非是俺急时偎缓时弃。

【太平令】 自斗宝临潼赴会,赐无祥公主来归。曾对天割襟为记,愿世世无相违背。这信誓,在彼,怎悔?难得见今朝这日。

(百里奚云)小官闻知大王避难汉江,因风浪陡作,将夫人、小公子都送下水,可怎生又得完聚?敝国僻远,不知其详,请大王试说一遍,小官洗耳恭听。(正末唱)

【锦上花】 当日个避难临江,扁舟同济。陡遇风波,梢子惊啼。(云)他道是船小不能重载,内中有疏者,请一位下水,方才有救。(唱)他道所未倾危,刚争半米。疏者非亲,请其下水。



【么篇】夫人先拜辞，稚子继沉溺。也只为兄弟情深，难忍抛弃。谁想龙神，暗中呵卫。死者重生，生者不愧。

(百里奚云)有这等事，可也难得。(正末唱)

【清江引】可又得金枝公主成配匹，岂不是天缘美？永为唇齿邦，万古干戈息，将着甚的般花红酬谢你个秦百里？

(半旋云)今日俺一家团圆，又得与秦国结交，永不唇齿，真乃天大的喜事。就此殿庭之上，摆设起满堂花，遍地锦，椎番牛，窖下酒，做个庆喜筵席，款待百里奚大夫，到明日仍遣申包胥入秦报谢者。(正末唱)

【收尾】殿庭中摆设下千金席，列两行鸾歌风吹。不争为青锋剑揽惹了那场灾，还落的赤绳书接受了这重喜！

题目 伍子胥一战入郢

正名 楚昭公疏者下船



布袋和尚忍字记

楔子

(冲末扮阿难上,诗云)明性不把幽花拈,见心何须贝叶传。日出冰消原是水,回光月落不离天。贫僧乃阿难尊者是也。我佛在于灵山会上,聚众罗汉讲经说法。有上方贫狼星,乃是第十三尊罗汉,不听我佛讲经说法,起一念思凡之心。本要罚往酆都受罪,我佛发大慈悲,罚往下方汴梁刘氏门中,投股托化为人,乃刘均佐是也。恐防此人迷却正道,今差弥勒尊佛化做布袋和尚,点化此人,再差伏虎禅师化为刘九儿,先引此人回心,后去岳林寺修行,可着定慧长老传说与他大乘佛法。若此人弃却酒色财气,人我是非,功成行满,贫僧自有个主意。则为他一念差罚去尘埃,贪富贵不舍资财。发慈悲如来点化,功行满同赴莲台。(下)(正末扮刘均佐领旦儿、傣儿、杂当上,正末去)自家汴梁人氏,姓刘名圭,字均佐。嫡亲的四口儿家属,妻乃王氏。某今年四十岁,所生一儿一女,小厮儿唤做佛留,女孩儿唤做僧奴。我是汴梁城中第一个财主,虽然有几文钱,我平日之间,一文也不使,半文也不用。若使一贯钱呵,便是挑我身上肉一般。则为我这般慳吝苦克上,所以积下这家私。如今时遇冬天,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。有那般财主每红炉暖阁,赏雪饮酒,恁般受用快乐。我刘均佐怎肯这般受用!却是为何?则怕破败了这家私也。(旦



儿云)员外，常言道：风雪是酒家天。虽然是这等，堪可饮几杯也。(正末云)大嫂，我待不依你来，可又不好；待依你来呵，又要费用。罢、罢、罢，咱将就的饮几杯。(旦儿云)员外，饮几杯可不好那。(正末云)小的们，打些酒来，我与奶奶吃一杯。你来，我和你说，你休打多了，则打两盂儿来够了。(杂当云)理会的。(递酒科)(旦儿云)员外，你先饮一杯。(正末饮酒科，云)再将酒来。大嫂，你也饮一杯。(旦儿饮酒科，云)再将酒秋。(杂当云)无了酒也。(旦儿云)则斟了两盂儿，便无了酒，再打酒来。(正末云)酒够了也。老的每说来，酒要少饮，事要多知。俺且在这解典库里闲坐，看有甚么人来？(外扮刘均佑上，诗云)腹里晓尽世间事，命里不如天下人。小生洛阳人氏，乃刘均佑也。读几句书，因游学到此，囊篋消乏。时遇冬月天道，下着大雪，我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。兀的不是一个大户人家，我问他寻些茶饭吃。早来到这门首，无计所奈，唱个莲花落咱：一年家春尽一年家春。兀的不天转地转我倒也。(做倒科)(正末云)大嫂，俺虽然在这里饮酒，俺门首冻倒一个人。孩儿每，那里与我扶将那君子进来，讨些火炭来，烫些热酒与他吃。刘均佑也要寻思波！大嫂，我平日不是个慈悲人，每常家休道是冻倒一个，便是冻倒十个，我也不管他。这个人好关我心也，我试问他咱。兀那君子，你这一会儿比头里可是如何？(刘均佑云)这一会觉过来了些儿也。(正末云)君子，你那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，因甚么冻倒在俺门首？你试说一遍咱。(刘均佑云)长者，小生洛阳人氏，姓刘名均佑。也读几句书，因游学到此，囊篋消乏，身上无衣，肚中饥馁，见长者在此饮酒，无计



所奈，唱个莲花落，不想冻倒在员外门首。若不是员外救了小生，那得有这性命来。(正末背云)刘均佐，你寻思波！我问他那里人氏，他道是洛阳人氏，姓刘名均佑。可不道一般树上无两般花，五百年前是一家。既是关着我这心呵，兀那刘均佑，我有心想待认义你做个兄弟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(刘均佑云)员外休斗小生耍。(正末云)我不斗你耍。(刘均佑云)既是这般呵，休道是兄弟，在家中随驴把马，愿随鞭镫。(正末云)兄弟，我便是你亲哥哥一般，这个便是你亲嫂嫂哩，你拜，你拜。(刘均佑拜科，云)嫂嫂请坐，受你兄弟两拜咱。(旦儿云)小叔叔免礼。(正末云)两个孩儿过来，拜你叔叔者。(俌儿拜科)(刘均佑云)不敢，不敢，免礼。(旦儿云)员外，你与小叔叔共话，我回后堂执料茶饭去也。(下)(正末云)兄弟，我今日认义了你，我有件事与你说。(刘均佑云)哥哥有甚事，对你兄弟说咱。(正末云)你恰才在雪堆儿里冻倒了，你若不是我呵，那里得你那性命来。我又认义你做兄弟，你心里便道这个员外必是个仗义疏财的人。你若是这等呵，你差了也。你哥哥为这家私，早起晚眠，吃辛受苦，积成这个家私，非同容易。听您哥哥说一遍咱。(刘均佑云)哥哥说一遍，与您兄弟听咱。(正末唱)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 往常我敬富从来不敬贫，只共钱亲人不亲。恰才那风凛凛这雪纷纷，你在长街上便冻损，(云)兄弟，我是个财主，议义你这等穷汉做兄弟，你自寻思波！(唱)我可也忒富贵你可忒身贫。



(刘均佑云)你兄弟身上褴褛，则怕人家笑话哥哥么。
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你贫呵生受凄凉活受窘，我富呵广有金珠胜有银。(云)兄弟，家私里外勤苦，要你早晚用心。(刘均佑云)您兄弟理会的。(正末唱)你在这解典库且安身，(云)兄弟也，不争我今日认义你做兄弟，我是好心。若俺那一般的财主每便道：你看那刘均佑，平日之间，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这等悭吝苦克，平白的认了个闲人。(唱)一任教旁人将我来笑晒。罢、罢、罢，我权破了戒，今日个养闲人。(同下)

第一折

(刘均佑领杂当上，云)小生刘均佑。自从哥哥认义我做兄弟，可早半年光景也。原来我这哥哥平日是个悭吝苦克的人，他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放钱举债都是我。今日是哥哥生日，他平昔间不肯受用，我如今卧翻羊，安排酒果，只说道是亲戚朋友、街坊邻舍送来的，他才肯食用。他若知道是我安排的，就心疼杀他。小的每，酒果都安排了也不曾？(杂当云)都停当了。(刘均佑云)既然都停当了，请哥哥、嫂嫂出来。哥哥、嫂嫂有请。(正末同旦儿、傣儿上，云)自家刘均佑。自从认义了兄弟，可早半年光景也。我这兄弟十分的干家做活，早起晚眠，放钱举债，如此般殷勤，我心中甚是欢喜。大嫂，今日是我生辰之日。大嫂你知道的，我每年家不做生日，你休对兄弟说。他知



道呵，必然安排酒食，可不破费了我这家私？(旦儿云)今日你兄弟请，不知有甚事？你见兄弟去来。(正末见科，云)兄弟请俺两口儿有甚事？(刘均佑云)哥哥请坐。今日是哥哥生辰之日，您兄弟安排下些酒食，拜哥哥两拜，尽您兄弟的心。(正末云)嗨，大嫂，如何？我说兄弟知道了，安排酒食，可不费了我这家私？兀的不痛杀我也！(刘均佑云)哥哥，你不知道，这东西都是亲戚朋友、街坊邻舍送来的，不是咱将钱买的。我恰才管待他们，都回去了。如今摆将来，都是见成桌面，请哥哥、嫂嫂吃几杯。(正末云)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可早说波！既然是这等呵，咱饮几杯。(旦儿云)员外，你直是这等吝啬，吃用的多少也。(刘均佑云)将酒来，我与哥哥递一杯。则愿的哥哥福寿绵绵，松柏齐肩者。(正末云)有劳兄弟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感谢知交，五更绝早都来到。
他道我福寿年高，着我似松柏齐肩老。

【混江龙】 觥筹交错，我则见东风帘幕舞飘飘。则听的喧天鼓乐，更和那聒耳笙箫。(刘均佑云)哥哥满饮一杯。(正末云)兄弟，好酒也。(唱)俺只见玉盏光浮春酒熟，金炉烟袅寿香烧。(云)说与那放生的，(唱)着他静悄悄，休要闹吵吵。(刘均佑云)小的每，说与那放生的，着他远着些，不要在此喧闹。(正末云)兄弟，你哥哥为甚积攒成这个家私来，(唱)则为我平日间省钱俭用，到如今才得这富贵奢豪。



(外扮布袋和尚领婴儿、姪女上，云)佛、佛、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(做笑科，偈云)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，到大自在。世俗的人，跟贫僧出家去来，我着你人人成佛，个个作祖。贫僧是这凤翔府岳林寺住持长老，行脚至此。此处有一个刘均佐，是个巨富的财主。争奈此人贫饕贿赂，怪吝苦克，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。贫僧特来点化此人。这是他家门首，兀那刘均佐看财奴！(做笑科)(刘均佑云)哥哥，门首是甚么人大惊小怪的，我试看咱。(见布袋科，云)好个胖和尚也！(布袋笑科，云)冻不死的叫化头，你那看财奴有么？(刘均佑背云)我冻倒在哥哥门首，他怎生便知道？(布袋云)你那看财奴在家么？(刘均佑云)我对俺哥哥说去。(见正未笑云)哥哥，笑杀我也。(正未云)兄弟，你为何这般笑？(刘均佑云)哥哥，你说我笑，你出门去，见了你也笑。(正未云)我试看去。(见科)(布袋云)刘均佐看财奴！(正未笑科，云)哎呀，好个胖和尚，笑杀我也！(布袋云)你笑谁哩？(正未云)我笑你哩。(布袋念偈云)刘均佐，你笑我无，我笑你有，无常到来，大家空手。(正未云)兄弟，笑杀我也。这和尚吃甚么来，这般胖那！(唱)

【油葫芦】猛可里抬头把他观觑了，将我来险笑倒。(布袋云)婴儿、姪女，休离了左右也。(正未唱)引着些小男小女将他厮搬调。(云)他这般胖呵，我猜着他也，(唱)莫不是香积厨做的斋食好？(布袋云)你斋我一斋。(正未唱)更和那善人家斋得禅僧饱。他腰围有筊来粗，肚皮有三尺高。便有那骆驼、白象、青狮豹，(布袋云)要那骆驼、白



象、青狮豹做甚么？（正末唱）敢可也被你压折腰。

（布袋云）他臊嗑贫僧哩！（正末唱）

【天下乐】 这和尚肉重千斤不算膘，（云）他吃甚么来？（唱）我这里量度，将他比并着，（布袋云）将我比并着甚么？（正末唱）恰便似快活三恰将头剃了。（云）兀那和尚，你这般胖，似两个古人。（布袋云）我似那两个古人？（正末唱）你肥如那安禄山，更胖如那汉董卓，（云）你这般胖，立在我这解典库门首，知的啰，是个胖和尚，不知的啰，（唱）则道是个夯神儿来进宝。

（布袋云）刘均佐，你愚眉肉眼，不识好人，则我是释迦牟尼佛。（正末云）谁是释迦牟尼佛？（布袋云）我是释迦牟尼佛。（正末云）你是释迦牟尼佛？比佛少多哩！（唱）

【那吒令】 你偌来胖个肉身躯呵，你怎喂的饱那饿鸟；你偌来粗的腿木呈呵，你怎穿的过那芦草；你偌来个大光脑呵，你怎垒的住那雀巢！（布袋云）贫僧忧你这尘世的人，不听俺如来教。（正末唱）你道为俺这尘世的人，不听你这如来教，都空吃饭不长脂膘。

（布袋云）刘均佐，贫僧非是凡僧，我是个禅和尚，两头见日，行三百里田地哩。（正末唱）

【鹊踏枝】 你不敢向佛殿绕周遭，你不敢礼三拜朝。



(云)你这等肥胖呵，(唱)你稳情取滚出山门，踏上青霄。
(布袋云)刘均佐，你斋贫僧一斋，(正末唱)这里面要饱呵得多少是了，(云)和尚，你这般胖呵，有一桩好处。(布袋云)有那一桩好处？(正末唱)你端的便不疲乏世不害心嘈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，贫僧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，则我便是活佛也呵。(正末唱)

【寄生草】呀，你道是神通广大，可惜你这肚量小。
(云)兀那和尚，你听者，(唱)不想这病维摩入定参禅早，谁想你是个瘦阿难结果收因好，不想你个沈东阳削发为僧了。(云)兀那和尚，我忧你一半儿，愁你一半儿。(布袋云)你忧我甚么，愁我甚么？(正末唱)我愁呵愁你去南海南挟不动柳枝瓶，我忧呵忧你去西天西坐损了那莲花萼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，你若斋我一斋呵，我传与你大乘佛法。(正末云)如何是大乘佛法？(布袋云)将纸墨笔砚来，我传与你大乘佛法。(正末云)我无纸。(刘均佑云)哥哥有纸，我取一张来。(正末云)兄弟也，一张纸又是一个钱买，则吃你破坏我这家私。(布袋云)既无纸呵，将笔砚来，就手里传与你大乘佛法。(刘均佑磨墨科)(正末唱)

【醉中天】我见他墨磨损乌龙角，(布袋做蘸笔科)他那里笔蘸着一管紫霜毫。(布袋云)将你手来，我传与你大乘佛法。(正末云)我与你手。(布袋做写科，云)刘均佐，



则这个便是大乘佛法。(正末做看科,云)我倒好笑!(唱)我只见刃字分明是一个心字挑,(布袋云)这忍字是你随身宝。(正末唱)他道这忍字是我随身宝。(云)写下这个忍字,又要我费哩。(布袋云)可费你些甚么?(正末唱)又费我半盆水一锭皂角,巧言不如直道,我谢你个达摩侬把衣钵亲交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,你斋贫僧一斋。(刘均佑云)哥哥放着许多的家私,咱斋他一斋,怕做甚么?(正末云)兄弟,你看他那肚皮,两石米的饭也吃不饱。(刘均佑云)我这里无有素斋。(布袋云)贫僧不问荤素,便酒肉贫僧也吃。(正末云)那个出家人吃酒肉来?(刘均佑云)有酒肉拿来与他吃。(正末云)将一盞酒来与他吃。(刘均佑斟酒科)(正末云)兄弟,浅着些,忒满了也!(布袋云)将来我吃。(奠酒科)南无阿弥陀佛。(正末云)嗨!可惜了,百米不成一滴,可怎生浇奠了也!(布袋云)刘均佐,再化一盞儿吃。(正末云)无了酒也。(刘均佑云)哥哥,再与他一盞吃。(正末云)则吃你这等。(刘均佑斟酒科)(正末云)兀的吃、吃、吃!(布袋云)贫僧不吃,与我那徒弟吃。(正末回头科,云)在那里?(布袋云)兀的不是。(正)(正末云)呀,可那里有人?和尚,那壁无人,可怎生连他也不见了?(刘均佑云)哥哥,那和尚那里去了?(正末云)好是奇怪了呵!(唱)

【河西后庭花】他赚的咱回转头,又不曾挪动脚。我恰才斟玉斝相邀命,呀、呀、呀,他可早化金光不见了。(云)好奇怪也。(唱)我这里自猜着,多管是南方在道,他



故将人来厮警觉。

(云)兄弟，我正要吃酒，走将个胖和尚来，搅了俺一席好酒也。(刘均佑云)哥哥，疯僧狂道，信他做甚么。咱家里饮酒去来。(正末云)那胖和尚去了也，要这忍字做甚么？将些水来洗去了。(刘均佑云)小的每将水来，与哥哥洗手。(正末洗科，云)可怎生洗不下来？将肥皂来。(刘均佑云)有。(正末擦洗科，云)可怎生越洗越真了？将手巾来呀。兄弟也，可怎生揩了一手巾忍字也？(刘均佑云)真个蹊跷！(正末云)好是奇怪也。(唱)

【金盏儿】这墨又不曾把鳔胶来调，这字又不曾使绣针来挑，可我怎生洗不下、擦不起、揩不掉？这和尚故将人来撒皂，直写的来恁般牢。我若是前街上猛撞见，若是后巷里厮逢着，我着两条汉拿到官，直着一顿棒拷折他腰。

(刘均佑云)哥哥，信他做甚么。(正末云)兄弟，是好奇怪也。咱且到解典库中闲坐一坐咱。(净扮刘九儿上，云)众朋友每你则在这里，我问刘均佑那弟子孩儿讨一贯钱便来也。刘均佑看财奴，少老子一贯钱，怎么不还我？(刘均佑云)是甚么人这般大惊小怪的？我去看咱。(见科)(刘九儿云)刘均佑叫化头，你家看财奴少老子一贯钱，怎生不还我？(刘均佑云)这个穷弟子孩儿，要钱则要钱，题名道姓怎的？哥哥听了又生气也，我对俺哥哥说去。(见正末云)哥哥，门首有那叫化头刘九儿，说哥哥少他一贯



钱。(正末云)兄弟,你过来,我去。(见刘九儿科,云)刘九儿,为甚么在我这门首大惊小怪的?(刘九儿云)刘均佑看财奴,还老子一贯钱来。(正末云)你看我那造物波,恰才那胖和尚搅了我一场,又走将一个穷弟子孩儿来。兀那刘九儿,你和人说话,我是万贯财主,倒少你这穷弟子孩儿一贯钱?(刘九儿云)你有钱,你学老子这等快活受用。你敢出你那解典库来么?(正末云)你敢进我家里来么?(刘九儿云)我便来,你敢把我怎的?(正末打科,云)我不敢打你那?(刘九儿做倒科)(正末云)这个穷弟子孩儿,我倒少你的钱,你倒在地下赖我,兀的不气杀我也。(刘均佑云)哥哥,休和他一般见识。你请坐。兀那厮,你起来。你要钱怎生毁骂人?(做惊科,云)哥哥,你打的他口里无了气也。(正末云)你看这厮,我推他一推便死了,我不信。(刘均佑云)哥哥,你看去。(正末云)过来,我去。这厮轻事重报。(叫科,云)刘九儿,讨钱便讨钱,你又骂我,则少一贯钱,你好好的讨。起来,起来。(摸刘九儿口科,云)兄弟,真个死了也。(唱)

【河西后庭花】我恰才胸膛上扑地着,他去那砖街上歪的倒。不争你这穷性命登时死,哎!将我这富魂灵险吓掉了。只见他鼻喽喽的冷涎潮,他可早血流出七窍,冷冰冰的僵了手脚。

(云)兄弟也,为一贯钱打死了这个人,我索偿他性命。兄弟,可怜见救您哥哥咱。(刘均佑云)哥哥放心,人命事您兄弟替哥哥当。哥哥,这死的人心上还热哩,不得死,



等我去看。(看科,云)哥哥,他胸前印下一个忍字也。(正末云)兄弟,真个?你过来,我 看去。(看科,云)兄弟,真印下个忍字也。(唱)

【忆王孙】 这字他可便背书在手掌恁般牢,(云)兄弟,你看我手里的和他胸前的一般哩,(唱)可怎么翻印在他胸脯,可怎生便无一画儿错,两个字肯分的都一般大小?(带云)到的官司三推六问呵,(唱)我索把罪名招,(刘均佑云)哥哥放心,我替您承当去。(正末云)兄弟,你替不的我也。(唱)你看,赤紧的我手里将咱自证倒。

(云)兄弟也,我将这家业田产、娇妻幼子都分付与你,你好生看管,我索逃命去也。(布袋冲上,云)刘均佐,你打杀人,走到那里去?(正末云)师父,救您徒弟咱。(唱)

【金盏儿】 我从今后看钱眼辨个清浊,爱钱心识个低高。我从今后弃了家财,礼拜你个真三宝。(布袋云)我着你忍着,你怎生打杀人也呵?(正末唱)自从这个忍字在手内写,今日个业果眼前招。(布袋云)你肯跟我出家去么?(正末唱)你徒弟再不将狠心去钱上用,凡火向我腹中烧。学师父清风袖里藏,仿师父明月在杖头挑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,我着你忍着,你怎生不忍,打杀人?刘均佐,(偈云)你得忍且忍,得耐且耐,不忍不耐,小事成大。我救活了他,你跟我出家去么?(正末云)师父若救活这个人,我便跟师父出家去。(布袋云)要道定者,休要



番悔。(布袋叫刘九儿科)疾,刘九儿。(刘九儿起见众科,云)一觉好睡也。(布袋念佛云)南无阿弥陀佛。(刘九儿云)刘均佐,还老子一贯钱来,(正末云)兄弟,快与他一贯钱。(刘均佑与钱科,刘九儿云)可原来还老子一贯钱。众兄弟每,我可讨了一贯钱,跟我吃酒去来。(下)(正末云)兄弟,他去了也,与了他多少钱?(刘均佑云)与了他一贯钱。(正末云)嗨!兄弟也,既是活也,与他五百文也罢。(布袋云)刘均佐,跟我出家去来。(正末云)师父可怜见,我怎生便舍的这家业田产、娇妻幼子?你徒弟则在后园中结一草庵,在家出家,三顿素斋,念南无阿弥陀佛,则便了也。(布袋云)刘均佐,你舍不的出家,凡百事则要你忍着,只念南无阿弥陀佛。(正末云)师父,你徒弟理会的。兄弟也,我将这家缘家计,且分付与你,则好生看我这儿女也。(刘均佑云)哥哥只管放心,都在我身上。(正末唱)

【赚煞】则这欠债的有百十家,上解有三十号,(带云)我为这钱呵,(唱)使的我身心碎了。将我这花圃楼台并画阁,我今盖一座看经修炼的团标。我也不怕有贼盗,提防着水火风涛。(带云)刘均佐,你自寻思波。(唱)我看着这转世浮财,则怕你守不到老。(做看忍字科)(唱)我将这忍字来觑了,谢吾师指教。(布袋云)只要你忍的。(正末云)师父,我忍者,我忍者。(唱)哦,原来俺这贪财人,心上有这杀人刀。(下)

(布袋云)谁想刘均佐见了小境界,如今在家出家。等此人凡心去后,贫僧再来点化。(偈云)学道如担担上山,



不思路远往难还。忽朝担子两头脱，一个闲人天地间。
(下)(刘均佑云)那师父了也。俺哥哥在家出家，将家缘家计都交付与我，我须往这城里外索钱走一遭去。(下)

第二折

(正末上，云)自家刘均佐。自从领了师父法旨，在这后花园中结下一个草庵，每日三顿素食，则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过日月好疾也呵！(唱)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恰才那花溪飞燕莺，可又早莲浦观鹅鸭。不甫能菊天飞塞雁，可又早梅岭噪寒鸦。我想这四季韶华，拈指春回头夏，我将这利名心都毕罢。我如今硬顿开玉锁金枷，我可便牢拴定心猿意马。

【梁州第七】每日家扫地焚香念佛，索强如恁买柴余米当家。(带云)若不是俺师父呵，我刘均佐怎了也啊！(唱)谢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感吾师度脱，将俺这弟子来提拔。我如今不遭王法，不受刑罚。至如我指空说谎瞒咱，这一场了身脱命亏他。我、我、我，谢俺那雪山中无荣无辱的禅师，是、是、是，传授与我那莲台上无岸无边的佛法，来、来、来，我做了个草庵中无忧无虑的僧家。一回家火发，我可便按纳。心头万事无牵挂，数珠在手中掐。我这里静坐无言叹落花，独步烟霞。

(云)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这里静坐咱。(傒儿上，云)



自家是刘均佐的孩儿。俺父亲在后园中修行，俺叔叔与俺奶奶每日饮酒做伴，我告知俺父亲去。开门来，开门来。（正末云）是甚么人唤开门哩。（唱）

【骂玉郎】 我将这稀刺刺斑竹帘儿下，俺这里人静悄不喧哗，那堪独扇门儿研。（俚儿云）开门来。（正末唱）我这里疑虑绝，观觑了，听沈罢。

（俚儿云），开门来。（正末唱）

【感皇恩】 呀，他道是年小浑家，这些时不曾把家门踏。我将这异香焚，急半这衣服整，忙将这数珠拿。（俚儿云）开门来。（正末唱）莫不是谁来添净水？莫不是谁来献新茶？我这里侵阶砌，傍户牖，近窗纱。

（俚儿云）开门来。（正末云）可是甚么人？（唱）

【采茶歌】 日耀的眼睛花，莫不是佛菩萨？（俚儿云）开门来。（正末开门见科，唱）呀，原来是痴顽娇养的这小冤家。必定是他亲娘将孩儿无事打，我是他亲爷肠肚可怜他。

（云）孩儿也，你来这里做甚么来？（俚儿云）你孩儿无事不来，自从父亲修行去了，俺母亲和俺叔叔每日饮酒做伴，我特来告与父亲知道。（正末云）哦！你娘和叔叔在房中饮酒做伴是真个？（俚儿云）是真个，不说谎。（正末怒



科，云)这个冻不死的穷弟子孩儿，好无礼也！想着你在雪堆儿里冻倒，我救活了你性命，我又认义做兄弟。我见他家私里外，倒也着意，将这万贯家财都与他掌管着。我恨不的手掌儿里擎着。(见忍字科，云)嗨，孩儿，你且耍去。(俵儿云)爹爹，你只回家去罢。(正末唱)

【牧羊关】你休着您爷心困，莫不是你眼花？(俵儿云)我不眼花，我看见来。(正末唱)他莫不是共街坊妇女每行踏？(俵儿云)无别人，则有俺奶奶和叔叔饮酒。(正末云)这言语是实么？(俵儿云)是实。(正末唱)你休说谎咱。(俵儿云)不敢说谎。(正末怒科，云)是实，我真个忍不的也。(唱)也不索一条粗铁索，也不索两面死囚枷，也不索向清耿耿的官中告，(带云)忍不的了也！(唱)放心波我便与你碇可可的亲自杀。(并下)

(刘均佑同旦儿上，云)自家刘均佑的便是。自从哥哥到后花园中修行去了，如今这家缘过活儿女，都是我的，倒大来索是受用快活也。(旦儿云)叔叔，正是这等说。我早安排下酒食茶饭，两口儿快活饮几杯，可不是好？(刘均佑云)我正要饮几杯哩。我关上这卧房门饮酒者。(饮科)(正末上，云)我手中无刃器，厨房中取了这把刀在手。来到这门首也，我试听咱。(旦儿云)叔叔，这家私里外，早晚多亏你，满饮一杯。(刘均佑云)嫂嫂之恩，我死生难忘也。嫂嫂请。(正末云)原来真个有这勾当，兀的不气杀我也！(唱)



【哭皇天】见无吊窗心先怕，他若是不开门我脚去踏。不由我怒从心上起，刀向手中拿，（做看科，云）我试看咱。（旦儿云）叔叔，你再饮一杯。（正末唱）他两个端然在那坐榻。（云）开门来！（刘均佑云）兀的不有人来了也。（下）（布袋暗上）（旦儿开门科，云）员外，你来家了也么？（正末唱）我把这房门来紧靠，把奸情事亲拿。（旦儿云）你要拿奸情，这奸夫在那里？街坊邻舍，刘均佐杀人哩！（正末唱）何须你唱叫，不索你便高声。（拿旦儿叫科）（正末唱）呀，来、来、来，我和你个浪包娄，（推旦儿科）（唱）浪包娄两个说话咱，（见刀把上忍字科）（唱）呀，猛见这忍字画画儿更不差。

【乌夜啼】我则邮黑模糊的印在钢刀把，天那，则被你缠杀我也，忍字冤家！（旦儿云）好，出家人如此行凶！刘均佐杀人哩！（正末唱）你可休叫吽吽，一迷里胡扑塔，咱可便休论王法，且论家法。（旦儿云）刘均佐，可不道你出家来，你看纪念佛，划地杀人？（正末唱）那里有皂直掇披上锦袈裟？那里也金刀儿削了青丝发？休厮缠，胡遮刺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须是我的浑家。

（云）我且不杀你，那奸夫在那里？（旦儿云）你寻奸夫在那里！（下）（布袋在帐幔里打嚏科）（正末云）这厮原来在这里面躲着哩，更待干罢。（唱）

【红芍药】我只一手将系腰来采住向前掐，可便不着你躲闪藏滑。（布袋云）刘均佐，你忍着。（正末见布袋



科) (唱)我这里猛抬头觑见了自惊呀,吓的我这两手便可刺答,恨不的心头上将刀刃扎。(布袋云)刘均佐,心上安刃呵,是个甚字?(正末想科,云)心上安刃呵,(唱)哦,他又寻着这忍字的根芽,把奸夫亲向壁衣拿,眼面前海角天涯。

(云)我恰来壁衣里拿奸夫,不想是师父,好蹊跷人也。
(唱)

【菩萨梁州】两模两样鼻凹,一点一般画画。磕头连忙拜他,则被你蹊蹊我也,救苦救难菩萨。些儿失事眼前差,先寻思撇掉了家私罢。待将爷娘匹配的妻儿嫁。便恩断义绝罢,虽然是忍心中自详察,(布袋云)刘均佐,休了妻,弃了子,跟我出家去。(正末云)他着我休了妻,弃了子出家去,(唱)我且着些个谎话儿瞒他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,我着你忍着,你又不肯忍,提短刀要伤害人。可不道你在家出家,则今日跟我出家去来。(正末云)刘均佐一心待跟师父出家去,争奈万贯家缘、娇妻幼子无人掌管。但有个掌管的人,我便跟师父出家去。(布袋云)刘均佐,你道无人掌管家私,但有掌管的人来,便跟我出家去,你道定者。(刘均佑上云)自家刘均佑。恰才索钱回来,见哥哥走一遭去。(见科)哥哥,您兄弟索钱回来了也?(正末云)兄弟,便迟些儿来也罢。(布袋云)刘均佐,兀的不掌管家私的人来了也?便跟我出家去。(正末云)兄弟,索钱如何?(刘均佑云)都讨了来也。(正末云)



好兄弟，不枉了干家做活。兄弟，我试问你咱。(布袋云)刘均佐，忍着念佛。(正末云)是、是、是，南无阿弥陀佛。(唱)

【牧羊关】 这分两儿轻和重？(刘均佑云)也有十两五钱不等。(正末唱)金银是真共假？(刘均佑云)俱是赤金白银。(正末唱)他可是肯心肯意的还咱？(刘均佑云)都肯还。若不肯还呵，连他家锅也拿将来。(正末云)正是恩不放债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兄弟，将一个来我看。(刘均佑递银科，云)哥哥，雪白的银子你看。(正末接银子，印忍字，惊科)(唱)我这里恰才便汤着，却又早印下，又不曾有印板，也须要墨糊刷。(布袋云)这忍字须当忍着。(正末唱)师父道忍呵须当忍，(刘均佑云)这个银子又好。(正末唱)抬去波，我可是敢拿也不敢拿。

(布袋云)刘均佐，管家私的人来了也，你跟我出家去。刘均佐，你听者。(偈云)休恋足色金和银，休想夫妻百夜恩。假若是金银堆北斗，无常到来与别人。不如弃了家活计，跟着贫僧去修行。你本是贪财好贿刘均佐，我着你做无是无非窗下僧。(正末云)罢、罢、罢，自从认义了兄弟，我心中甚是欢喜。我为一贯钱，打杀一个人；平白的拿奸情也没有，争些儿不杀了一个人。我如今将这家缘家计、娇妻幼子都交付与兄弟，我跟师父出家去也。兄弟，好生看管我这一双儿女，我跟师父出家去。罢！罢！罢。(唱)

【黄钟尾】 我说的是十年尘梦三生活，我啜的是两



腋清风七盏茶。非自谈非自夸，我是这在城中第一家。我虽有钱呵（唱）一厘也不肯罚，一毫也不肯拔。我道吃了穷汉的酒，闲汉的茶。笑看钱奴忒养家，叹看钱奴忒没法。谢吾师度脱咱，我将家缘尽赍发，将妻儿配与他，谢兄弟肯留纳。我半那拨万论千这回罢，深山中将一个养家心来按捺，僧房中将一个修行心来自发。（布袋云）你念佛。（正末云）依着师父，每日则念南无阿弥陀佛。（唱）到大来无是无非快活杀。（下）

（布袋云）谁想到刘均佐又见了一个境头，将家计都撇下，跟我往岳林寺出家去，那其间贫僧再传与他大乘佛法便了。（下）

第三折

（外扮首座上，诗云）出言解长神天福，见性能传祖佛灯。自从一挂袈裟后，万结人缘不断僧。贫僧乃汴梁岳林寺首座定慧和尚是也。想我佛门中，自一气才分，三界始立。缘有四生之品类，遂成万种之轮回。浪死虚生，如蚁旋磨，犹鸟投笼，累劫不能明其真性。女人变男，男又变女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还同脱裤着衣，一任改关换面。若是聪明男女，当求出离于罗网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逢，中土难生，及早修行，免堕恶道。想我佛西来，传二十八祖，初祖达摩禅师，二祖慧可大师，三祖僧灿大师，四祖道信大师，五祖弘忍大师，六祖慧能大师。佛门中传三十六祖五宗五教正法。是那五宗：是临济宗、云门宗、曹溪



宗、法眼宗、沩山宗；五教者，乃南山教、慈恩教、天台教、玄授教、秘密教。此乃五宗五教之正法也。（偈云）我想学道犹如守禁城，昼防六贼夜惺惺。中军主将能传令，岁岁年年享太平。今奉我佛法旨，此处有一人姓刘名圭字均佐。此人平昔之间，好贿贪财，只恋荣华富贵，不肯修行。今被我佛点化，着此人看经念佛，参禅打坐。这早晚不见到来，刘均佐误了功课也。（正末上，云）南无阿弥陀佛。自家刘均佐，跟师父出家，每日则是看经念佛。师父有个大徒弟，着他看管我修行，我若凡心动，他便知道就打。如今须索见他走一遭去。（见科）（首座云）刘均佐，我奉师父法旨，着你清心寡欲，受戒持斋，不许凡心动；如若凡心动者，只打五十竹篦。凡百的事则要你忍，你听者，忍之为上。（偈云）忍之一字岂非常，一生忍过却清凉。常将忍字思量到，忍是长生不老方。念佛念佛，忍着忍着。（做睡科）（正末云）是，忍着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！他睡着了也。口退！刘均佐，我当初一时间跟师父出家，来到这寺中，每日念佛。虽我口里念佛，想着我那万贯家缘，知他是怎的也？（首座喝云）嗨！刘均佐，那个坐禅处有甚么万贯的家缘？便好道万般将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我师父法旨，教你参禅打坐，抖擞精神，定要讨个分晓，不可有思乱想。须要绵绵密密，打成一片，只如害大病一般，吃饭不知饭味，吃茶不知茶味，如痴如醉，东西不辨，南北不分。若做到这些功夫，管取你心华发现，彻悟本来。生死路头，不言而到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如十人上山，各自努力。便好道，（偈云）人人有个梦，千变万化闹。觉来细思量，一切惟心造。息气受境禅，迷惑若



颠倒。发愿肯修行，寂灭真常道。念佛念佛，忍者忍者。
 (正末云)是，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！又睡着了也。天那，万般家缘不打紧，弃一个花朵儿浑家。
 (首座云)口退！刘均佐，那个坐禅处有甚么花朵儿浑家？我师父着你修行养性，要锁住心猿，拴住意马。呆汉！(偈云)自理会，自理会，自不理会谁理会？十二时中自着肩，莫教落在邪魔队。一点灵光是祸胎，做出不良空懊悔。我笑世人闲理会，争人争我情不退。损他利己百千般，生铁心肠应粉碎。眼光落地业根深，炉炭镬汤难躲避。阎罗老子无人情，始觉临期难理会。刘均佐，念佛念佛，忍者忍者。(睡科)(正末云)是，念佛，忍者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！他又睡着了也。花朵儿浑家不打紧，魔合罗般一双男女，知他在那里？(首座喝云)口退！刘均佐，那个坐禅处有甚么魔合罗般孩儿？我师父着你修行，先要定慧心。定慧为本，不可迷着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，若识此言，好是慧定。学道者莫言先慧而发定，定慧有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，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，名虽有二，体用本同，此乃是定慧了也。念佛念佛，忍者忍者。(正末摔数珠科，云)师父，我忍不的了也！（唱）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我如今跳离人我是非乡，(带云)师父也，想俺那妻子呵！（唱）到大来间别无恙。我识破这红尘战白蚁，都做了一枕梦黄粱。我这般急急忙忙，今日个都打在我头上。



(首座云)刘均佐,你听者。你那一灵真性,湛若太虚,五蕴色身,死如幻梦,果是顶门具眼,便知虚里无花,直下圆成,永超生灭。染缘易就,道业难成。不了前因,万缘差别。风景浩浩,凋残功德之林;心火炎炎,烧坏菩提之种。道念若同情念,自然佛法时时现前;为众如同为身,怕不烦恼尘尘解脱。(偈云)便好道:念佛弥陀福最强,刀山剑树得消亡。自作自招还自受,莫待临时手脚忙。念佛念佛,忍者忍者。(正末云)是,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(睡科)(首座云)刘均佐睡着了也,着他见个境头。疾!此人魔头至也。(旦儿同傣儿上,云)自家刘均佐浑家便是,我看员外去。(见科云)员外。(正末云)大嫂,你那里来?(旦儿云)员外,我领着孩儿望你来。(正末云)大嫂,则被你我想杀我也。(唱)

【雁儿落】 不由我不感伤,不由我添悲怆。咱须是美眷姻,争奈有这村和尚。

(旦儿云)你怕他做甚么?(正末云)大嫂,你那里知道。(唱)

【得胜令】 他则待轮棒打鸳鸯,那里肯吹玉引鸾凰。(旦儿云)员外,则被你苦痛杀我也。(正末唱)你道是痛苦何时尽,我将你这恩情每日想。(印忍字旦儿手上科)(旦儿云)你看我手上印下个忍字也。(正末唱)我这里斟量,恰便似刀刃在心头上放。不由我参详,大嫂也,我是绝恩情的海上方。



(旦儿云)两个孩儿都在这里，看你来也。(正末云)孩儿也，想杀我也。(唱)

【水仙子】眉尖眼角恰才汤，(做印忍字俦儿眉额上科)(唱)也似我少吉多凶歹字样，更做道壶中日月如翻掌。大嫂也我则看你手梢头不觑手背上，(见忍字科)(唱)如今这天台上差配了刘郎。孩儿印在眉尖上，女儿印在眼角旁，(看忍字科)(唱)忍的也你生割断了俺子父的情肠。

(首座云)速退！(旦儿同俦儿下)(布袋同旦儿、俦儿上转一遭下)(正末见科，云)师父，才来的那个，不是俺老师父？(首座云)是俺师父。(正末云)那两个夫人是谁？(首座云)是俺大师父娘、二师父娘。(正末云)那两个夫人是谁？(首座云)是俺大师父娘、二师父娘。(正末云)那两个小的是谁？(首座云)是师父一双儿女。(正末怒科，云)好和尚也！他着我休了妻，弃了子，抛了我铜斗儿家私，跟他出家，兀的不气杀我也！师父，休怪休怪，我也不出家了，我还我家中去了也。(唱)

【川拨棹】他原来更荒唐，好也啰你可便坑陷了我有甚么强？我有那稻地池塘，鱼泊芦场，旅店油房，酒肆茶坊，锦片也似方廊画堂，我富绝那一地方。那一日因贱降，相识每重重讲。

(云)正饮酒间，兄弟道：哥哥，门首一个胖和尚。(唱)



【七弟兄】我出的正堂库房，正看见你这和尚，没来由吃的偌来胖。把这个刘员外赚入火坑旁，（首座云）忍者。（正末云）休道我，（唱）便是释迦佛恼下莲台上。

【梅花酒】你送了我这一场，休了俺那红妆，弃了俺那儿廊，他倒有两个婆娘。好打这点地脚，他可甚么出山像，又搅下这师长。（首座云）刘均佐，忍者，休慌。（正末唱）你不慌我须慌，（首座云）忍者，你休忙。（正末唱）你不忙我须忙。我从来可烧香，他着我礼当阳；我平生爱经商，他着我守禅床；我改过这善心肠，他做出那恶模样，吾师行乞明降。

（云）师父，这出家人，尚然有妻子呵！（唱）

【喜江南】天那，送的我人离财散怎还乡？不想这释迦佛倒做了画眉郎。想俺糟糠妻子倚门傍，今日个便往；免了他短金钗画损在绿苔墙。

（首座云）刘均佐，你不修行，你往那里去？（正末云）师父，你休怪，我不出家了，则今日还我那汴梁去也。（首座云）你既要回你那家乡去呵，你则今日便索长行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鸳鸯煞】我早知道他有妻孥引入销金帐，我肯把金银船沉入那惊人浪？他划地抱子携男，送的我家破人亡。畅道好教我懒出这山门，羞归我那汴梁。映衰草斜阳，



回首空惆怅。我揣着个羞脸儿还乡，从今后我参甚么禅宗，听甚么讲！（下）

（首座云）嗨！谁想到刘均佐见了些小境头，便要回他那汴梁去。这一去，见了那酒色财气，人我是非，贪嗔痴恶后，遇我师父点化，方能成道。（偈云）我佛将五派分开，参禅处讨个明白。若待的功成行满，同共见我佛如来。（下）

第四折

（净扮孛老领孩儿上，云）月过十五光明少，人到终年万事休。老汉汴梁人氏，姓刘名荣祖，年八十岁也。我多有儿孙，广有田产，我是这汴梁第一个财主。我的父亲曾说，我那祖父公刘均佐，被个胖和尚领着他出家去了。手心里有个忍字，是俺祖公公的显证。至今我家里留下一条手巾，上面都是忍字。我满门大小，拜这手巾，便是拜俺祖公公一般。时遇着清明节令，我带着这手巾去那祖宗坟上，烧纸走一遭去。（下）（正末上，云）自家刘均佐便是。谁想被这秃厮，闪我这一闪，须索还我家中去也。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好教我无语评跋，谁想这脱空禅客僧瞒过，干丢了铜斗儿家活。则俺那子和妻，心意里，定道我在莲台上稳坐。想必我坑陷的人多，着这个看钱奴受这一场折挫。

【醉春风】我堪恨这寺中僧，难消我心上火。则被



他偌肥胖蠢东西倒瞞了我、我。赶不上庞居士海内沉舟，晋孙登苏门长啸，我可甚么谢安石东山高卧。

(云)我自离了寺中数日，这搭儿是俺祖上的坟。可怎生别了？我再认咱。险些儿走过去了，正是俺的祖坟也。我入的这坟来。(唱)

【迎仙客】我行来到坟地测，(云)怎生这等荒疏了？(唱)长出些棘针科。(云)去时节那得偌大树来？(唱)去时节这一颗松柏树儿高似我，至如今便长得疾，莫不是雨水多？我去则有三个月期过，可怎生长的有偌来大？

(云)去这坟里面看一看。我走了一日光景也，我这里坐一坐咱。(孝老上，云)老汉刘荣祖。可早来到这坟前也。一个后生，在那里坐着，我试问他咱。兀那后生，你来俺这里做甚么？(正末云)是俺家的坟，不许我在这里坐那？(孝老云)这弟子孩儿，是俺家的坟，你在这里坐，你倒又说是你家的坟。(正末云)这老子无礼也，俺家的坟，不由我坐？(孝老云)怎生是你家的坟？你说我听者。(正末唱)

【上小楼】我和你个庄家理说，也不索去官中标拨。谁着你便石虎石羊周围边厢，种着田禾？(孝老云)既是你家坟，有多少田地？(正末唱)这里则是五亩来多大一坨，你常好是心粗胆大，你把俺这坟前地倚强耕过。



(孝老云)是俺家的坟！(正末云)是俺家的坟！(孝老云)既是你家的坟，可怎生排房着哩？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正面上排祖宗，又不是安乐窝。割舍了我打会官司，唱叫扬疾，便待如何！(孝老云)兀那弟子孩儿，你敢打我不成？(正末云)我便打你呵，有甚么事？(唱)我这里便忍不住，气扑扑向前去将他扯捋，休、休、休，我则怕他衣衫襟边又印上一个。

(云)既是你家祖坟，你可姓甚么？(孝老云)我姓刘。(正末云)你姓刘，可是那个刘家？(孝老云)我是刘均佐家。(正末云)是那个刘均佐家？(孝老云)被那胖和尚引去出家的刘均佐家。(正末背云)恰是我也。(回云)那刘均佐是你的谁？(孝老云)是我的祖公公哩。(正末云)你这坟前可怎生排着哩？(孝老云)这个位是俺祖公公刘均佐的虚冢儿。(正末云)这个位是谁？(孝老云)这是俺祖公公的兄弟刘均佑。(正末云)敢是那大雪里冻倒的刘均佑么？(孝老云)呀，你看这厮，怎生这般说？(正末云)这个是谁？(孝老云)是我的父亲。(正末云)可是那佛留么？(孝老云)可怎生唤俺父亲的小儿名？(正末云)这个位儿是谁？(孝老云)是我的姑娘。(正末云)可是僧奴那妮子么？(孝老云)你收着俺一家儿的胎发哩？(正末云)你认的你那祖公公刘均佐么？(孝老云)我不认的。(正末云)睁开你那眼，则我便是你祖公公刘均佐。(孝老云)我是你的祖爷爷哩！你怎生是我的祖公公？(正末云)我说的是，你便认我；我说的不是，你休认我。(孝老云)你试说我听咱。(正末云)



当日是我生辰之日，被那个胖和尚在我手心里写个忍字，水洗不下，揩也揩不掉，印了一手巾忍字，我就跟他出家去了。我当初去时，留下一条手巾，上面都是忍字，可是有也是无？（孛老云）手巾便有，则怕不是。（正末云）你取那手巾我认。（孛老云）兀的不是手巾，你认。（正末认科，云）正是我的手巾，怕你不信呵。你看我手里的忍字，与这手巾上的可一般儿？（孛老云）正是我的祖公公。下次小的每，都来拜祖公公。（众拜科）祖公公，你可那里来？（正末云）你起来。（唱）

【满庭芳】您可便一齐的来拜我，则俺这亲亲眷眷，闹闹和和。你当房下辈儿谁年大？（孛老云）则我年长。（正末唱）他可便发若丝窝。（云）这个是谁？（孛老云）这个是俺外甥女儿哩。（正末唱）则这外甥女倒老如俺嬷嬷，（云）这个是谁？（孛老云）这个是重孙子哩。（正末唱）则我这重孙儿倒做得我哥哥。将此事都参破，人生几何，恰便似一枕梦南柯。

（孛老云）公公，你怎生年纪不老也？（正末云）你肯依着我念佛，便不老。（孛老云）怎生念佛？（正末云）你则依着我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嗨，刘均佐也，原来师父是好人。我跟师父去了三个月，尘世间可早百十余年，弄的我如今进退无门。师父，你怎生不来救救您徒弟也。（唱）

【十二月】师父你疾来救我，这公事怎好收撮？我想这光阴似水，日月如梭。每日家不曾道是口合，我可便



剩念了些弥陀。

【尧民歌】 呀！那里也脱空神语浪舌佛，我倒做了个庄子先生鼓盆歌。师父也不叟你升天去后我如何。（云）罢、罢、罢，要我性命做甚么，（唱）我则索割舍了残生撞松棵。（撞松科）（布袋上，云）刘均佐，你省了也么？（正末云）师父，你徒弟省了也。（布袋云）徒弟，今日正果已成，才信了也呵。（正末唱）说的是真也波哥，皆因忍字多，（云）师父，你再一会儿不来呵，（唱）这坨儿连印有三个。

（布袋云）刘均佐，你听者。你非凡人，乃是上界第十三尊罗汉宾头卢尊者。你浑家也非凡人，他是骊山老母一化。你一双田妇，一个是金童，一个是玉女。为你一念思凡，堕于人世，见那酒色财气，人我是非，今日个功成行满，返本朝元，归于佛道，永为罗汉。你认的贫僧么？（正末云）不认的，师父是谁？（布袋偈云）我也不是初祖达摩，我也不是大唐三藏，则我是弥勒尊者，化为做布袋和尚。（正末拜科，云）南无阿 弥陀佛。（唱）

【煞尾】 不争俺这一回还了俗，却原来倒做了佛。想当初出家本为逃灾祸，又谁知在家也得成正果。（同下）

题目 乞儿点化看钱奴

正名 布袋和尚忍字记



宋上皇御断金凤钗

楔子

(正末同旦、俌儿上，云)小生姓赵名鄂字天翼，郑州人也。嫡亲的三口儿家属，大嫂李氏，孩儿福童，年七岁也。去岁擗过卷子，小生造物低，闭了选场，在状元店中修习一年。今年春榜动，却去应举去。在这店中住了许多时，房钱都少下他的，可怎生是好？(店小二上叫门科，云)开门！开门！(旦云)我开了这门。哥哥做甚么？(店小二云)秀才，看你这等也不能够发迹。嫂嫂，你问他要纸休书，拣着那官员大户财主，别嫁一个，我与你做媒人。(旦云)哥哥，我心里也是这般说。赵鄂，你听的么，小二哥要房宿饭钱哩，我将甚么与他？你则是不肯上朝求官应举去！得了官，我便是夫人哩！(俌儿云)爹爹，我肚里饥了也。(旦云)你也养活不的我，将休书来！(店小二云)将房钱来！(正末云)我则今日求官应举去，我为官，你便是夫人哩。(旦云)我等着夫人哩。(店小二云)秀才，你若得了官，我便准备着果盒酒儿，与你挂红。(正末云)我若不得官，我也不回来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守着这三尺萤窗十数春，便待要千丈龙门一跳身。既生长在人伦，狗也有三升糠分，况且是我为人。



【么】 我不信男儿一世贫，你休忘了夫妻百夜恩。
我理会卿相出寒门，你准备做夫人县君，食列鼎，卧重裯。
(下)

(店小二云)如何？不是妒发他，他不肯应举去。(旦云)秀才去了也。我眼观旌节旗，耳听好消息。(同下)

第一折

(店小二同旦上科)(店小二云)我恰才街市去来，说道赵秀才得了头名状元，做了官也。俺家里别无甚值钱物件，止有媳妇穿的一条裙子，我当一瓶儿酒，去那朝门外等着，与他庆贺去者。(下)(旦云)今日谁想俺秀才真个得官也。我引着孩儿看那秀才，走一遭去。(下)(殿头官上，云)龙楼凤阁九重城，新筑沙堤宰相行。我贵我荣君莫羨，十年前是一书生。小官殿头官是也。奉大人的命，今春有个头名状元，姓赵名鄂字天翼，早朝失仪落简，奉圣人命，削了他靴笏襴袍，赶出去为庶民百姓。左右的，你与我唤赵鄂来者。(正末上，云)小生赵鄂。一举状元及第，在丹墀内谢恩，不想失仪落简。今日在待漏院听候，大人呼唤，不知为何？须索走一遭去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到冬来风雪柴扉，到春来破窗细雨，琴书湿。似这般忍冷担饥，我子索长受妻儿气。

【混江龙】 早则轮来到游街三日，不枉了寒窗十勒



苦攻习。头直上打一轮皂盖，马头上列两行朱衣。凭着我七步才为及第策，五言诗作上天梯，今日才得文章济。我如今脱白换绿，挂紫穿绯。

(云)可早来到也，我见大人去。张千报复去，道状元来了也。(报科)(殿云)着他过来。(张千)理会的，着你过去哩。(正末见科)(殿云)为你早间谢恩，失仪落简，圣人的命，着你纳下靴笏襴袍，为民家去。本是寒儒，怎消得官禄？出去罢。(正末云)我好福薄也。(唱)

【油葫芦】 他道我原是寒门一布衣，我怎生消受？投至的十年身到凤凰池，知他磨了几锭乌龙墨，知他坏了多少霜毫笔？不付能恰做官，没揣的罢了职。若是白衣回到俺家乡内，怎见我同学业，众相知！

(云)教人道赵鹞得了官，可怎生又剥落了？(唱)

【天下乐】 我可甚金榜无名誓不归，争奈文齐福不齐。学了二十年，则得半霎儿享富贵。觑功名笋指般休，看荣华眨眼般疾，更疾如南柯一梦里。

(殿云)兀那赵鹞，为你失仪落简，本当见罪。圣人见你文章，饶你死罪，原籍为民。你听者：文章冠世中高魁，争奈文齐福不齐。才蒙雨露剥官职，依旧中原一布衣。(下)(正末云)我出的这朝门来，怎教我不烦恼！哎，赵鹞也，你好命蹇福薄，付能得了官谢恩，又失仪落间，则是



我命穷不合做官？(唱)

【哪吒令】 似这般发志气，如管宁割席；我看书，如匡衡凿壁；我受贫，如韩信乞食。我想这小人儒，儿曹辈，那一个肯见贤思齐。

(云)小生命只恁般苦也！(唱)

【鹊踏枝】 恰脱下紫罗衣，又穿上旧罗衣，远远而来，却不快快而归。好一似江淹梦笔，(云)我到家中，浑家问道：你得官也？(唱)我滴溜着一个休妻。

【寄生草】 普天下习儒士，学业的。七品八品，指望功名遂；千人万人，都想诗书济；十番九番，不得文章力。从盘古王没一个富书生，知他孔夫子，有多少穷徒弟。

(云)我且回店中去。(店小二携酒上，云)自家店小二。听的赵秀才得了官，我把媳妇裙儿当了一瓶酒，等着与他递一杯。(正末云)我来了也。(店小二云)你喜也，得了官也！(正末云)一言难尽。我中了状元，恰才谢恩，当殿失仪落简，把我簇下。待把我赐死，道我好文章，枉可惜了，免了我死，纳下靴笏襴袍，剥削了官，为民了。(店小二云)我家里没甚么，把俺媳妇裙儿当了一瓶酒，庆贺你，如今又不得官，可怎了？还房钱来！(正末云)这房钱又问我要，如之奈何？(唱)



【金盏儿】 你道你典了满身衣，我揽了一身亏，想我那虚名枉上登科记。(云)小二哥，你好乔，听的得了官，就买酒相贺；听的剥落了官职，就索要房钱。(唱)你却便攀高接贵，教我笑，店都知。我得官也，相庆相贺，剥落了也，不追随！正是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

(旦引傣儿上，云)听的赵鹞得了官也，我试看去则个。(做见科，云)赵鹞得了官也？(正末不言科)(旦云)怎生不言语，可是及第也不曾及第？(正末唱)

【醉中天】 你道我及第也不及第，我待支持怎支持？你可不观见容颜便得知，有什么不解其中意。他觑了我穷身分，说个甚的；又没有金冠霞帔，则着怎支吾那一纸休离。

(旦云)你这等模样，还不与我休书？快将休书来！(傣儿云)爹爹，我肚里饿了也！我也不跟你了。(店小二云)还我房钱来。(正末唱)

【后庭花】 若是荣华后丑妇随，饥寒后親子离。我且不问嫌夫窘桑新妇，我则打这恨爹穷忤逆贼。则要各东西，不肯一家一计，水藉鱼，鱼藉水。

(旦云)你不投托个人，讨些衣食，怎生度日！(正末唱)



【金盏儿】如今等讨人衣，似剥了身上一张皮。谁想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兼朝廷中举枉错诸直。指云中雁为膳馕，捞水中月觅衣食。如投吕先生访故友，似寻吴文政棚相知。

(云)店小二哥，你不知那贡院里试官，他则是寄着我那状元哩！我在状元店中修习，等来年依旧应举。若得了官呵，那其间还你房钱。(店小二云)若是这等呵，纸墨笔砚我全管。(旦云)眼下无用度，怎生是了？(正末云)你子母休熬煎，我到来朝一日，向周桥上题笔卖诗，若卖些钱，养活你；若卖不的，再做计较。(旦云)这等说也使的。(正末唱)

【赚煞】我卖得二文钱，余得一升米，够养活孩儿共你。凭着我端砚文章纸墨笔，吃的是淡饭黄齏。我挂招牌指万物为题，写着道吟诗囊中占了第一。更写着曾丹墀立地，在金门出入，教人道穷书生犹自说兵机。(下)

(旦云)小二哥，只是多累你。明日赵鹞但卖些小钱钞，先还你房钱。(店小二云)嫂嫂，咱且回店中去来。(同下)

第二折

(正末上，云)小生赵鹞，来到这周桥上。来来往往，人稠物穰，不知其数。向这里卖诗，卖得些钱，与俺那浑家盘缠，俺浑家便无言语；若是卖不的诗，觅不的钱，俺



浑家一场熬煎，怎生支吾也呵！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 偏别人平步青霄，轮到我背翻身禹门一跳，好下番的疾靴笏襕袍。立丹墀未呼噪，恰待扬尘舞蹈，谢君恩展脚舒腰。吓的我手和脚不知颠倒。

【醉春风】 投至二十载苦功名，却不想半霎剥落了。则那求官应举世间多，及第的少。似我这粪土之墙，斗筲之器，枉读了圣贤之道。

（云）我来到周桥上，看有甚么人来买诗。（外扮秀士上，诗云）黄卷青灯一腐儒，九经三史腹中居。《学而》第一须当记，养子休教不读书。小生姓刘，双名彦实，幼习儒业。听知周桥上有人卖诗，我拿着二百钱，买诗一遭。兀的不是卖诗的秀才？（做见科）（正末云）支揖秀才，你要买诗？（外云）只怕你无有才学。（正末唱）

【红绣鞋】 虽不达周公礼乐，虽不及子夏文学，寻思来惟有看书高。放着花笺纸，端溪砚，乌龙墨，紫霜毫，穷不的卓儿出四宝。

（外云）我买你的诗，要多少钱一首？（正末云）要二百钱一首。（外云）我与你二百钱。（正末云）指甚么为题？（外云）指秀才为题。（正末题诗云）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。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（唱）



【迎仙客】 写染得无褒弹，吟咏的忒风骚，真真字儿不带草。又不曾倒了平仄，差了韵脚。又不似 卖春豆秋糕，又索甚学歌叫。

(外云)秀才是写得好，后会有期，我回去也。(下)(孤扮张天觉上，云)小生姓张名天觉字商英。自中甲第以来，累蒙揆用，谢圣恩可怜，除授谏议大夫之职。今因汴梁城中百姓，往往不遵守法度，老夫今日街上闲行者。(邦老上，云)杀人放火为活计，好斗偏争欺负人。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本处人氏，姓李名虎。别无甚营生，见周桥上那个老儿，是个庄家，我问他诈几贯钱钞者。(做相撞科)(邦云)唱喏哩！(孤云)还礼哩！(邦揪住孤科，云)你今日在这里撞见我，借了我二百，怎不还我？(孤云)哥哥，老夫是个庄农，才入城来，撞着哥哥，休怪。(邦云)你借了我二百钱，你不还我，我和你跳河去！(孤云)哥哥，我不少你钱，敢错认了也。(邦云)你借了我二百钱，不还干罢了，我和你跳河去！(做扯孤跳河科)(孤云)住、住，哥哥饶老汉者，怎生便扯老汉跳河？人命关天关地。要钱，我借二百钱与你。(邦云)我只要你还我钱。(孤云)老夫偌大年纪，怎生得个过往人，相劝一劝，可也好也。

(正末云)付能有这买诗的人，他们又在这里争闹，我与你劝开去者。(唱)

【石榴花】 则见压肩叠脊相簇一周遭，劝着的不睬半分毫。那厮憔悴个敞个敞，挥天霍地怒难消，(云)支揖



哥哥，你休闹罢！（邦云）他少我二百钱，不还我，我和他跳河去！（正末唱）越见人劝着，越逞粗豪。（孤云）哥哥，你放了老汉，借些钱与哥哥便了。（做见正末科，云）支揖哥哥，多亏你相劝。老汉见你有二百长钱，怎生借与老汉，还了那人去，我一本一利交还。我撞着恶人也无奈何了。（邦云）你少我钱还胡赖！（正末唱）哎，你个孟尝君，自养着家中哨。（孤云）哥哥贵姓？（邦云）我是李虎。（正末唱）你正是晏平仲善与人交，走函关不肯学鸡叫，没钱呵扯着他跳周桥。

【斗鹤鹑】 则这是养剑客临危，报答你田文下梢。劝你下李密休慌，请你个伯当放了。（邦云）这钱不还，我更待干罢！（正末唱）哎！你个谒鲁肃周瑜好躁暴，恶歆歆攥住系腰。待不劝是自己惺惺，待劝呵是他家恼了。

（孤云）哥哥，借钱与老汉罢。（正末云）你为甚么这般上紧也？（孤云）我遇着恶人魔。（正末云）小生止有二百钱，老兄要时拿将去，小生有个比喻。（孤云）欲将何比？（正末唱）

【普天乐】 你遇着恶人魔，我值着穷星照。（云）不争你借了二百钱呵，（唱）我忍饥在今日，受饿到明朝。（孤云）哥哥，见义勇为无勇也。（正末唱）怕不待见义勇为，争奈家私薄。（孤云）君子周人之急，你借与我罢。（正末唱）君子周急，我须知道，争奈庞居士，在陋巷箪瓢。（云）君子周人之急，我则这二百钱，你将去。（孤云）谢了哥哥。



兀那哥哥，这二百钱你拿去。(邦云)你还了我这钱，你休怪，我吃酒去也。(下)(孤云)多谢哥哥救我。(正末云)你借了这钱去呵，(唱)愁闷杀小生，烦恼杀幼子，冻饿杀多娇！

(云)君子周人之急，我借与你钱，你在那里居住，对小生说者。(孤云)哥哥恕罪。多亏了你，借与我钱，救我一命。你放心，老汉下处在周桥住，南高门楼里张商英宅子里。老夫一本一利还你。哥哥，你在那里住？(正末云)小生姓赵名鶚，在状元店里安下。(孤云)你敢是失仪落简的？(正末云)然也。(孤云)老夫心中记者，则去状元店里寻赵鶚秀才，送还钱钞。哥哥恕罪，我还家中去也。正遇着无徒之辈，谢赵秀才借钱惠济。到来年赴举登科，那其间报恩报义(下)(旦引俵儿同店小二上)(店小二云)嫂嫂，我听的赵秀才卖了二百长钱，我和你讨去。(旦云)咱去来。(做见正末科)(旦云)秀才，人说你卖了二百钱？(正末云)我恰卖了二百文钱，见一个方头不律的人，欺负一个年老的，要扯他跳河，问他要二百钱，有这钱便饶他，无这钱便跳河。因救人一命，我借与他了，他明日本利还我。(旦骂云)呸！穷弟子孩儿！你也才叫化的二百钱，你又放债。晚饭也无有，俺吃甚么？你救别人一命，不知谁救你一命哩？(俵儿云)爹爹，我要吃烧饼！(正末唱)

【满庭芳】我若是无钱索讨，(旦云)有了钱，不余米，不买柴，却与别人使！(正末唱)你待余下米吃，买下



柴烧。大斋时合着空锅灶，水米不曾汤著。休道软弱妻小，便是铁石，饿的心焦。浑家且休烦恼，为甚把二百钱借了？如今人看得眼皮儿薄！

（旦云）我等你做甚么？我别嫁人去！（店小二云）我替你做媒。（俌儿云）爹爹，饿杀我也！（正末唱）

【十二月】一壁厢冤家扯着，一壁厢恶妇挝挠。做儿的不知好歹，做娘的不辨清浊。（俌儿云）爹爹，买个馒头面糕我吃。（正末唱）百忙里要馒头面糕，枉把你五脏神虚邀。

【尧民歌】大古是家富小儿娇，我则愁腌日月没柴没米怎生熬。觅不的粗衣淡饭且淹消，穷秀才工课觅分毫。青霄仰面看着高，却不有路终须到。

（旦云）你养活不的我，写与我一纸休书，我别嫁人去。（正末云）等我到家，与你休书。（唱）

【耍孩儿】动不动拍着手当街里叫，你想着几场儿厮守的白头到老。（旦云）你这等乞穷俭相，几时得长进？（正末唱）你道我乞穷俭相命分薄，（俌儿云）爹爹，我也顾不的我。（正末唱）把这小冤家情理难饶。我待打呵，教人道管不的恶妇欺亲子，教人道近不的瓜儿揉马包。常言道当家的疾老，近火的烧焦。



【三煞】 饿的我肚皮中如火烧，走的我浑身上似水浇。三魂儿未曾着躯壳，惊慌回去心尤跳。我可甚买卖归来汗未消，则听的高声叫又道，拿住秀才，险吓杀多娇。

(旦云)我这十日九顿饿，跟你做甚么？(正末唱)

【二煞】 你道十日欠九日饥，三顿无一顿饱。(旦云)想当初造物嫁你这穷厮。(正末唱)当日嫁这穷书生，你是乐者为之乐。有钱时欢喜无钱时叫，却不道贫不忧愁富不骄。则为我不主才天教报，救人急是耽寒之本，顺人情是忍饿之苗。

(店小二云)嫂嫂，俺回家中去罢。(正末云)我寻那债主去。(唱)

【煞尾】 向千步廊等他不来，五凤楼觅不着。望九重宫里无消耗，干将我二百青蚨落空了。(下)

(旦云)小二哥，咱回家去来。(同下)

第三折

(杨衙内领祗候上，云)花花太岁为第一，浪子丧门世无对。阶下小民闻吾怕，则我是势力并行的杨衙内。小官姓杨名戡字茂柳，官封衙内之职。我是累代簪缨之子，我嫌官小不做，嫌马瘦不骑。时遇春天，万花绽拆，绿杨如



烟，郊外踏青赏玩，春盛担子都出去了。张千，唤六儿来者。(张千云)六儿，相公呼唤你哩！(六儿上，云)自家杨衙内六儿的便是。相公要郊外踏青赏玩，我春盛都准备了。相公呼唤，不知有何事，见相公走一遭去。(做见科，云)相公，呼唤六儿有何事？(杨云)六儿来了？别的春盛都出去了，你与我将着十把银匙箸，先去城外等着我来。(六儿云)相公早些儿来。(下)(杨云)祇候人与我架着鹰儿鹞子，拿着丸箭，去郊野外踏青，走一遭去。(下)(孤扮张商英上，云)诵诗知国政，讲《易》见天心。我笔题忠孝字，剑斩不平人。老夫姓张名天觉字商英。因老夫数日前私行至周桥，撞见无徒贼子，问我要钱，遇着赵鹞秀才，借了二百钱，与了那无徒，今老夫将这金钗十只还他。张千，你拿到状元店里，交与赵鹞秀才，还他那二百钱。孩儿，你在意者，疾去早来。(张千)理会的。老相公借了钱二百，还他十只金钗，忒多了。(孤云)孩儿，你知道他运不通时间贫困，卖诗词待时守分。我送金钗赍发寒儒，显的我言而有信。(下)(张千云)奉着老相公言语，将着十只金钗，直至状元店里，送与赵秀才去也。(下)(六儿上，云)奉杨衙内言语，着我先去城外，等着衙内。我来到城外，天色早哩。我揣着这十把银匙箸，在这柳荫下且歇息者。(六儿睡科)(邦扮李虎赶上科，云)见一个人，手里拿着沉点点东西，不知是甚么。赶到这柳树下，他在这里睡着，怀里揣着十把银匙箸。我杀了这厮，得了这东西，走！走！(下)(杨衙内领祇候上)(做行科)(祇候云)大人，不知甚么人杀了六儿也。(杨看科，云)哎，兀的真个，好是奇怪也！不知是甚么人杀了六儿，夺了银匙箸去了。我出城来，见



一人走的慌张，敢是那人？说与巡坊的，与我拿将来，报我知道；不问那里，与我寻将去（下）（店小二、旦、俵儿同正末上）（旦云）秀才与我休书，我受不了这般穷。（店小二云）少了我房钱，不要你头房里住，你梢间住去。（正末云）小二哥教我梢间里住，我住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（旦云）快写与我休书罢！（正末云）大嫂，等到明日不送钱来，写的休书。似这般，几时是我发迹的时也呵？（唱）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 我当不的春天骤雨淋，受不了的夏月斜阳晒。忍不的秋霜寒透屋，住不的冬雪冷书斋。这四季苦好难捱，却不道否极后还生泰，轮到我苦尽也苦不来。住着破设设坏屋三间，干受了冷清清寒窗十载。

【梁州】 我便似箪瓢巷颜回暗宿，却浑如首阳山伯夷清斋。我便似绝粮孔子居陈蔡。饿杀我也口说珠玉，冻杀我也胸卷江淮。昨日失仪在金殿，今日卖诗在长街。见一个粗豪士，扯住个英才，我不合鬼擘口审问的明白。我遇着庞居士与了二百青蚨，合着孟尝君养三千剑客，撞着赛元达列十二金钗。我想来，不该。情知这范丹，怎放来生债。利又不见，本又不在。干与别人救祸灾，好教我无语支划。

（店小二云）快还我房钱来！（旦云）写休书来！（店小二云）嫂子，问他要休书别嫁人，我与你做媒。（俵儿云）我要吃烧饼！（旦云）快写休书来！（正末云）我到天明，写与你休书。（张千上，云）自家张千。奉着相公钧旨，着我



送十只金钗与赵秀才。来到这店门首，我叫门者。店小二开门来！（店小二云）那一个叫门？（张千云）你这里有个赵秀才么？（店小二云）你问他做甚么？（张千云）我奉相公言语，着我来还债哩。（店小二云）我开这门。（张千做入门科）（店小二云）秀才，有人来还债哩！（张千云）那个是赵秀才？（正末云）则小生便是。（张千云）你是那周桥下借与大人二百钱的赵秀才么？（正末云）则小生便是。（张千云）俺相公的言语，借了你二百长钱，送与你十只金钗，兀的收了者（正末唱）

【隔尾】我借与他钱呵，搭救出他招贤纳干东洋海。他还我钱呵，却是拨出这弃子休妻大会垓。（张千云）你收了金钗者，我回大人话去。（正末云）生受大哥！（店小二云）吃了茶去。（张千云）不必吃茶了。（下）（旦云）我收了这金钗者。（正末唱）除今后除了家私缴缠外，拴衣做鞋，余米买柴，（旦云）我也要置些衣服哩！（正末唱）妻也你休逢着的商量，见了的买。

（云）将一只金钗，与小二哥做房钱。小二哥在那里？（店小二云）哥哥，你唤我怎的？（正末云）方才大人还了我十只金钗，我与你一只做房钱。（店小二接科，云）我道你不是受贫的人，我还打挣头间房你安下。我看茶与你吃，你便搬过来。（正末唱）

【贺新郎】觑着这梢房门一似吓魂台，你如今悄语低言，早则大惊小怪。我有钱时，做甚教伊索打火房钱该



二百，(店小二云)且由他，怕你少了我的。(正末云)小二哥，与你这金钗。(唱)我与你火炭也似一只金钗。(店小二云)你是个知礼的人，你肯失信？(正末唱)我无钱时，他恶歆歆嗔满怀，还了钱，喜孜孜笑盈腮。(店小二云)小人早晚言高语低，耽待些儿。(正末唱)更道是小二哥不是处权耽待，(店小二云)多谢了哥哥也。(正末唱)可是欲求天外事，须动世间财。

(店小二云)嫂子，哥哥这一日不曾吃茶饭哩，我去安排些茶饭，与哥哥吃。(旦云)可知好哩。(店小二慌下)(将茶饭上与旦科，云)嫂子，我安排茶饭来了，着哥哥吃些儿。(旦云)生受哥哥来。(店小二云)嫂子说那里话，俺便是一家一般。嫂子你将过去与哥哥吃，显的你敬心。(旦云)好，好，我将过去。(旦做托饭见正末科)(正末云)大嫂，你做甚么哩？(旦云)我见秀才不曾吃饭，我着小二哥按排些茶饭来，你吃些儿。(店小二云)哥哥，你用些者。(正末云)好世情也呵！(唱)

【骂玉郎】 早迁转波粗茶淡饭黄齏菜，你畅好能打点，会安排，(旦云)秀才，你肚里饥，吃些儿。(正末唱)便似孟光举案齐眉待。你可不道穷秀才，忒不出财，我须实无奈。

(云)你昨日不道来那！(旦云)我道甚么来？

【感皇恩】 你道你杏脸桃腮，不恋这布袄荆钗。你



恶如虺蛇，毒如蝮蝎，狠似狼豺！（旦云）你休题旧话。（正末唱）全不想离乡背井，动不动拽巷搯街。你也忒舌儿尖，嘴儿快，性儿乖！

（旦云）是我一时不晓事，休记恨在怀。（正末唱）

【采茶歌】 你将我恶抢白，死栽划：“将休书疾快写将来！”（店小二云）哥哥，不记旧恶。哥哥，你且吃些茶饭。（正末唱）将一座冰雪堂翻做敬宾宅，也有春风和气画堂开。

（店小二云）哥哥，你吃些茶饭儿。（正末吃科）（店小二云）我收拾了，哥哥，你歇息者。（正末云）天道晚了，咱歇息了罢。（店小二点灯上，云）哥哥，安置了。（下）（邦上云）自家李虎。天色晚了，无处安歇，且去这状地店里寻个宿去。（做叫门科，云）小二哥开门来，寻个宵宿。（店小二云）你有甚么行货？你做甚么营生？有甚么资本？我不下单客。（正末云）小二哥，有人寻宿，你怎么不开门那？（店小二云）哥哥，你不知道俺这店里的事。（正末唱）

【斗虾蟆】 问甚将着行货，做甚买卖，有甚资财？你把行旅招商店开，全没些宽大。问甚乘船跨海，管甚推车搬载？店家不下单客，我做保人知在。一更三点左而，千方百计打捱。冷冷清清禁街，潜潜等等门外。道着全然不睬，劝着没些疾快。休得宁奈，休得停待。一会巡军朗朗，提将铃来。为甚教疾快们开，我须是惯曾为旅偏怜客。



(店小二云)我看着哥哥面皮，我开开这门。(邦入门科，云)你可不下单客?(店小二云)我说则不下单客。(邦云)是谁着开门来?(正末云)是小生。(邦云)多谢了哥哥。(正末还礼科)(唱)我观了模样，觑了面色，七尺身材。我这里孜孜的看了，转转的疑猜。

(背云)哦，可是早间周桥上扯着那老官要钱的那泼皮!(邦云)你说甚么哩?(正末云)大哥，若不是小生叫开门，你大哥怎生得到这店里宿?大哥，店身里胡乱睡一夜，请安置。(正末引旦入房科)(邦听科，云)我听他说我甚么。(旦云)这九只金钗放在那里?(正末用手捂旦口科，云)婆娘家不晓事，这店里下着个歹人，只管里说甚的。(邦听科，云)他有金钗，我再听者。(正末云)放在那里的是?我待头底下枕着睡，也不稳;我待怀里揣着，也不稳。争奈店身里有歹人，不如埋在门后头。(做埋科)(邦打望科)(正末云)大嫂，夜深了，睡了罢。(做睡科)(邦云)我听的多时了。好奇怪，一个穷秀才，那里有这九只金钗?我拿把刀子在手，剗开门傍底下，拿出金钗来，换上这十把银匙箸。有人来店搜呵，则拿将他，不干我事。已得了，扳住墙头跳过去，走、走、走!(下)(杨衙内率人众上，云)别处都搜了，则有状远店不曾搜哩。说往这店里去了，左右的围住这店者!(祇候唤门科)(店小二云)甚么人?(店小二开门见科)(杨云)店小二，你这店里有甚么人下?(店小二云)我这店里下着个秀才，嫡亲的三口儿。(杨云)他有甚么行李?唤那秀才来。(店小二云)秀才哥，有人叫哩。(正末慌科，云)有人唤我，我拿金钗来，揣在怀里。



(做见衙内科)(杨云)你是何人?(正末云)小生是个秀才。(杨云)兀那秀才,你做什么营生买卖?有甚行李?拿出来我看。(正末云)大人,小生是个穷秀才,无甚么行李,嫡亲的三口儿,小生每日在周桥上卖诗为生。昨日早晨一个官人,被人揪扯着,问小生借了二百文钱,昨日晚间,那官人着人送了十只金钗来还,小生一只还了店小二哥房钱,则有九只在此,别无甚么钱物。(杨云)这厮说借你二百钱,还你十只金钗?(店小二云)是有,不敢说谎。(杨云)拿那金钗来看。(正末云)有、有、有,我刨出来与大人看。(做刨科)(正末见匙箸,惊叫云)呀!呀!可怎生变了也?(唱)

【牧羊关】 昨日个金凤钗枣瓢赤,今日个银匙箸雪练也似白,便做道运拙时乖。时来呵铁也争光,运去后黄金失色。兀的是谁人撒下把银匙箸?谁拿了凤头钗?俺正是闭门屋里坐,祸从天上来。

(杨云)那里不寻你,杀人贼可在这里!兀那厮,你怎生杀了我家六儿,偷了银匙箸,图财致命!你实说来。(正末云)小生并不知道。(杨云)你不曾杀了俺家六儿,这银匙箸你怎得来?(正末云)大人可怜见,委实是金钗来。(杨云)这厮还口强哩!赃已有了,你还不招,等甚么?左右人,洗剥了打着者!(做打科)(正末云)委实埋的是金钗,不知怎么刨出这东西来?(店小二云)怎生变出这个生活来?(正末唱)



【红芍药】 我将凤头钗亲手自培埋，刨出来怀内忙揣。我想那戳包儿贼汉，栽排下不义之财。我正是慈悲生患害，这一场鬼使神差。替别人湿肉伴干柴，没人情官棒好难捱！

(杨云)不肯招，打着者！(正末唱)

【菩萨梁州】 早是这伙公吏又心乖，恶少年好毒害。你不是柳盗跖家吊客，则是这穷秀才家横祸非灾。不知怎生年月日时，我恰才快早阎王怪，使不着老实终须在。(旦云)大人可怜见！(正末唱)不济事，枉分解，休折证，向云阳死去来，眼见得命掩泉台。

(杨云)不招呵再打！(打科)(正末悲科，云)则是我不合来这状元店里下。(唱)

【二煞】 赤紧的敬客坊，紧靠着迷魂寨，莫不状元店连着分界牌？多管是鬼关门，春榜动，选场开。莫不住着太岁凶宅，可怎生行一步衡踏着不快？先注定，怎生改，忍冷担饥十数载，又有这场血光之灾！

(云)我那里受的这般苦楚。罢、罢、罢，是小生！(杨云)左右人与我拿将去，等我圣人前奏过，那其间明正典刑。(旦云)男儿怎生是好？(正末云)大嫂也，不干别人事，都是我的命也。(唱)



【煞尾】譬如教天不盖，地不载，居在人海，枉了食不饱，衣不遮，送了世界。想昨宵吃剑才，人一般好客待。杀人贼你做来，换人脏我捉获。我则索屈招致命图财，兀的不屈杀了卖诗的穷秀才！

(杨云)杀人贼都有了，小官见圣人走一遭去。(率众拥正末下)(店小二云)苦也，付能得了钱，又拿将去了。嫂嫂，咱两个看他去来。(旦云)男儿也，则被你痛杀我也！(同下)

第四折

(净扮银匠上，云)自家是个银匠，打生活别生巧样。有人送来的银，半停把红铜掺上。自家是个银匠，清早晨开开这铺儿，看有甚么人来？(邦上，云)自家李虎的便是。自从昨日偷了十把银匙箸，将状元店里九只金钗换了。我如今没盘缠使用，我去那银匠铺里倒换些钱盘缠。早来到也。兀那银匠，我有些东西，倒换些钱使。(银匠云)甚么东西？将来我看。(邦取金钗科，云)兀那九只金钗。(银匠云)将来放下，你转一转来取钱。(邦云)就与了我罢。(银匠云)钞不凑手。(邦云)也罢，住一住儿来取。(下)(店小二上，云)自家店小二。这两日无盘缠，有赵鹞秀才与我的那一只金钗，将去银匠铺里，换些钱使。(做见科)(银匠云)哥做甚么？(店小二云)我有一只金钗，换些钱使。(银匠云)你将来。(店小二云)兀的你看。(银匠看科，云)我这里也有九只，和这一只一般。(店小二云)在那里？我



看看。(银匠与店小二看科,云)兀的你看,是一般么?(店小二看,云)是,是。则为这九只金钗,屈送个人性命哩。你那里得来?(银匠云)哥,不是小人的。恰才一个人将来,要倒钱,还不曾与他钱哩,他便来也。(店小二云)等他来,咱两个拿那厮,救赵鹞秀才去。你若不拿,我则告诉你。(银匠慌科,云)干我甚么事?他便来也,咱同拿那厮去。这早晚敢待来也,你且躲着。(邦上,云)讨我那金钗钱去。兀那银匠,还我金钗钱来。(二人做拿邦科,云)好也,原来是你偷了金钗,可着平人屈死!地方众人,拿住这厮绑了,去首救赵鹞秀才去!(邦云)是我的。(店小二云)你不认,兀那见有一只证见在这里。(邦云)怎么了也?(店小二云)拿住了杀人贼也,俺两个搭救赵秀才去!(同下)(杨衙内上,云)杀人可恕,情理难当。小官杨衙内。谁想杀了我家六儿,偷了银匙箸的,是个赵鹞秀才,被我状元店里拿住,问成了也。赃物都有了,我奏知圣人,就着小官为监斩官,今日立起法场。与我拿出那厮来!(刽子同卒子绑正未上)(刽子云)行动些,时辰到了!(正未云)赵鹞只任命苦。苍天,兀的不屈死人也!(唱)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不由人分说口中词,教我屈招成杀人公事。我则见愁云迷市井,杀气满京师。好教我无语嗟咨,一步步行来,到枉死市。

(旦慌上,云)兀的不是我男儿?哎哟!男儿也!(刽子云)兀那妇人靠后!(正未云)哥哥可怜见,这个是我浑家。(刽子云)兀那秀才。你是读书的人,怎生做这般勾当,



图财致命也？（正末云）哥哥，小生委实冤屈也！（刽子云）怎生冤枉着你一个？（正末唱）

【驻马听】 揣与我个天来大官司，推为到罪若当刑法命子，判着手来大斩字，那里是死而无怨罪名儿。我想那曹司素状是辰时，便是那阎王注定黄昏死。（旦指看的人云）哥哥们，你靠后，看他怎么？（正末云）大嫂你不知。（唱）你道他看的主甚意儿，大古是不曾见玉堂金马三学士。

（旦云）秀才，你死了，我怎生是好？（正末云）大嫂，我死后，好生看当这孩儿。（唱）

【沉醉东风】 没主了这个娇痴小厮，抛闪下软弱妻儿。有我后把你觑当，没我后人轻视。谁与你干办家私，捱不过今冬下雪时，您两个不冻死，多应饿死。

（孩儿云）我打甚么紧！爹爹，我替你死罢！（正末云）孩儿年纪小，说出这等言语，教人怎不烦恼！（唱）

【雁儿落】 咱人家子不孝是父不慈，咱人家儿忤逆是爷不是。儿呵，我怎肯教你替死休，宁可爷做事，爷当事。

（旦悲科，云）苦痛杀我也！（正末唱）



【得胜令】我好可怜见这小孩儿，(鬲旦悲科)(唱)我好不忍见女娇姿。我命窘遭贤妇，我家贫显孝子。嘱咐您寻思，遭节朔年至，我死在阴司，你与我烧些钱烈陌儿纸。

(杨云)刽子，时辰到了未？(刽子云)时辰到了。(开枷科)(刽子执刀下手科)(孤扮张天觉上，云)且留人者！(杨云)你做甚么？(祗候云)张大人下马。(孤云)接了马者。(见科)(杨云)相公做甚么？(孤云)衙内，这赵秀才为何罪杀坏了？(杨云)为他杀了我家六儿，偷了我十把银匙箸，图财致命。我奏过圣人，着我亲为监斩官，典刑他哩。(孤云)老夫奏对圣人，为赵鹗有文才，又能见义勇为。救人急难，圣人着老夫与他加官赐赏哩，见留人者！(旦云)秀才苏醒者，如今大人来饶了你哩！(正末唱)

【川拨棹】好险些儿，险些儿遭横死，死在参差，命若悬丝。脑背后立着刽子，长休饭抄了几匙，永别酒饮了一卮。

【七兄弟】自从巳时至午时，多不到半炊时。不想这报我恩的大人为宣使，追我魂的太尉立在阶址，救我命的赦书从天至。

【梅花酒】他道是奉着圣旨，我抹泪揉眵，言语如丝，险断颈分尸。料青天不受私，说不尽口中语。(做看招牌科)(唱)觑了这半张红，开款着我瑕疵。睁开眼看我



时，写着我罪名儿，压着五言诗。

【收江南】呀，原来这犯由牌上金榜挂名时，不想这状元店祸有并来时。今日个枯树上花有再开时，我则道横死，原来这病龙须有吐云时。

(孤云)教赵秀才近前来。为你怀才抱德，我奏过圣人，今日将你加官赐赏哩。(杨云)住，住！这赵秀才便依大人饶了他性命，我家六儿的性命，可着谁认？(孤云)他是个有学的秀才，怎肯做这般犯法违条的事？(杨云)大人，你道不是他，十把银匙箸，在他怀里搜出来，怎做的不是他？(孤云)兀那赵秀才，你是个穷秀才，我借了你二百文钱，还了你十支金钗，在那店里，怎生得这十把银匙箸来？(正末云)大人可怜见。小生家中一贫如洗，大人与了十只金钗，我给了店家一只，余下九只。包裹了无处放，小生下在门木呈底下浮埋着。我听的有人唤我，我慌忙走取出金钗来，揣在怀里。不想衙内要看，取出来不知甚么人换上银匙箸。大人可怜见，本是九只金钗来。(杨云)大人，如何在他跟前收着，别人怎生换的？(孤云)这桩事着老夫怎生断？(店小二同银匠拿邦上)(店小二云)冤屈也！(孤云)甚么人叫冤屈？(祇候云)是这两个。(店小二做跪科，云)大人可怜见，小人不冤屈，赵秀才冤屈。(孤云)怎生他冤屈？(店小二指邦云)这厮在小人店里，偷换了九只金钗，秀才与了小人一只做房钱。小人无盘缠，今日拿银匠铺里换钱去，不想正撞见这厮，将九只金钗也来换钱，小的因此拿住他。(孤云)这厮不是那个在周桥上扯我跳河，



骗我钱物的那人？（正末云）大人，正是这厮。兀那厮，实说是你来么？（邦云）罢、罢、罢，事到这里。大人，杀了六儿也是我，偷了银匙箸也是我，换了金钗也是我，周桥上骗钱也是我。若不饶，便哈刺了罢！（杨云）知道都是这贼，险屈杀了赵秀才。秀才请起。当初这厮怎生在周桥上行凶，揪住大人骗赖钱来？你可怎生借与大人这钱来？试说一遍者（正末唱）

【雁儿落】 这二百一，是大人行掌命司，（杨云）大人还了你十只金钗也。（正末唱）那十只钗是穷秀才追魂使。（杨云）大人借了你二百钱，还了你十只金钗，本利都有了也。（正末唱）那得早有本钱有利钱，（云）临了也说我图财致命，着我犯法遭刑也。（唱）这的是暗宣赐明宣赐。

（孤云）赵秀才，当初若不是你借与我二百钱呵，险些儿这厮扯我跳在河里。（邦云）大人休题这旧话。（正末唱）

【水仙子】 若论着借钱买命跳河时，做的个毆摔公臣合该受死。（孤云）是亏你。（正末唱）二百钱穷秀才，倒做庞居士，险饿杀我脚头妻、怀内子。（孤云）当初你慨然借与我，并无难色，可是多亏了你。（正末唱）那借钱时并不是推辞，则是那些儿行止，到如今久而敬之，（孤云）我至今不忘也。（正末唱）想咱人事要前思。

（孤云）杀人贼有了，一行人听我下断。贼人李虎，将平人图财致命，市曹中明正典刑，将金钗还与赵秀才。店



小二救人屈死之命，免本户当差。赵鹗你听者：为你有星斗文章，堪以身望琴堂。则为你扶危救困，遇凶徒解免灾殃。不想你遭冤屈图财致命，险些儿赴发云阳。则为你怀才抱德，先赐你霞帔朝章。加封你 开封府尹，三口儿凶变为祥。今日个封妻荫子，一齐的荷君恩拜谢吾皇。半夜灯前学业人，九重宫里受君恩。十年黄卷难酬志，二百青蚨却立身！（同下）

题 目 穷秀士暗宿状元店
张商英弘地叩御阶
正 名 杨太尉屈勘银匙箸
宋上皇御断金凤钗



包待制智勘后庭花

第一折

(冲末扮赵廉访引祇从上，诗云)一片忠勤抱国忧，渐看白发已蒙头。可怜恩赐如花女，非我初心不敢留。老夫汴梁人氏，姓赵名忠，字德方。嫡亲的三口儿，夫人张氏，有一个家生的孩儿，是王庆。为某居官颇有政声，加老夫廉访使之职。今日早间圣人赐老夫一女，小字翠鸾，着他母亲随来，近身伏侍老夫。尚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，未敢便收留他。我今着王庆领的去见夫人，看道有何话说。左右那里，与我唤将王庆来。(祇候云)理会的。王庆那里，老爷呼唤。(净扮王庆上，云)更无半点慈悲意，全凭一片杀人心。自家王庆，在这赵廉访老相公府内做着个堂候官，家私里外，都是我执掌，一应人等，谁不惧怕我？今日老相公呼唤，不知有甚事，须索走一遭去。不必报复，径自过去。(做见科，云)老相公呼唤王庆，那厢使用？(赵廉访云)王庆，你近前来，我问你。圣人赐我的那娘儿两个，在于何处？(王庆云)在于府中。(赵廉访云)你与我唤将来。(王庆云)翠鸾子母二人安在？(旦扮翠鸾同卜儿上，诗云)数日府门下，无缘得自通。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。妾身姓王名翠鸾，这是俺母亲。圣人将俺子母二人，赐与赵廉访大人。到此数日，不蒙呼唤。哥哥，你唤俺做甚么？(王庆云)你见相公去。(见科)(赵廉访云)王庆，这



是那子母两个么？你如今领的他去见夫人，若说甚么，便来回老夫的话者。（下）（王庆云）你子母二人，跟我见老夫人去来。（同下）（旦扮夫人上，诗云）夫主为官在汴京，禄享千钟爵上卿。一生不得闺中力，若个相扶立此名。妾身是赵廉访的夫人。嫡亲的三口儿，有个家生的孩儿王庆。我平昔性不容人。家中内外事务，都来问我。这两日怎么不见王庆来？（王引旦、卜上，云）奉老相公言语，教我领他二人见夫人去。您两个只在门首，待我先见过了夫人，出来唤你。（旦云）理会的。（王见夫人科，云）今有圣人御赐翠鸾女子母二人，伏待老相公。老相公不敢收留，教王庆领来见夫人。（夫人云）你唤来我看。（王庆云）您子母二人见夫人去。（旦、卜见科）（夫人云）这年纪小的女孩儿是生的好，教他伏侍老相公，假若得一男半女，那里显我？则除是这般。王庆，你来，你如今将他子母二人，或是勒死，或是杀死，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。只在你身上干得停当，待死了呵，回我话来。（下）（王庆云）可有甚么难处，将他两个所算了便是。您子母且去这耳房中安下者。（旦、卜下）（王庆云）且住。我欲待害了他两个，奈我下不的手。如今有一人，乃是李顺，他是个酒徒。他浑家与我有些不伶俐的勾当。我如今到他家去，若不在时，和他浑家说句话，我自有个主意。（下）（搽旦扮张氏上，云）巧髻云鬟美样妆，心毒性狠不非常。腹中一点思春事，败坏风俗岂有双。妾身姓张，夫主李顺，有个孩儿唤做福童，是个哑子，不会说话。我不幸嫁了这个汉子，他每日只是吃酒，家私不顾，在这衙门中做着个祇候人。又有个王庆管着俺李顺，我与他有些不伶俐的勾当。这两日怎生不见王庆来？（王



庆上，云)来到门首也。李顺在家么？(搽旦云)家里来，李顺不在。(见王科)(搽旦云)王庆，怎生这几日不见你？(王庆云)这几日家里事忙。(搽旦云)有甚么事？(王庆云)如今圣人赐与俺廉访相公翠鸾子母两个，伏侍相公，教我领去见夫人。夫人教我所算了他，我可不下的手，我如今待着李顺所算他去。(搽旦云)王庆你来。欲要咱两长久做夫妻呵，我有一计：你如今见了李顺，则道夫人着你所算他子母二人，则要死的不要活的，则三日便要回话。他必定领来家中所算他。我见了呵，便道休要害了他。我将他两个的首饰头面都拿了，我着他将子母二人放了。到第三日你可来问李顺，那子母二人安在。他必然说所算了也。你便说，兀那厮说你要了他首饰头面，放的他走了，他必然支吾。你便道你浑家必定知情，你便将着大棍子吓我，我便道休打我，俺丈夫要了他首饰头面，放的他二人走了。你便道是实呵，拖你见夫人去来。那厮害慌，你便道李顺你要饶么？他道可知在饶哩。你道要饶呵，休了你那媳妇。他道休呵谁要？你道我要。若是他休了我呵，咱两口永远做夫妻如何？(王庆云)此计大妙！(搽旦云)我回房中去，李顺敢待来也。(正末扮李顺上，云)自家李顺的便是。衙门中回到俺家门首也。(王庆云)兀那李顺，说什么哩？你又醉了也。(正末云)是王庆哥。唤我做甚么？(王打科，云)这厮不办公事，则是吃酒。(正末云)哥，休打我，我不曾吃酒，我若吃酒吃血。(王庆云)你看这厮，现醉了只赌咒。(又打科，云)你这厮则吃酒，不干公事。(正末云)哥也。(唱)

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你但来絮的头错，不嫌口困，施呈尽。抖擞精神，做一个火𦉳煎滚。

(王庆云)你这厮每日家在那里来？(正末唱)

【混江龙】我从撞钟时分，(王庆云)撞钟时，你在那里做甚么？(正末唱)我立钦钦，谁敢离衙门？常怀着心惊胆战，滴溜着脚踢拳墩。哎！你个身着紧衣堂候官，欺俺这面雕金印射粮军。(王庆云)你这厮紧使着紧不去，慢使着慢不来。(正末唱)哥也把小人紧使紧去，慢唤慢来，谁敢道违了方寸，何须发怒，不索生嗔。

(王庆云)兀那厮，我如今分付你一件事，便与我所算了两个人去。(正末云)哥也，小人不敢去，教别人去罢。(王庆打科，云)我使着你，怎生不去？(正末唱)

【油葫芦】你直恁的倚势挟权无事狠，(王庆打科，云)好打这弟子孩儿！(正末唱)脊梁上打到有五六轮，似这等泼差使谁敢道赚分文？(王庆云)你这厮有酒肉吃处，便去的紧也。(正末唱)我只道嗜酒吃肉 央的人困，原来是杀生害命揣的咱紧。(王庆云)你每日将钱钞则是吃酒。(正末唱)谁有闲钱补策篱，(王庆云)你这厮贪酒溺脚跟，世儿不得长俊。(正末唱)谁贪酒溺脚跟，若是你那杀人也一地里将咱寻趁，(带云)若是杀人处，不教别人去，则教李顺去。(唱)哥也偏怎生我手里有握刀纹！



(王庆云)你看这糟头，则是强嘴。(正末唱)

【天下乐】哥也你可甚自己贪杯惜醉人，(王庆云)兀那厮，你跟的来。(正末跟走科)(唱)我骂你个遭瘟。(王庆云)回头科，云)兀那厮做甚么？(正末唱)哥也你可也唤甚么村？我将这快刀儿，把你来挑断那脊筋。有一日掂折你腿胫，打碎你脑门，(王庆云)兀那厮，你骂谁哩？(正末唱)我觑你直我甚脚后跟！

(王庆云)兀那厮，我将你骂我的罪过且饶了，如今有老夫人的言语。(正末做惊科，云)呀，听的老夫人呵，唬的我一点酒也无了。敢问哥哥有甚么事？(王庆云)如今有子母二人，在这耳房里安下，老夫人吩咐，着你领去所算了他。或是勒死，或是杀死，则要死的，不要活的，限三日后便来回话。我去也。(下)(正末云)似此怎生区处？天色将晚了也。(唱)

【醉中天】可又早日落残霞隐，天色恰黄昏。(云)我开开这门。那子母两个在那里？(旦卜邮科)(旦云)哥哥做甚么？(正末云)跟我来，快行动些。(唱)咱三个直临汴水滨，(旦云)哥哥，可怜见咱！(正末唱)你可也枉分说难逃遁。(带云)这非是我私下来。(唱)我奉着廉访夫人处分，留不到一更将尽，则登时将你来送了三魂。

(云)你且跟我家中去来。(做行到科，云)这是我家门首也，你则在这里。(做叫科)(搽旦引傣儿上，云)李顺，



你又醉了也。(正末云)如今唬的我一点酒也无了。(搽旦云)为甚么?(正末云)如今廉访夫人吩咐,教我将那子母两个所算了,限三日便要回话。我来取一条绳子,将他勒死,也留个完全尸首。(搽旦云)李顺,你领过来我看咱。(旦、卜见科)(旦云)姐姐万福。(搽旦云)一个好女子也。(正末云)孩儿,取绳子来。(俌儿递绳子)(正末做勒,旦推科)(搽旦云)好个女孩儿!李顺,我和你说。那里不是积福处?咱如今把他首饰头面都拿了,放的他走了,有谁知道?这些东西咱一世儿盘缠不了。(正末云)噤身声!(唱)

【金盏儿】你口快便施恩,则除是胆大自包身,我其实精皮肤捱不过那批头棍。你大古里言而有信,你休恼犯那女魔君。可知道钱是人之胆,则你那口是祸之门。(搽旦云)便有谁知道?(正末唱)岂不闻隔墙还有耳,窗外岂无人?

(搽旦云)你则依我,不妨事。(正末云)大嫂也,中也不中,我则依着你。(搽旦向旦儿云)兀那小娘子,我对丈夫说饶了你性命,你把那首饰头面都拿下来与我,放你两个走罢,你心下如何?(旦儿云)若肯饶了俺性命呵,这个打甚么不紧,久后犬马相报。(做与首饰科)(搽旦云)李顺,你看这钗环头面咱。(正末云)将来我看。

【一半儿】这钗钏委的是金子委的是银?(搽旦云)是金子的。(正末云)兀那婆子,我问你咱。(唱)你两个端



的是家奴端的是民？（卜儿云）哥哥，俺是好百姓。（正末唱）似这般俺夫妻不忍。（带云）大嫂，（唱）若有那拿粗挟细踏狗尾的但风闻，这东西一半儿停将一半儿分。

（云）兀那婆婆，俺两个饶了你性命，你可休忘了俺这恩念，你则牢记在心者。（旦儿云）哥哥的思念，俺死生难忘。（正末唱）

【后庭花】俺浑家心意真，你母子性命存。那壁厢欢喜杀三贞妇，这壁厢镬铎杀五脏神，你可也莫因循。天色儿初更时分，你安心宿休怨恨，我今宵怎睡稳。俺夫妻同议论，敢教你免祸衅。等来朝到早晨，快离了此郡门。向他州寻远亲，往乡中投近邻，向山中影占身。但有日逢帝恩，却离了一庶民。小娘子为县君，老婆婆做太郡。食珍羞卧锦裯，列金钗使数人，似这般的有福运。

（旦儿云）怎敢想望这个福分，但留得性命，便死生难忘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青歌儿】呀！是必常思、常思危困，我则怕有人、有人盘问。夫人意教咱算你二人，我教你远害全身，放你私奔。若是你发迹时分，我使尽金银，无处安存，一径的投奔你宅门，说起原因，有活命之恩。那时节你休道不因亲者强来亲，是必将咱认。

（旦儿云）俺娘两个，想哥哥思念，死生难忘也。（正



末云)你则今日便索逃走。(旦儿云)多谢哥哥。(正末唱)

【赚煞】你两个快离了汴梁城，你与我速出了夷门郡。人问你则推道是探亲，你可休淹泪眼新痕压旧痕，你且妆些古卜敞温淳。有一日遂风云，显耀精神，将你那绿惨红愁证了本。俺夫妻口稳，你子母休心困，你若运通时，休忘了大恩人。(下)

(旦、卜走，被巡卒冲散科，下)(卜儿上，云)俺子母两个正行中间，被巡城卒冲散，不见了我女儿翠鸾，我不问那里寻将去。(下)(旦慌上，云)正和俺母亲走着，被巡城卒冲散，不见了俺母亲。(做悲科，云)我今不拣那里寻母亲去来。(诗云)子母私奔若断蓬，半途惊散各西东。我今拚死寻将去，便是黄泉路上要相逢。(做叫科，云)母亲！母亲！兀的不苦杀我也。(下)

第二折

(搽旦上，云)早间李顺拿金钗儿卖去了，还不见回来，我这里等着，敢待来也。(正末带酒上，云)众兄弟少罪，少罪，改日回席。恰才多吃了几杯，天色将晚了也，我索还家去来。(唱)

【南吕】【一枝花】不觉的日西沉，不觉的天将暮，不觉的身趑趄，不觉的醉模糊。则我这眼展眉舒，盖因是一由命二由做。我则要干事足百事足，常言道：马无夜草



不人不得外财不富。

【梁州第七】他两个忙忙如丧家之狗，急急似漏网之鱼。他两个无明夜海角天涯去。单注他合有命，俺合妆孤。兀的不欢喜杀俺子父，快活杀俺妻夫。我则道尽今生久困穷途，永世儿陋巷贫居。他、他、他，天也有昼夜阴晴，是、是、是，人也有吉凶祸福，来、来、来，我也有成败荣枯（带云）我来到后巷里舞一回咱。（唱）自歌，自舞。那些儿教我心宽处，依仗着花朵般好媳妇。说甚么九烈三贞孟姜女，他可也不比其余。

（做到见搽旦科，云）大嫂，我来家了也。（搽旦云）你卖的那金钗呢”（正末背云）我是逗他耍咱。（回云）我掉了也。（搽旦云）你看这厮波！我家吃的穿的，都靠着，你怎生掉了那？（正末云）我逗你耍来，我卖了也。（搽旦云）你唬我一跳。你卖了呵，那金钗重几钱？卖了多少钞？你说来我听。（正末唱）

【牧羊关】那金钗儿重六钱半，三折来该九贯五，你从明朝打扮你儿夫。你与我置一顶纱皂头巾，截一幅大红裹肚；与孩子做一个单绢裤遮了身命，做一个布上衣盖了皮肤。（搽旦云）你爷儿两个都有了也，怎么样打扮我咱？（正末云）大嫂，（唱）你买取一副蜡打成的铜钗子，更和那金描来的枣木梳。

（搽旦云）李顺，你有酒了，你歇息咱。（正末睡科）（搽



旦云)这些时怎么得王庆来才好?(王庆上,云)我教李顺勒死翠鸾子母二人,今日三日光景,不见来回话,我问那厮去。原来这厮关着门哩。李顺,开门来。(搽旦云)好了,好了,这是王庆来了。(做叫正末科,云)李顺,有人叫门哩。(正末醒科,云)甚么人打门?住了你那驴蹄,是你家里?我来也。(王庆云)这厮又醉了。开门来,开门来!(正末唱)

【贺新郎】这门前唤的语音熟,莫不是李万、张千?(搽旦云)我去开门。(正末扳搽旦科)(唱)和大嫂你来我去。(带云)好浑家也!常言道家有贤妻,(唱)如今有日头却又早关了门户,他不道的教别人说言道语。(云)我开这门。是谁?好打这厮!(王庆云)咄,兀那厮,你打谁?(正末见王庆科)(唱)哥哥你有甚事谁敢道是支吾,教把谁所伏便所伏,教把谁亏图便亏图,有甚恶差使情愿替哥哥做。(正末跪倒科)(王庆云)你看这厮又醉了也。你待要那里去?(正末唱)遮莫去大虫口中夺脆骨,骊龙颌下取明珠。

(王庆云)这厮又醉了。你怎敢骂我?(正末云)哥到小人家吃钟茶,怕做甚么?(王庆云)兀那厮,你教我去你家吃茶,我这等人可往你家里去?(正末云)若哥哥到小人家吃一杯茶儿呵,外人道管李顺的官人来他家吃茶,教人也好看波。(王庆云)这厮醉则醉,倒说的好。我去你家吃茶,与你家长些节概,我去吃茶怕甚么?(王入门坐科)(正末云)哥,小人有个丑媳妇,教来拜哥哥咱。(王庆云)不中。你的浑家教来拜我,外观不雅,休教来罢。(正



末云)哥,不妨事。(王庆云)既然你好心,教他来见。(正未向搽旦云)大嫂,有管我的那王庆大哥来咱家吃茶,你拜他一拜。(搽旦云)李顺,敢不中么?(正未云)大嫂,不妨事。(搽旦出见拜科,云)哥哥万福。(王庆云)李顺,我吩咐你的翠鸾子母二人呢?(正未云)哥哥吩咐我的那子母两个,我怎敢推辞?将两条绳子勒死他,丢以汴河里,这其间流三千里远也。(王庆云)兀那厮,有人看见,说你要了他钱钞,放的他走了。(正未慌科,云)小人不曾。(唱)

【牧羊关】 并无一人知道,可端的谁告与?你则一声问的我似没嘴的葫芦。(王庆云)你怎敢违误了官司,放了他去?(正未唱)小人怎敢违误了官司,放纵了他子母。(王庆云)有人说你受了他买告也。(正未唱)若是受了他买告咱当罪,若有证见便招伏。我可也甘愿餐刀刃,我可也无词因上木驴。

(云)小人并然不敢,若有证见,小人便当罪。(王庆云)你不肯招认,他浑家必然知情,叫他浑家过来。(搽旦上跪科,云)不干我事。(王庆云)兀那妇人,你丈夫卖放了人,你必然知道。你若实说呵,万事罢论;你若不实说,我不道的饶了你哩。(做打科)(搽旦云)住、住、住,你休打我,我与你说:俺丈夫拿了他首饰头面,放的他子母走了也。(王庆云)好也,你道不曾放了他么?(正未唱)

【哭皇天】 好不忍事桑新妇,好不藏情也鲁义姑。又不曾麻搥下脑箍,你怎么口声的就招伏。(王庆怒采正



末头发科)(正末唱)他把我头稍、头稍攥住,(带云)哥也,小人出于无奈。(唱)小人也则为家私穷暴,妻子熬煎,因此上爱他钱物,释放了囚徒。待要你十拷九棒,万死千生,打杀这个射粮军,哥也你可甚么那得甚福?(王庆云)兀那厮,你要饶你么?(正末云)可知要饶哩。(王庆云)你要饶呵,你把你那浑家休了者。(正末云)一个丑媳妇子,便休呵谁要?(王庆云)你休了呵我要。(正末唱)哥也你何须致怒,小人怎敢做主?

(云)哥也,小人怕不肯,未知俺那妇人心里如何?(王庆云)你和你那妇人商量去。(正末唱)

【乌夜啼】我向前体问俺那浑家去,(向搽旦云)大嫂,王庆哥哥道:要我饶你,休了你那媳妇者,我便道休了呵谁要,他便道我要,我不知你心里肯也不肯?(搽旦云)你休顾我,只顾你的性命。(正末唱)好也啰,枉做了二十年儿女妻夫。这孩儿又不会人言语,他可又性痴愚,不识亲疏。你不寻思撇下的我孤独,天也生挖支的割断这娘肠肚。这壁厢爷受苦,那壁厢儿啼哭。哥也你可怜见同衙共府,你休要运计铺谋。(王庆云)兀那厮,快休了者。(正末云)小人要写休书,争奈无笔。(搽旦云)我这里有描花儿的笔。(正末云)无纸。(搽旦云)有剪鞋样儿的纸。(正末云)无砚瓦。(搽旦云)便碟儿也磨得墨。(正末云)他可早准备下了也。罢、罢、罢!(唱)

【斗虾蟆】我这里书名字,画手模,便有你待何如?



想着、想着做出，真然、真然淫欲，瞒着、瞒着丈夫，窝盘、窝盘人物，说着、说着起初，今日、今日羞辱。不由我滴羞跌悄怕怖，乞留兀良口絮，他剔抽秃刷厮觑，迷留没乱踌躇。想起来、想起来杀人可恕，将咱欺侮，并不糊涂，早则招取，(云)丑弟子，你将去波？(唱)这一纸绝恩断义的休书！(搽旦假哭科)(正末唱)你休那里雨泪如珠，可不道凤凰飞上梧桐树。见放着开封府执法的包龙图，必有个目前见血，剑下遭诛。

(云)你放心，我直开封府里告他去。(搽旦云)不中，王庆，你可不听见？(王庆云)那厮说出来，必然做出来，我如今不先下手，倒着他道儿。(回云)李顺，我不要你这媳妇，我则要你一件东西。(正末云)哥也，你要甚么？(王庆云)只要你那颗头。(正末云)可连着筋哩。兀的不有人来也。(王庆看科)(正末走)(王庆拿住科)(正末云)罢、罢、罢！(唱)

【黄钟尾】早则这没情肠的凶汉衙跋扈，更打着有智量的婆娘更狠毒。难分说，怎分诉，做纳下，厮欺负，要行处，便行去，由得你，爱的做，似这般，依官府，生有地，死有处。夺了俺妻儿，送了俺子父。揉碎胸碎，磕破头颅。我把那不会雪恨的孩儿觑一觑，我见他手搭着巨毒，把我这三思台攥住。(带云)我好冤屈也。(唱)兀的不没乱杀我这喉咙，我其实叫不出这屈。(王庆杀正末科下)

(王庆云)杀了他也。将一个口袋来装了，丢在井里。



大嫂，我和你永远做夫妻。凭着我这一片好心，天也与我半碗儿饭吃。（搵旦云）休说闲话，咱和你后房中快快活活的做生活去来。（同下）

第三折

（净扮店小二上，诗云）酒店门前七尺布，过来过往寻主顾。昨日做了十瓮酒，倒有九缸似头醋。自家是汴梁城中狮子店小二哥的便是。开着这一座店，南来北往，经商旅客，都在俺这店中安下。今日天晚，看门前有甚么人来。（旦上，云）正走间被巡城卒冲散了俺母亲，不知所在。天色晚了，我去这店里寻一个宵宿处。（做见店小二科，云）哥哥，我来投宿。（小二云）小娘子，头间房儿干净。（旦云）你与我一个灯咱。（小二云）我与你点上这灯。（做看科，背云）好个女子也。天又晚了，人又静了，他又独自一个，我要他做个浑家，岂不是好？（回云）小大姐，这里也无人，我和你做一对夫妻如何？（旦云）口走，你说那里话！（小二云）你如今落在圈套，飞也飞不出去，我不怕你不与我做夫妻。（旦云）我至死也不肯。（小二云）你真个不肯？（旦云）我不肯。（小二背云）他说不肯。我取出这斧头来吓他，他是个女孩儿家，必然害怕，我好歹要了他。（做拿斧子科，云）你真个不肯，我一斧打死了你。（旦做倒科）（小二云）怎么半晌不言语？（看科云）原来唬死了。怎生是好？这暴死的必定作怪，我门首定的桃符，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，半一个口袋装了，丢在这井里。（扶旦下，云）把一块石头压在上面，省得他浮起来。（卜儿上，云）谁想翠鸾孩



儿到处寻觅不见。天色晚了，我且去狮子店里觅个宵宿去。（见科，云）小二哥，我来投宿。（小二云）后面那间房儿干净，婆婆你歇息去。（卜儿云）我到后面歇息去也。（下）（小二云）嗨，做这等勾当！我且再坐一坐，怕还有人来。（外扮刘天义上，诗云）埋头聚雪窗，文史三冬足。今日一寒儒，明朝食天禄。小生姓刘名天义，洛阳人氏。学成满腹文章，未曾进取功名。目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收拾琴剑书箱，上朝取应。来到汴京，天色晚了，且去那狮子店中觅一宵宿。（见净科，云）小二哥，我来求宿。（小二云）头里房安歇去。（刘天义云）小二哥，与我点一个灯来。（小二与灯科，云）灯在此。（刘天义云）小二哥，安排些酒肴来，等我自己酌一杯，明日连房钱一并还你。（小二将酒上，云）酒肴都有了，我自去睡也。（下）（刘天义云）我关上门自饮几杯咱。（旦魂子上，云）我乃王婆婆的女儿翠鸾。去那店房中点个灯咱。秀才，开门来！（刘天义云）更深夜静，有人唤门，好是奇怪。兀那唤门的是谁？（旦云）我是王婆婆的女儿，我来点个灯咱。（刘天义云）兀那女子，我点与你。门缝较宽，小娘子接灯。（旦吹灭科，云）秀才，风大刮杀了。（刘天义云）我再点与你。（旦又吹灭科，云）又灭了。（刘天义云）我与他灯，三番两次刮杀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开门你自己点。（开门旦入科）（刘天义云）小娘子点灯。我开了门，他可去了，只是逗小生耍来。我还关上这门。（回身见旦拜科，云）秀才万福。（刘天义云）好一个女子也！小娘子谁氏之家？姓甚名谁？（旦云）我是王婆婆的女儿，闻知秀才在此，特来探望。（刘天义云）小生有何德能，敢劳小娘子垂顾！若不弃嫌，同席共饮数杯，未审雅意如何？



(旦云)愿从尊命。(坐科)(刘把盏科,云)小娘子满饮此杯。(旦饮科,云)敢问秀才姓甚名谁?那里人氏?因何至此?(刘天义云)小生姓刘名天义,洛阳人氏。因上朝取应,天色已晚,到此店中投宿,不期相遇小娘子,实小生之幸也。(旦云)敢问秀才告珠玉咱?(刘天义云)小生不才,怎敢在小娘子根前献丑?聊作〔后庭花〕一阙,小生表白一遍。小娘子试听。(词云)云鬟堆绿鸦,罗裙簌降纱。巧锁眉颦柳,轻匀脸衬霞。小妆髻,凌波罗袜,洞天何处家?词寄〔后庭花〕。刘天义作。(旦云)好高才也!我依韵也和一首。(写科,云)写就了也。我表白一遍,与秀才听咱。(词云)无心度岁华,梦魂常到家。不见天边雁,相侵井底蛙。碧桃花,鬓边斜插,伴人憔悴杀。词寄〔后庭花〕。翠鸾作。(刘天义云)妙哉!妙哉!小娘子再饮一杯。(卜儿上,云)我心中闷倦,再睡洋,起来闲走一闲走。(做听科)(旦云)秀才,你则休负心。(刘天义云)小生岂敢负心?(卜儿云)兀的不是我翠鸾孩和说话哩?(做叫科,云)翠鸾!翠鸾!(旦应科,走下)(卜儿云)我推开这门。(见刘科,云)我孩儿在那里?(刘天义云)无有人,小生独自在此。(卜儿见词科,云)你道无有,这两篇词是谁做的?有我女孩儿的名字在上,你藏了我女儿,更待干罢!明有王法,我和你见官去来。(刘天义云)你看我这命波!(同下)赵廉访引祇从上,云)老夫赵忠。前者圣人赐与我翠鸾母子二人。我着王庆领去见夫人,数日光景,不见来回话。左右的,唤王庆来者。(祇从云)王庆安在?老爷呼唤。(王庆上云)老相公呼唤,不知有甚事,须索见去咱。(见科)(赵廉访云)王庆,日前那子母二人,我教你领去见夫人,至



今不曾回话。如今那子母二人在那里？（王庆云）王庆领的与了夫人也。（赵廉访云）既然如此，请的夫人来。（王庆云）老夫人，相公有请。（夫人上见科，云）老相公唤妾身，不知为何？（赵廉访云）夫人，我教王庆领的那翠鸾子母二人见你去，如今在那里？（夫人云）王庆领的那子母二人来见了，我吩咐王庆就领去了。（赵廉访云）王庆，夫人说道吩咐与你了，如今可在那里？（王庆云）是相公教小人领去见夫人。夫人交付与我，我可交付与李顺也。（赵廉访云）他说交付与李顺，这桩事其中必有暗昧。夫人，且回后堂中去。（夫人诗云）一点妒心生，断送女娉婷。任他没乱杀，只做不知情。（下）（赵廉访云）老夫待亲自问来，有些难问，则除是开封府尹包待制。此人清廉正直，可问这桩事。左右的，请包府尹来者。（祇候云）理会的。府尹大人，老相公有请。（正末扮包龙图引张千上，云）老夫姓包名丞，字希文，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，官拜龙图阁待制，正授开封府尹。有赵廉访着人相请，不知甚事，须索去见咱。（唱）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 钦承圣敕坐南衙，掌刑名纠察奸诈。衣轻裘乘骏马，祇候摆头踏。凭着我旆劣村沙，谁敢道侥幸奸猾。莫道百姓人家，便是官宦贤达，绰见了包龙图影儿也怕。

（云）左右报复去，道包拯来了也。（祇从报科，云）报的老爷得知，有包待制在于门首。（赵廉访云）请他进来。（祇从云）请进。（见科）（正末云）相公唤包拯，有何吩咐？



(赵廉访云)待制，我烦你一件事。数日前，圣人赐我王翠鸾子母二人，我教王庆领去见我夫人，不见回话。我问夫人，夫人道吩咐与了王庆，王庆又道吩咐与了李顺。这桩事其中必有暗昧，你与我仔细究问。多因是我夫人做下违条犯法也。(正末唱)

【沉醉东风】相公道老夫人违条犯法，怎敢就教他带锁披枷？(带云)相公，(唱)你侯门似海深，利害有天来大。则这包龙图怕也不怕，老夫怎敢共夫人做两事家？(带云)若是被论人睁起眼来，(唱)枉把村老子就公厅上唬杀。

(云)相公，小官职小断不的。(赵廉访云)你也说的也。与你势剑铜铡，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。若问成了呵，老夫自有个主意。(诗云)这桩事莫得消停，三日里便要成完。若问出子母下落，我与你写表笺申奏朝廷。(下)(正末云)是好一口剑也呵！(唱)

【风入松】这剑冷飕飕取次不离匣，这恶头儿揣与咱家。我若出公门小民把我胡扑搭，莫不是这老子卖弄这势剑铜铡？(带云)我出的这门来，(唱)觑了王庆呵慌张势煞，这汉就里决谄札。

(云)王庆，这桩事都在你身上。(王庆云)你看这大人，干我甚么事？(正末云)噤声！(唱)

【胡十八】这话儿你休对答，莫虚诈。(云)张千，



牵马来。(张千做牵马科,云)请大人上马。(正末上马科)(唱)我将这宝蹬来踏,把缰鞚来拿,我扭回头见他左右眼观咱。(云)张千,与我拿下王庆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拿王庆科)(王庆打张千科,云)你敢拿谁?(正末唱)你如今直恁般怕,(带云)三品官尚拽到开封府里,量你到的那里,(唱)你一伙祇从人,将王庆快拿下!

(云)张千,回衙门去来。(旦魂子上,旋风科)(正末云)一阵好大旋风也!(唱)

【雁儿落】见一个旋风随定马,不由我展转生疑讶。(带云)兀那鬼魂听者,(唱)你去到黄昏插状来,咱两个白日难说话。

(云)兀那鬼魂,到晚间开封府里来。速走,速走!(旋风下)(卜儿扯刘天义上,云)冤屈,相公与老婆子做主咱!(正末唱)

【挂玉钩】则听的唱叫扬疾闹怎么,我与你观绝罢。(带云)张千,(唱)你教他近向前来,我问咱,你休喝掇休惊诧,便胆寒心惊怕。你与我尽说缘由,细诉根芽。

(云)兀那婆子,你告甚么?(卜儿云)这个秀才藏了我的女孩儿翠鸾,告相公与老婆子做主咱。(正末云)谁是翠鸾女的母亲?(卜儿云)则我便是。(正末云)惭愧,一桩问做两桩事!张千,将这一行人人都拿到开封府里去。(做到,



排衙科) (正末云) 张千，将那一行人拿过来者。(张千云) 理会的。(众跪科) (正末云) 王庆，兀那厮你怎么不跪？(王庆云) 我无罪过。(正末云) 你无罪过，来俺这开封府里做甚么？(王庆云) 我跪下便了也。(王跪科) (正末云) 兀那婆子，说你那词因。(卜儿说) (王挽科，云) 老相公教我领见夫人，夫人吩咐与王庆，王庆可吩咐了李顺也。(正末云) 兀那厮，谁问你来？兀那婆子，说你词因来。(卜说，王又挽科，云) 老相公教我领见夫人，夫人吩咐与王庆，王庆可吩咐了李顺也。(正末云) 张千，将王庆拿下，与我打着者！(张千打科) (正末唱)

【川拨棹】 我敢搯碎你口中牙，不刺这是你家里说话？那恰便似一部鸣蛙，絮絮答答，叫叫吖吖。觑了他精神口抹，再言语还重打。

(云) 张千，着那厮咬着棍子者。(张千云) 理会的。(王咬棍子科) 兀那婆子，说你那词因。(王丢棍子挽说科，云) 老相公教我领见夫人，夫人吩咐与王庆，王庆可吩咐了李顺也。(正末云) 这厮直恁般好说话！(卜儿云) 老婆子夜来晚间在狮子店里安下，只听的这秀才和我翠鸾孩儿说话，我踏开门不见我女孩儿，明明是他藏了，相公与我做主咱。(正末云) 兀那厮，可说你那词因。(王庆云) 老相公教我领见夫人，夫人吩咐与王庆，王庆可吩咐了李顺也。(正末云) 再呢？(王庆云) 无了也。(正末云) 似这般怎生是好？(唱)



【夜行船】三下里葫芦提把我来奚幸杀，（带云）这公事少呵！（唱）连累着七八十家。兀的是人命争差，恰便似金刚厮打，佛也理会不下。

（云）张千，将王庆监下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押王庆下）（正末云）兀那婆子，你说他藏了你女儿，有何见证？（卜儿云）有这两首词在这里。（正末云）将来我看。（卜儿出词，正末念科，云）“云鬟堆绿鸦，罗裙簌绛纱。巧锁眉颦柳，轻匀脸衬霞。小妆髻，凌波罗袜，洞天何处家？”词寄〔后庭花〕。刘天义作。（唱）

【殿前欢】你道是不曾见他女娇娃，这的是谁人题下这首〔后庭花〕？须不把你来胡遮刺，莫不我双眼昏花？（云）再看这首词咱。“无心度岁华，梦魂常在家。不见天边雁，相侵井底蛙。碧桃花，鬓边斜插，伴人憔悴杀。”词寄〔后庭花〕。翠鸾女作。（正末再念科）（唱）我从头儿再念咱，（带云）“不见天边雁，相侵井底蛙”？（唱）我这里口店详罢，（云）“不见天边雁，相侵井底蛙”！嗨，这女孩儿那得活的人也！可怜，可怜！（唱）这孩儿敢死在黄泉下。这官司无头无尾，那贼人难捉难拿。

（云）则除是这般。张千，把这婆子监下者。（张千云）理会的。（押卜儿下）（正末云）兀那刘天义，你休惊莫怕。我放了你，你今夜还去那店里宿歇。若是那女子来呢，你问他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有甚信物？要些来我便饶了你。（刘天义云）知道。我这一去好歹要些信物来。（正末唱）



【沽美酒】为甚么将原告倒监押？哎！你这个被论人莫惊唬，你与我还似昨宵临卧榻。你可也若还得见他，用心儿问那娇娃。

【太平令】我见他扭身子十分希诧，须是我赏发与一夜欢洽。咱欲要两家都罢，赤紧的我领得三朝严假。若事发，教咱救拔，你稳情取功名科甲。

(云)兀那秀才，他不是人，是个鬼魂。(刘天义怕科)(正未唱)

【鸳鸯煞】我说破阴魂莫更潜身怕，只要你秀才肯做迷心耍。不须今宵遭囚，免了每日随衙。畅道杀人贼不在海角天涯，我先知一个七八。(带云)张千，(唱)你与我传语他家，将冤恨都销化。到明朝管取擒拿，看那闹市云阳木驴上刷。(下)

(张千同刘天义行科，云)来到这狮子店里。兀那秀才，那间房儿是？(刘天义云)是这一间。(张千云)你自在这里宿，我明早来讨回话。(下)(刘天义云)天那，兀的不唬杀我也！我则道他是人，谁想他是个鬼！可早三更了，你听那墙上土扑簌簌的，房上瓦厮琅琅的，兀的不唬杀我也！(做睡科)(旦魂子上，云)我今夜再望那秀才走一遭去。(见科)(旦云)秀才，秀才。(刘天义惊走)(旦扯住科)(刘天义云)你靠后说，你是个鬼。(旦云)我不是鬼。(刘天义云)如今包龙图大人问你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(旦云)我是



那家。(刘天义云)那家可是那里？(旦云)在那家井里。(刘天义云)你有甚么信物与我些？(旦云)我鬓边有一朵娇滴滴碧桃花，你自取咱。(刘取花，旦闪下)(刘天义云)兀的不唬杀我也！当真是个鬼。既然有个信物，等不到天明，便回包大人话去。(诗云)分明见昨夜娇娃，取与鬓上桃花。且休提上朝取应，先唬得胆战身麻！（下）

第四折

(正末上，云)老夫包拯，为这件事用尽心力也呵！（唱）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 这些时废寝忘食，眼睁睁一宵无寐，坐早衙事事休题。唤张千，刑案里，唤该房司吏。别公事且勿行提，只那桩最耽干系。

【迎仙客】 不由我心似痴，意如迷，那桩事不分个虚共实。好着我怎参详，难整理。准备下六问三推，快与我唤过来刘天义。

(张千同刘天义上，跪科)(正末云)兀那秀才，你昨夜看见女子来么？(刘天义不语科)(正末云)他怎生不言语？张千，你着他说。(张千云)他还昏迷着哩！（正末唱）

【快活三】 偏前夜笑吟吟的似鱼水，今日个战兢兢的怕做夫妻。正是得了便宜翻做了落便宜，教你试探那佳人的意。



【朝天子】你可也尽知就里，昨夜个正使着鸳鸯会。
(带云)兀那秀才，(唱)你从头至尾说真实，可怎生只恁的
难分细。我问在当厅无言抵对，他和你可曾说来历？你明
知是鬼怕他来缠你，常言道爱他的着他的。

(云)兀那秀才，那女子谁氏之家，姓甚名谁？(刘天义
云)他是那家。(正末云)那家可是谁家？好恁幸杀人也！
(唱)

【红绣鞋】那家居住在东村西地，那家委实的姓甚
名谁？似这般几时得个分明日！你休得要硬抵讳，休得要
假疑惑，我索合从头推勘你。

(云)张千，把这厮监下者，等他省时问他。(张押
下)(正末云)张千，拿过王庆来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拿
王庆上见科)(正末云)兀那厮，将翠鸾女吩咐与谁了也？
(王庆云)老相公教我领见夫人，夫人吩咐与王庆，王庆吩
咐与李顺也。(正末云)既然吩咐了李顺，张千，拿将李顺
来者。(张千)李顺在逃了。(正末云)李顺在逃，似此可怎
了？张千，且将王庆拿在一边者。(押王下)(正末云)张千，
李顺在逃，须有他家里人，你去他家看去。或有沟渠，或
有池沼，若是有井呵，你就下去打捞。可是为何？他道李
顺在逃，不在井里，却那里寻他？(张千云)理会的。我出
的这衙门来，转过隅头，抹过褰角，来到李顺家。也无一
个人，我自进去看来。到这院后，怎么静悄悄的？好怕人
也。我开开这后门。(做撞倒科，云)有鬼，有鬼！（做起



身科，云)原来是这 衣服的绳子，倒唬我一跳。我试再看咱，这是一眼井。好包待制通神，怎么这般臭气？待我下去看，怎生下的去？可有这晒衣服的绳子，我解下来，一头拴在井栏上，一头料下去，我拽着绳子，下去井里试看咱。(做下井看科，云)这是一个口袋，不知是甚么东西？我将绳子拴住，等我出到井口上，我再拽上这绳子来。(做出井拽科，云)拽上这口袋来了。不知是甚么物件，须索将着见老爷去。(做背走)(俌上扯住科)(张千云)是谁扯住我？(做回头看科，云)原来是个小弟子孩儿。(做打俌儿下)(行科，云)可早来到府中也。(丢下口袋科，云)禀爷，真个通神，是有一眼井。小的下去，打捞出这个口袋来，不知是甚么物件，老爷试看咱。(正末云)好，好。这厮能干事；你打开口袋我看。(张千解开科)(正末云)原来是个尸首！张千，唤那婆子来教他认。(张千唤科)(卜儿上认，云)大人，这尸首不是俺女儿，是一个有髭须的。(正末云)你怎生捞将一个有髭须的尸首来？(张千云)老爷，这是井里的，小的怎生知道！(正末唱)

【剔银灯】听说道荆棘列半日，猛觑了呆打颡一会。兀那婆婆，不是你女孩儿身躯壳，且别寻觅。这一个尸首可是谁的？兀那婆婆你休瞒我，我问你这尸首如何不识？

(卜儿云)相公，这尸首不是俺女儿的。(正末云)张千，你在谁家井里捞出这尸首来？(张千云)我在李顺家井里打捞出来的。(正末唱)



【蔓菁菜】可则去李顺家里访踪迹，(带云)张千，我再问你，(唱)你下井去井根底，那时节有谁人见你？(张千云)小的不曾见甚么人。去李顺家后，院内，见一眼井，下的井去，捞出这尸首来，我背着便走。哦，小的想起来了，我见个小厮来。(正末云)张千，兀的不有了也！(唱)则去那小厮跟着取个真实，十共九知详细。

(云)张千，你去寻将那小厮来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那小厮走了呵，怎生是好？我出这衙门来，走了一会。我依旧到李顺家后院看咱。这是口井。(见俵儿云)兀的不是那小厮？你还在这里，我背着你见老爷去来。(做背俵行科，云)早到了也。禀爷，这便是那小厮。(正末云)张千，休惊唬着他。你看这小厮到这开封府里，唬的他眼脑剔抽秃刷的。兀那小厮，你近前来，我问你咱。你是谁家的？(俵打手势科)(正末云)这小厮是个哑子。张千，你怎生寻了个哑子来？(张千云)这便是李顺家里住的小的，怎生知道他是个哑子？(正末云)那小的，你虽然哑，你心里须明白，你认那尸首咱。(俵儿见尸，哭科)(正末云)好可怜人也。(唱)

【干荷叶】他猛见了痛伤悲，兀的不有跷蹊？(云)兀那小的，我问你咱，这个是你甚么人？(俵打手势科)(正末云)似这般可怎生是好？(唱)好教我不解其中意。起初道眼迷奚，他如今则把手支持。真个是哑子做梦说不能的，落可便闷的人心碎。



(云)那小的,我如今问你,若问的是,你便点头;若不是,你便摆手,你记着。(俌做听科)(正末问云)这个敢是你叔叔?(俌摆手科)(正末云)是你伯伯?(俌摆手科)(正末云)是你父亲?(俌点头就拜科)(正末云)原来是你父亲。兀那小的,谁杀了你那父亲来?(俌打手势科)(正末云)是一条大汉,拽起衣服,扯出刀来杀了你父亲,丢在井里。好可怜人也!兀那小的,我再问你咱。(唱)

【上小楼】儿也,你亲娘如今在那里?(俌指科)(正末唱)他可又不知端的。似这般杀坏平人,怎生干休?他待至死无对。(俌拖住张千科)(张千慌科)(正末云)兀那小的,莫不是张千杀了你父亲来?(俌摆手科)(正末云)哦,我知道了。兀那小的,(唱)你待要,共张千,相寻相觅,(张千云)我和你同出去寻你娘来。(俌点头科)(张千云)则被你唬杀我也!(正末唱)也是你为爷娘孝当竭力。

(云)张千,你和他寻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兀那小的,我和你寻去。出的这门来,往那里寻他去?(搽旦带酒上,云)我吃了几杯酒,醉了也。(俌扯科)(张千云)这正是那妇人。(张千打科)(搽旦云)哥哥,你为甚么打我?(张千云)开封府里勾唤你哩!(搽旦云)我又无罪过,我去见便了。(同见正末科)(搽旦云)相公,我又无罪过,唤我来做甚么?(正末云)这婆娘,兀的不醉了也?兀那妇人,你认的那尸首么?(搽旦认,假哭科,云)兀的不是我丈夫李顺,怎生死了来?(正末云)兀那妇人,你丈夫死了,你须知道。(搽旦云)不知怎生死了俺丈夫来!(正末唱)



【满庭芳】你休推东主西，可甚么三从四德？那些个家有贤妻。若是抛一块瓦儿须要着田地，你与我快说真实。（云）兀那妇人，我问你咱。你在家呵，（唱）决有些嗔忿忿眉南面北？（搽旦云）俺两口并不曾。（正末唱）你莫不气冲冲话不投机？（搽旦云）俺夫妻最说的着，（正末唱）你休则管里胡支对，我当厅问你，（带云）我不问你别的，（唱）则问你谁是杀人贼？

（云）兀那小的，谁杀了你父亲来？（俌依前比手势科）（正末云）你认的那个人么？（俌点头科）（正末云）张千，将这一行的提在一壁，押过那秀才来。（张押到刘天义上，见科）（正末云）兀那刘天义，我教你夜来问那女子个详细，要他一件信物，你又不将来，这官司都打在你身上。（刘天义云）大人，我刘天义问他要一件信物来了。（正末云）是甚物件？（刘天义云）是一朵娇滴滴碧桃花。（正末云）将来我看。（刘怀中取出，正末接看科）原来是一根桃符，上写着“长命富贵”。这杀人贼有了也！（唱）

【倘秀才】我则道杀人贼不知在那壁，则他这翠鸾女却原来在这里。他们定桃符辟邪祟，增福祿，画钟馗，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。

【呆骨朵】兀的是自作自受身当罪，（云）张千，（唱）你把杀人贼快与我勾追。（张千云）着小的去勾唤谁？（正末唱）你排门则寻那“宜入新年”，我手里现放着“长命富贵”。这言语表出人凶吉，这桃符泄漏春消息。怎瞒那掌



东岳速报司，和这判南衙包待制！

(云)张千，你半这一根符，与我寻对那一根儿去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我出的这门来，转过隅头，抹过褰角，来到这饭店门首，桃符都有。来到狮子店门首，我试看咱。可怎生则有“宜入新年”一个，无那“长命富贵”？我将这一根比咱。(做比科，云)正是一对儿，我都拿着见老爷咱。(做见科，云)禀爷，桃符有了也。(正末云)是那里的？(张千云)在狮子店门首。(正末云)你与我到狮子店左右看去，若有井，便下去打捞，必有下落。(张千云)我出的这衙门来，早到店中也。呀，后面真个一眼井！我下去打捞咱。(做捞尸首上科，云)又一个尸首，我将的见老爷去。(见科，云)禀爷，又一个尸首。(正末云)教那婆子来认。(卜儿上)(正末云)兀那婆婆，你认那尸首。(唱)

【倘秀才】这泼官司连累着我哩，敢是这尸首又不是你的？(卜儿认科，云)大人，这尸首正是我女孩儿的。(正末云)既是呵，张千，你去将那店小二，一步一棍打将来者。(张千云)理会的。(做拿店小二，打上，见科)(正末云)兀那厮，从实说，你怎生所算了这女孩儿来？你若说的是，万事罢论；若说的不实呵，张千，准备下大棍子者！(小二云)是我杀了来。(正末云)这杀人贼既有了。(唱)那王庆如何肯招罪？(云)张千，(唱)你去唤王庆，至阶基，试听我省会。

(云)张千，与我拿过王庆来。(王庆上，云)唤我做甚



么？（正末云）王庆，你欢喜么？这杀人贼有了也，不干你事。你回去罢。（王庆云）可道不是我，我回家去来。（王走，俛上扯住科）（正末云）兀那小的，莫不是他杀你父亲来？（俛打手势科，云）正是。他与俺母亲如此如彼，做出来的。（正末云）这厮可不哑了！张千，与我拿下王庆者！（唱）

【滚绣球】 我则道连累着我，便教放了你，你可在这壁厢不伶不俐。常言道天网恢恢，你则待厮摘离暗欢喜，对清官磕牙料嘴。自古道无忧愁无是无非，怎想这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，准备着拷打凌迟。

（云）张千，你领着这一行人，跟着我见廉访大人去来。（同下）（赵廉访引祇从上，云）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我教包府尹问那件事，今三日光景，怎生不见来回话？（正末引众上，见科）（赵廉访云）包府尹，那事体如何？（正末云）小官问成了也，谁想一桩事问做两桩事。（赵廉访云）你说我听。（正末唱）

【伴读书】 告相公自知会，这都是王庆把词因起。他共李顺浑家奸情密，教平人正中拖刀计。把儿夫杀在黄泉内，强吓了休离。

（赵廉访云）这一件可是怎么？（正末唱）

【笑和尚】 是、是、是，这一个开店的，他、他、



他，强要人妻室，嗨、嗨、嗨，想这厮狠情理。我、我、我，论到底，休、休、休，待推辞，来、来、来，索请夫人敢与这招伏罪。

（赵廉访云）这桩事原来如此，我尽知了也。一行人听老夫下断：（词云）果然是包待制剖决精明，便奏请加原职三级高升。王婆婆可怜见赏银千两，刘天义准免罪进取功名。翠鸾女收骸骨建坟营葬，还给与黄箒醮超度阴灵。这福单着开封府富民恩养，店小二发市曹明正典刑。因王庆平日间奸淫张氏，假官差谋李顺致丧幽冥。这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，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。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，谕知我军民共如右施行。（正末谢科）（唱）

【煞尾】 他则待明明将计策施，不承望暗暗的天地知。今日个勘成了因奸致命一凶贼，还报了这负屈衔冤两怨鬼。

题目 老廉访恩赐翠鸾女

正名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



看钱奴买冤家债主

楔子

（正末扮周荣祖同旦儿张氏，俵儿上，云）小人汴梁曹州人氏，姓周名荣祖，字伯成。浑家张氏，孩儿长寿。小生先世广有家财，因祖父周奉记敬理释门，盖起一所佛院，每日看经念佛，祈保平安。至我父亲，一心只做人家，为修理宅舍，这木石砖瓦，无处取办，遂将那所佛院尽毁废了。比及宅舍工完，我父亲得了一病，百般的医药无效，人皆以为不信佛教之过。我父亲亡后，家私里外，都是小生掌把。小生学成满腹诗书，现今黄榜招贤，开放选场。大嫂，我待要应举走一遭去，你意下如何？（旦儿云）秀才，不知好着俺领了长寿孩儿，一路同去么？（正末云）这也使的。大嫂，有俺那祖财，携带不去，且埋在后面墙下，房廊屋舍着行钱看守着。俺和你带了孩儿，上朝取应去，但得一官半职，改换家门，可不好也！（旦儿云）既如此，便当收拾行李，随你同去则个。（正末云）大嫂，想俺祖上信佛，俺父亲偏不信佛，到今日都有报应也呵！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赏花时】 积善存仁为第一，暗室亏心天地和。则俺这家豪富是祖先积，只为他施仁布德，也则要博一个孝子和贤妻。



【么篇】可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，举意之前悔后迟。空内有神祇，（带云）俺父亲呵！（唱）不合兴心儿拆毁，今日个客路里怨他谁！（同下）

第一折

（外扮灵派侯，领鬼力上，诗云）赫奕丹青庙貌隆，天分五岳镇西东。时人不识阴功大，但看香烟散满空。吾神乃东岳殿前灵派侯是也。想东岳泰山者，乃群仙之祖，万峰之尊，天地之孙，神灵之祚，在于兖州地方。古有金轮皇帝，妻乃弥轮仙女，夜梦吞二日，觉而有孕，所生二子，长曰金虹氏，次曰金蝉氏。金虹氏乃东岳圣帝是也。圣帝在长白山有功，封为古岁太岳真人，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帅，管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生死之期。自尧舜禹汤周秦汉魏，则有都天府君之位。自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初一日，封为东岳之神，至开元十三年，加为天齐王，宋真宗朝封为东岳齐大生神圣帝。这的是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。便好道：不孝谩烧千束纸，亏心空爇万炉香。神灵本是正直做，不受人间枉法赃。如今阳世有一人，乃是贾仁。此人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，告诉神明，只说不怜悯他。想他今日必然又来告诉，吾神自有个显应。这早晚敢待来也！（净扮贾仁上，诗云）又无房舍又无田，每日城南窑里眠。一般带眼安眉汉，何事手中偏没钱？小可曹州人氏贾仁的便是。幼年间父母双亡，别无甚亲眷，则我单身独自，人见我十分过的艰难，都唤我做穷贾儿。想人生世间，有那等骑鞍压马，富贵奢华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用好的。他也是一世



人，偏贾仁吃了那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；每日烧地眠炙地卧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可也是一世人。天那！你也睁开眼波，兀的不穷杀贾仁也！我每日家不会做甚么营生，则是与人家挑土筑墙，和泥托坯，担水运浆，做垆工生活度日，到晚来在那破瓦窑中安身。今日替人家打着一堵儿墙，打起半堵儿，只为气力不加，还有半堵儿不曾打的。我如今困乏了，且歇一歇。这里有一所东岳灵派侯庙，我去那庙中诉我这苦楚去，就烧一炷香去。天那，兀的不穷杀贾仁也！（做到庙跪科，云）我也无那香，只是捻土为香，祷告神灵可怜见。小人是贾仁，想有那等骑鞍压马，穿罗着锦，吃好的，用好的，他也是一世人。我贾仁也是一世人，偏我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吃了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，烧地眠，炙地卧，穷杀贾仁也！上圣，但有些小富贵，我也会斋僧布施，盖寺建塔，修桥补路，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，我可也舍的，则是圣贤可怜见我。说话中间，觉得身体有些困倦，我且在这屋檐下暂时歇息咱。（做睡倒科）（灵派侯云）鬼力，与我撮过贾仁来者！（问云）兀那贾仁，你为何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，怨恨俺神灵，你主何缘故？（贾仁做拜科，云）上圣可怜见，小人怎敢埋天怨地。我想贾仁生于人世之间，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吃了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，烧地眠，炙地卧，穷杀贾仁也！上圣可怜见，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，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，盖寺建塔，修桥补路，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，我可也舍的。上圣，则是可怜见咱。（灵派侯云）这桩事曾福神该管。鬼力，与我唤的增福神来者。（正末扮增福神上，云）小圣增福神也。掌管人间生死、贵贱、高下、六科、长短之事，十八地狱，



七十四司。我想尘世人心性迷痴，不知为善。只看那奈河潺潺，金桥之上并无一人也呵。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这等人轻视贫乏，不恤鳏寡。天生下、一种奸滑，将神鬼都瞒唬。

（正末云）常言道：“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”信有之也！（唱）

【混江龙】 你休要虚贪声介，但存的那心田一寸是根芽。不肯道甘贫守分，都则待侥幸成家。自拿着杀子杀孙笑里刀，怎留的好儿好女眼前花。你则看那阳间之事，正和俺阴府无差，明明折挫，暗暗消乏。这等人动则是忘人恩、背人义、昧人心，管甚么败风俗、杀风景、伤风化！怎能够长享着肥羊法酒，异锦的这轻纱？

（做见科，云）上圣呼唤小神，有何法旨？（灵派侯云）今阳世间有一贾仁，每日在吾庙中埋天怨地，怪恨俺神灵。你与我问他去。（正末云）理会的。（做问科，云）兀那贾仁，是你怪恨俺这神灵来么？（贾仁云）上圣可怜见，俺贾仁怎敢怪恨您这神灵。我则说世上有那等人，穿罗着锦，骑鞍压马，吃好的，用好的，他又有钱钞使。他也是一个，偏我贾仁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吃了早起的，无那晚夕的；烧地眠，炙地卧，兀的不穷杀贾仁也！则怨我小人的命薄，怎敢埋天怨地？上圣可怜见，则与我些小衣禄食禄，我也会斋僧布施，盖寺建塔，修桥补路，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，



我可也舍的。上圣，则是可怜见咱。（正末云）噤声！（回云）上圣，此人平日之间，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毁僧谤佛，杀生害命，当受冻饿而死。上圣管他做甚么！（灵派侯云）则怕注的他这衣禄食禄差了么？（正末唱）

【油葫芦】那一个红脸儿的阎王不是耍，捏胎儿依正法，则他注生的分数几曾差？这等人向官员财主里难安插，好去那驴骡狗马里刚投下。又不曾将他去油锅里炸，又不曾将他去剑树上杀。据着那阿鼻地狱天来大，但得个人身体便可也不亏他。

（灵派侯云）尊神，论此等人在世，不知怎生贪财好贿，害众成家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天下乐】这等人何足人间挂齿牙，他前世里奢华，那一片贪财心没乱煞，则他油锅内见钱也去挝。富了他这一辈人，穷了他那数百家，今世里受贫穷还报他。

（贾仁云）上圣休听增福神说，念小人不是这样人。小人是个好人，平日之间也是个看经念佛，吃斋把素，行善事的人。上圣怎生可怜见，与小人些小富贵，可也好也！（正末云）你这厮平昔之间，扭曲作直，抛撒五谷，伤残物命，害众成家，你怎生能够发迹那？（灵派侯云）尊神，此人前生抛撒净水，作贱五谷，今世正当冻死饿死也。（正末唱）



【那吒令】你前世里造下，今世里折罚；前世里狡猾，今世里叫华；前世里抛撒，今世里饿杀。（贾仁云）我平昔间也是个敬天地，尊法度，和弟兄，睦六亲，信佛法，礼三光，孝父母，不偷盗。我是个心慈好善的人，现如今吃长斋哩！上圣，但与我些小富贵，我做本分营生买卖去也。（正末唱）你使的是造恶心，但说的是亏心话，不肯做本分生涯。

（灵派侯云）正是“亏心折尽平生福，行短天教一世贫”。吾神自有点检，怎瞒的过也。（正末唱）

【鹊踏枝】亏心也尽由他，造恶也怎瞒咱，上面有湛湛青天，下面有漫漫黄沙。请上圣鉴察，枉将他救拔，俺可管他甚贫富穷达。

（贾仁云）上圣，我爷娘在时，也还奉养他好好的，从亡化之后，不知甚么缘故，颠倒一日穷一日了，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裂纸，浇茶奠酒，我这泪珠儿至今不曾干，至是一个孝顺的人。（正末云）噤声！（唱）

【寄生草】你爷娘在生时耽饥饿，死了也奠甚茶？则你那泪珠儿滴尽空潇洒，灑了些浆水饭那里肯道停时霎，巴的那纸钱灰烧过无牵挂。你可便灑了那百壶浆也湿不透墓门前，浇的那千种茶怎流得到黄泉下？

（灵派侯云）尊神，这等穷儿乍富，瞒心昧己，欺天诳



地，只要损别人安自己，正是一世儿不能够发迹的。（正末唱）

【六么序】 这人没钱时无些话，才的有便说夸，打扮似大户豪家。你看他耸起肩胛，进定鼻凹，没半点和气谦洽。每日在长街市上把青骢跨，只待要弄柳拈花，马儿上扭捏着身子儿诈。做出那般般样势，种种村沙！

【么篇】 则说街狭，更嫌人杂，把玉勒牢拿，玉鞭忙加。擗行花踏，见的白踏，问甚么邻家，那肯道樊鞍下马，直将穷民来傲慢杀。（贾仁云）上圣，我贾仁不是这等人。你但与我些小富贵，我也会和街坊，敬邻里，识尊卑，知上下。只愿上圣可怜见咱。（正末唱）他虽则消乏，也是你邻里家，须索将礼数酬答。则你那自尊自贵无高下，真乃是井底鸣蛙。似这等待穷民肚量些儿大，则你那酸寒乞俭，怎消得富贵荣华！

（灵派侯云）尊神，据着贾仁埋天怨地，正当冻死饿死。便好道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名之草。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，权且与他些福力咱。（正末云）既如此，待小圣看去波。（做看科，云）上圣，据着这厮正当冻死饿死。今奉上圣法旨，权且借些福力与他。看的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，他家福力所积，阴功三辈，为他一念差池，合受折罚。我如今将那家的福力、权且借与他二十年。等到二十年后，着他双手儿交还本主便了。（灵派侯云）这个使的。（正末云）兀那贾仁。（贾仁做应科）（正末云）你本应当冻死饿死，



上圣可怜见，借与你些福力。今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，所积阴功三辈，只因一念差池，合受折罚。我如今将那家福力权且借与你二十年，待到二十年后，你两只手儿交付还他那本主。你记者：比及你去呵，索钱的可早等着你也。（贾仁做拜谢科，云）谢上圣济拔之恩。我便做财主去也。（正末云）噤声！（唱）

【赚煞】则你这成家子未安身，那个破家鬼先生下。（贾仁云）我若做了财主呵，穿一架子好衣服，骑着一匹好马，去那三山骨上赠他一鞭，那马不刺刺。（正末云）做甚么？（贾仁云）没，我则这般道。（正末做笑科，唱）我则是借与你那钱龙儿入家，有限次的光阴你权掌把，（贾仁云）上圣可怜见，不知借与我几十年？（正末唱）我则是借与你二十年仍旧还他。（贾仁云）上圣，怎么可怜见，则借得小人二十年？左右是一个小字儿，高处再添上一画，借的我三十年，可也好也？（正末云）噤声！这厮还不足哩！（唱）你还待告增加，怎知这祸福无差，贫和富都是前缘非浪假。为甚么桃花向三月奋发，菊花向九秋开罢？（带云）你道为甚么那？（唱）也则为这天公不放一时花。

（灵派侯云）兀那贾仁，据着你正当冻死饿死，吾神体上帝好生之德，权且借与你二十年福力，二十年后，交还与那本主。便好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天若不降严霜，松柏不如蒿草。神明若不报应，积善不如作恶。莫瞞天地莫瞞心，心不瞞时祸不侵。十二时中行好事，灾星变作福星临。（做挥手科，云）贾仁，



你休推睡里梦里。(并下)(贾仁做醒科,云)哎呀,一觉好睡也,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恰才上圣分明的对我说,曹州曹南周家庄上的福力,借与我二十年,我如今便做财主。财主也,知他在那里?便好道“梦是心头想”,信他做甚么?还有半堵墙儿不曾打的哩我可去打那半堵墙儿去。天那,兀的不穷杀贾仁也!(下)

第二折

(外扮陈德甫上,诗云)耕牛无宿科,仓鼠有余粮。万事分已定,浮生空自忙。小可姓陈,双名德甫,乃本处曹州曹南人氏。幼年间攻习诗书,颇亲文墨,不幸父母双亡,家道艰难,因此将儒业废弃,与人家做个门馆先生,度其日月。此处有一个是贾老员外,有万贯家财,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,油磨坊,解典库,金银珠翠,绫罗缎目占,不知其数。他是个巨富的财主。这里可也无人,一了他一贫如洗,专与人家挑土筑墙,和泥托坯,担水运浆,做盆工生活,常是吃了早起的,无那晚夕的,人都叫他做穷贾儿。也不知他福分生在那里,这几年间暴富起来,做下泼天也似家私。只是那员外虽然做个财主,争奈一文也不使,半文也不用。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,自己的东西舍不的与人;若与人呵,就心疼杀了也。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馆,这馆也不是教学的馆,无过在他解典库里上些帐目。那员外空有家私,寸男尺女皆无。数次家常与小可说:“街市上但遇着卖的或男或女,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。”小可已曾吩咐了店小二,着他打听,但有呵便报我知



道。今日无甚事，到解典库中看看去。(下)(净扮店小二上，诗云)酒店门前三尺布，人来人往图主顾，做下好酒一百缸，倒有九十九缸似头醋。自家店小二的便是。俺这酒店是贾员外的。他家有门馆先生，叫做陈德甫。三五日来算一遭帐。今日下着这般大雪，我做了一缸新酒，不供养过不敢卖，待我供养上三杯酒。(做供酒科，云)招财利市土地，俺这洒一缸胜似一缸。俺将这酒帘儿挂上，看有甚么人来？(正末周荣祖领旦儿、俌儿上，云)小生周荣祖，嫡亲的三口儿家属，浑家张氏，孩儿长寿。自应举去后，命运未通，功名不遂。这也罢了！岂知到的家来，事事不如意，连我祖遗家财，埋在墙下的，都被人盗去。从此衣食艰难，只得领了三口儿去洛阳探亲，图他救济。偏生这等时运，不遇而回。正值暮冬天道，下着连日大雪，这途路上好苦楚也呵！(旦儿云)秀才，似这等大风大雪，俺每行动些儿。(俌儿云)爹爹，冻饿杀我也。(正末唱)

【正宫】【瑞正好】赤紧的路难通，俺可也家何在？休道是乾坤老山也头白。四野冻云垂，万里冰花盖，肯分的俺三口儿离乡外。

(带云)大嫂，你看大雪也。(唱)

【滚绣球】是谁人碾琼瑶往下筛？是谁人剪冰花迷眼界？恰便似玉琢成六街承三陌，恰便似粉妆就展阁楼台。(带云)似这雪呵，(唱)便有那韩退之蓝关前冷怎当？便有那孟浩然驴背上也跌下来，(带云)似这雪呵，(唱)



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访戴，则俺这三口儿兀的不冻倒尘埃？（做寒战科，带云）勿、勿、勿！（唱）眼见的一家受尽千般苦，可甚么十谒朱门九不开，委实难捱。

（旦儿云）秀才，似这般风又大，雪又紧，俺且去那里避一避，可也好也。（正末云）大嫂，俺到那酒务儿里避雪去来。（做见科，云）哥哥支揖。（店小二云）请家里坐吃酒去。秀才，你那里人氏？（正末云）哥哥，我那得那钱来买酒吃！小生是个穷秀才，三口儿探亲去来，不想遇着一天大雪，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，一径的来这里避一避儿。哥哥，怎生可怜见咱？（店小二云）那一个顶着房子走哩，你们且进来避一避儿。（正末做同进科，云）大嫂，你看这雪越下的紧了也。（唱）

【倘秀才】 饿的我肚里饥失魂丧魄，冻的我身上冷无颜落色。这雪呵，偏向俺穷汉身边乱洒来。（带云）大嫂（唱）你看雪深埋脚面，风紧透人怀，我忙将这孩儿的手揣。

（店小二做叹科，云）你看这三口儿，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；偌大的风雪，到俺店肆中避避。哪里不是积福处？家里来，家里来。我见这个人身上单寒，我早晨间供养的利市酒三盂儿，我与那秀才盂吃。兀那秀才，俺与你盂酒吃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我那里得那钱钞来买酒吃？（店小二云）俺不要你钱钞。我见你身上单寒，与你盂酒吃。（正末云）哥哥说不要小生钱，则这等与我盂酒吃，多谢了哥哥。（做吃酒科，云）好酒也。（唱）



【滚绣球】见哥哥酒斟着磁盏台，香浓也胜琥珀，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现钱多卖，问甚么新醉茅柴。（带云）这酒呵，（唱）赛中山宿酕开，笑兰陵高价抬，不枉了唤做那凤城春色，（带云）我饮一杯呵，（唱）恰便似重添上一件锦胎。（带云）这雪呵，（唱）似千团柳絮随风舞，（带云）我恰才咽下这杯酒去呵，（唱）可又早两朵桃花上脸来，便觉的和气开怀。

（旦儿云）秀才，恰才谁与你酒吃来？（正末云）是那卖酒的哥哥，见我身上单寒，可怜见我，与了我一盞酒吃。（旦儿云）我这一会儿身上寒冷不过，你怎生问那卖酒的讨一盞酒儿也我吃，可也好也。（正末云）大嫂，羞人答答，教我怎生问他讨酒吃？（做对店小二揖科，云）哥哥，我那浑家问我那里吃酒来，我便道：“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，与了我一盞酒儿吃。”他便道：“我身上冷不过，怎生再讨得半盞酒儿吃，可也好也。”（店小二云）你娘子也要盞酒吃，来、来、来，俺舍这盞酒儿与你娘子吃罢。（正末云）多谢了哥哥。大嫂，我讨了一盞酒来，你吃，你吃。（俵儿云）爹爹，我也要吃一盞。（正末云）儿也，你着我怎生问他讨那？（又做揖科，云）哥哥，我那孩儿道：“爹爹，你那里得这酒与奶奶吃来？”我便道：“那卖酒的哥哥又与了我一盞儿吃。”我那孩儿便道：“怎生再讨的一盞儿我吃，可也好也。”（店小二云）这等，你一发搬在俺家中住罢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那里不是积福处！（店小二云）来、来、来，俺再与你这一盞儿酒。（正末云）多谢了哥哥。孩儿，你吃、你吃。（店小二云）比及你这等贫呵，把这小的



儿与了人家可不好？（正末云）我怕不肯！但未知我那浑家心里何如？（店小二云）你和你那娘子商量去。（正末云）大嫂，恰才那卖酒的哥哥道：“似你这等饥寒，将你那孩儿与了人可不好？”（旦儿云）若与了人，倒也强似冻饿死了。只要那一份人家养的活，便与他去罢。（正末做见店小二，云）哥哥，俺浑家肯把这个小的与了人家也。（店小二云）秀才，你真个要与人？（正末云）是，与了人罢。（店小二云）我这里有个财主要，我如今领你去。（正末云）他家里有儿子么？（店小二云）他家儿女并没一个儿哩。（正末唱）

【倘秀才】 卖与个有儿女的是孩儿命衰，卖与个无子嗣的是孩儿大采，撞着个有道理的爹娘是孩儿修福来。（带云）哥哥，（唱）你救孩儿一身苦，强似把万僧斋，越显的你个哥哥敬客。

（店小二云）既是这等，你两口儿则在这里，我叫那买孩儿的人来。（做向古门叫科，云）陈先生在家么？（陈德甫上，云）店小二，你唤我做甚么？（店小二云）你前日吩咐我的事，如今有个秀才，要卖他小的，你看去。（陈德甫云）在那里？（店小二云）则这个便是。（陈德甫做看科，云）是一个有福的孩儿也。（正末云）先生支揖。（陈德甫云）君子恕罪。敢问秀才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？（正末云）小生曹州人氏，姓周名荣祖，字伯成。因家业凋零，无钱使用，将自己亲儿情愿过房与人为儿。先生，你可作成小生咱。（陈德甫云）兀那君子，我不要这



孩儿。这里有个贾老员外，他寸男尺女皆无，若是要了你这孩儿，他有泼天也似家缘家计，久后就是你这孩儿的。你跟将我来。(正末云)不知在那里住？我跟将哥哥去。(携旦儿同俵儿下)(店小二云)他三口儿跟的陈先生去了也。待我收拾了铺面，也到员外家看看去。(下)(贾仁同卜儿上，云)兀的不富贵杀我也。常言道：“人有七贫八富”，信有之也。自家贾老员外的便是。这里也无人。自从与那一分人家打墙，刨出一石槽金银来，那主人也不知道，都被我悄悄的搬运家来，盖起这房廊、屋舍、解典库、粉房、磨房、油房、酒房，做的生意都如水也似的长将起来。我如今旱路上有田，水路上有船，人头上有钱，那一个敢叫我做穷贾儿？皆以员外呼之。但是一件，自从有这家私，娶的个浑家也有好几年了，争奈寸男尺女皆无，空有那鸦飞不过的田产，教把那一个承领？(做叹科，云)我平昔间一文也不使，半文也不用，我可不知怎生来这么悭吝苦克？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，哎呀，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。如今又有一等人叫我做悭贾儿，这也不必题起。我这解典库里有一个门馆先生，叫做陈德甫，他替我家收钱举债。我数番家吩咐他，或儿或女寻一个来，与我两口儿喂眼。(卜儿云)员外，你既吩咐了他，必然访得来也。(贾仁云)今日下着偌大的雪，天气有些寒冷。下次小的每，少少的酩些热酒儿来，则撕只水鸡腿儿来，我与婆婆吃一盂波。(陈德甫同正末、旦儿、俵儿上，云)秀才，你且在门首等着，我先过去与员外说知。(做见科，贾仁云)陈德甫，我数番家吩咐你，教你寻一个小的，怎这般不会干事？(陈德甫云)员外，且喜有一个小的哩。(贾仁云)有在那



里？(陈德甫云)现在门首。(贾仁云)他是个甚么人？(陈德甫云)他是个穷秀才。(贾仁云)秀才便罢了，甚么穷秀才！(陈德甫云)这个员外，有那个富的来卖儿女那！(贾仁云)你教他过来我看。(陈德甫出，云)兀那秀才，你过去把体面见员外者。(正末做揖科，云)先生，你须是多与我些钱钞。(陈德甫云)你要的他多少？这事都在我身上。(正末云)大嫂，你看着孩儿，我见员外去也。(做入科，云)员外支揖。(贾仁云)兀那秀才，你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(正末云)小生曹州人氏，姓周名荣祖，字伯成。(贾仁云)住了。我两个眼里偏生见不的这穷厮。陈德甫，你且着他靠后些，饿虱子满屋飞哩。(陈德甫云)秀才，你依着员外靠后些。他那有钱的是这等性儿。(正末做出科，云)大嫂，俺这穷的好不气长也(贾仁云)陈德甫，咱要买他这小的，也索要立一纸文书。(陈德甫云)你打个稿儿。(贾仁云)我说与你写：立文书人周秀才，因为无钱使用，口食不敷，难以度日，情愿将自己亲儿某人，年几岁，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。(陈德甫云)谁不知你有钱，只要员外勾了，又要那“财主”两字做甚么？(贾仁云)陈德甫，是你抬举我哩，我不是财主，难道叫我穷汉？(陈德甫云)是、是、是，财主，财主。(贾仁云)那文书后头写道：当日三面言定，付价多少。立约之后，两家不许反悔。若有反悔之人，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。恐后无凭，立此文书，永远为照。(陈德甫云)是了，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。他这正钱可是多少？(贾仁云)这个你莫要管我，我是个财主，他要的多少，我指甲里弹出来的，他可也吃不了。(陈德甫云)是、是、是，我与那秀才说去。(做出科，



云)秀才,员外着你立一纸文书哩。(正末云)哥哥,可怎生写那?(陈德甫云)他与你个稿儿:今有过路周秀才,因为无钱使用,半自己亲和,年方几岁,情愿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。(正末云)先生,这财主两字也不消的上文书。(陈德甫云)他要这样写,你就写了罢。(正末云)便依着写。(陈德甫云)这文书不打紧,有一件要紧,他说后面写着:如有反悔之人,罚宝钞一千贯与不反悔之人。(正末云)先生,那反悔的罚宝钞一千贯,我这正钱可是多少?(陈德甫云)知他是多少?秀才,你则放心,恰才他也曾说来,他说我是个巨富的财主,要多少,他指甲里弹出来的,着你吃不了哩。(正末云)先生说的是,将纸笔来。(旦儿云)秀才,咱这恩养钱可曾议定多少?你且慢写着。(正末云)大嫂,恰才先生不说来,他是个巨富的财主,他那指甲里弹出来的,俺每也吃不了,则管里问他多少怎的?(唱)

【滚绣球】我这里急急的研了墨浓,便待要轻轻的下了笔划。(俵儿云)爹爹,你写甚么哩?(正末云)我儿也,我写的是借钱的文书。(俵儿云)你说借那一个的?(正末云)儿也,我写了可与你说。(俵儿云)我知道了也。你在那酒店里商量,你敢要卖了我也!(正末云)呀!儿也,这是我不得已委实无奈,(俵儿做哭科,云)可知道无奈。则是活便一处活,死便一处死,怎下的卖了我也!(正末哭云)呀!儿也,想着俺子父的情呀,(唱)可着我班管难抬。这孩儿情性乖,是他娘肠肚摘下来。今日将俺这子父情可都撇在九霄云外,则俺这三口儿生挖扎两处分开。(旦儿



云)怎下的撇了我这亲儿，兀的不痛杀我也！（正末哭唱）做娘的伤心惨惨刀剜腹，做爹的滴血簌簌泪满腮，恰便似郭巨般活把儿埋。

（做写科，云）这文书写就了也。（陈德甫云）周秀才，你休烦恼。我将这文书与员外看去。（做入科，云）员外，他写了文书也。你看。（贾仁云）将来我看：“今有立文书人周秀才，因为无钱使用，只食不敷，难以度日，情愿将自己亲儿长寿，年七岁，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。”写的好，写的好。陈德甫，你则叫那小的过来，我看看咱。（陈德甫云）我领过那孩儿来与员外看。（见正末云）秀才，员外要看你那孩儿哩。（正末云）儿也，你如今过去，他问你姓甚么，你说我姓贾。（俌儿云）我姓周。（正末云）姓贾。（俌儿云）便打杀我也则姓周。（正末哭科，云）儿也！（陈德甫云）我领这孩儿过去。员外，你看好个孩儿也。（贾仁云）这小的是好一个孩儿也。我的儿也，你今日到我家里，那街上的人问你姓甚么，你便道我姓贾。（俌儿云）我姓周。（贾仁云）姓贾。（俌儿云）我姓周。（做打科，云）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，婆婆，你问他。（卜儿云）好儿也，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。有人问你姓甚么，你道我姓贾。（俌儿云）便大红袍与我穿，我也则姓周。（卜儿打科，云）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。（陈德甫云）他父母不曾去哩，可怎么便下的打他？（俌儿叫科，云）爹爹，他每打杀我也！（正末做听科，云）我那儿怎生这等叫？他可敢打俺孩儿也！（唱）



【倘秀才】俺儿也差着一个字千般的见责，(云)那员外好狠也！(唱)那员外伸着五个指十分的便搦，打的他连耳通红半壁腮。说又不敢高声语，哭又不敢放声来，他则是偷将那泪揩。

(做叫科，云)陈先生，陈先生，早打发俺每去波。(陈德甫出见，云)是，我着员外打发你去。(正末云)先生，天色渐晚，误了俺途程也。(陈德甫入见科，云)员外，且喜，且喜，有了儿也。(贾仁云)陈德甫，那秀才去了么？改日请你吃茶。(陈德甫云)哎呀，他怎么肯去？员外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。(贾仁云)甚么恩养钱？随他与些便罢。(陈德甫云)这个员外，他为无钱才卖这个小的，怎么倒要他恩养钱那？(贾仁云)陈德甫，你好没分晓！他因为无饭的养活儿子，才卖与我。如今要在我家吃饭，我不问他要恩养钱，他倒问我要恩养钱？(陈德甫云)好说。他也辛辛苦苦养这小的，与了员外为儿，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，做盘缠回家去也。(贾仁云)陈德甫，他若不肯，便是反悔之人，你将这小的还他去，教他罚一千贯宝钞来瓦解。(陈德甫云)怎么倒与你一千贯钞？员外，你则与他些恩养钱去。(贾仁云)陈德甫，那秀才敢不要，都是你捣鬼？(陈德甫云)怎么是我捣鬼？(贾仁云)陈德甫，看你的面皮，待我与些。下次小的每天库。(陈德甫云)好了。员外开库哩。周秀才，你这一场富贵不小也。(贾仁云)拿来。你兜着，你兜着。(陈德甫云)我兜着。与他多少？(贾仁云)与他一贯钞。(陈德甫云)他这等一个孩儿，怎么与他一贯钞？忒少。(贾仁云)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，你休看的



轻了。你便不打紧，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！倒是挑我一条筋也熬了，要打发出这一贯钞，更觉艰难。你则与他去，他是个读书的人，他有个要不要也不见的。（陈德甫云）我便依着你，且拿与他去。（做出见科，云）秀才你休慌，安排茶饭哩。这个是员外打发你的一贯钞。（旦儿云）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，可怎生与我一贯钞！便买个泥娃娃儿，也买不的。（正末云）想我这孩儿呀，（唱）

【滚绣球】也曾有三年乳十月胎，似珍珠掌上抬；甚工夫养得他偌大，须不是半路里拾的婴孩。（做叹科，唱）我虽是穷秀才，他觑人忒小哉！那些个公平买卖，量这一贯钞值甚钱财！（带云）员外，你的意思我也猜着你了。（陈德甫云）你猜着甚的？（正末唱）他道我贪他香饵终吞钓，我则道留下青山怕没柴，拚的个搨笔巡街。

（旦儿云）还了我孩儿，我们去罢。（陈德甫云）你且慢些，我见员外去。（正末云）天色晚也，休斗小生耍。（陈德甫入科，云）员外，还你这钞。（贾仁云）陈德甫，我说他不要么。（陈德甫云）他嫌少，他说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的。（贾仁云）那泥娃娃儿会吃饭么？（陈德甫云）不是这等说，那个养儿女的算饭钱来？（贾仁云）陈德甫，也着你做人哩。常言道：“有钱不买张口货”。因他养活不过，方才卖与人。我不要他还饭钱也够了，倒要我的宝钞？我想来，都是你背地里调唆他。我则问你如何与他钞来？（陈德甫云）我说：“员外与你钞。”（贾仁云）可知他不要哩，你轻看我这钞了。我教与你，你把这钞高高的抬着，道：



“兀那穷秀才，贾老员外与你宝钞一贯。”（陈德甫云）抬的高杀，也则是一贯钞。员外，你则快些打发他去罢。（贾仁云）罢、罢、罢！小的每开库，再拿一贯钞来与他。（做与钞科）（陈德甫云）员外，你问他买甚么东西哩，一贯一贯添。（贾仁云）我则是两贯，再也没了添了。（陈德甫云）我且拿与他去。（做出见科，云）秀才，你放心，员外安排茶饭哩。秀才，那头里是一贯钞，如今又添你一贯钞。（正末云）先生，可怎生只与我两贯，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，先生休斗小生耍。（陈德甫云）嗨！这都是领来的不是了！我再见员外去。（做入科，云）员外，他不肯。（贾仁云）不要闲说，白纸上写着黑字儿哩：“若有反悔之人，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。”这便是他反悔，你着他拿一千贯钞来。（陈德甫云）他有一千贯时，可便不卖这小的了！（贾仁云）哦！陈德甫，你是有钱的！你买么？快领了去，着他罚一千贯钞来与我。（陈德甫云）员外，你添也不添？（贾仁云）不添。（陈德甫云）你真个不添？（贾仁云）真个不添。（陈德甫云）员外，你又不肯添，那秀才又不肯去，教我中间做人也难。便好道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”罢、罢、罢！员外，我在你家两个月，该与我两贯饭钱，我如今问员外支过，凑着你这两贯，共成四贯，打发那秀才回去。（贾仁云）哦！要支你的饭钱凑上四贯钱，打发那穷秀才去，这小的还是我的。陈德甫，你原来是个好人。可则一件，你那文簿上写的明白，道陈德甫先借过两个月饭钱，计两贯。（陈德甫云）我写的明白了。（做出见科，云）来、来、来，秀才，你可休怪。员外是个慳吝苦克的人，他说一贯也不添。我问他支过两月的馆钱，凑



成四贯钞，送与秀才。这的是我替他出了两贯哩。秀才休怪。（正末云）这等，可不难为了你？（陈德甫云）秀才，你久后则休忘了我陈德甫。（正末云）贾员外则与我两贯钱，这两贯是先生替他出的。这等呵，倒是赍发了小生也。（唱）

【倘秀才】如今这有钱的度量呵，做不的三江也那四海，便受用呵，多不到十年五载，我骂你个勒捐穷民狠员外。或是有人家典缎匹，或是有人家当钁钗，你则待加一倍放解。

（贾仁做出瞧科，云）这穷厮还不去哩！（正末唱）

【赛鸿秋】快离了他这公孙弘东阁门木呈外，（旦儿云）秀才，俺今日撇下了孩儿，不知何日再得相见也？（正末云）大嫂，去罢。（唱）再休想汉孔隔北海开尊待。（陈德甫云）秀才，这两贯钞是我与你的。（正末云）先生此恩，异日必当重报。（唱）多谢你范尧夫肯付舟中麦，（带云）那员外呵，（唱）怎不学庞居士豫放来生债？（贾仁做揪住，怒科，云）这厮骂我，好无礼也。（正末唱）他、他、他，则待掐破我三思台，（贾仁做推正末科，云）你这穷弟子孩儿，还不走哩。（正末唱）他、他、他，可便掀破我天灵盖，（贾仁云）下次小的每，呼狗来咬这穷弟子孩儿。（正末做怕科，云）大嫂，我与你去罢。（唱）走、走、走，早跳出了齐孙膑这一座连环寨。

（陈德甫云）秀才休怪，你慢慢的去，休和他一般见



识。(旦儿云)秀才，俺行动些儿波。(正末唱)

【随煞】 别人家便当的一周年下架容赎解，(带云)这员外呵，(唱)他巴到那五个月还钱本利该。纳了利从头儿再取索，还了钱文书上厮混赖。似这等无仁义愚浊的却有财，偏着俺的德行聪明的嚼齏菜。这八个字穷通怎的排，则除非天打算日头儿轮到来。发背疔疮是你这富汉的灾，禁口伤寒着你这有钱的害。有一日贼打劫火烧了您院宅，有一日人连累抄没了旧钱债。恁时节合着锅无钱买米些，忍饥饿街头做乞丐，这才是你家破人亡见天败。(贾仁云)你这穷弟子孩儿，还不走哩。(正末云)员外，(唱)你还这等苦克瞒心骂我来，直待要犯了法遭了刑你可便恁时节改。(同旦儿下)

(贾仁云)陈德甫，那厮去了也。他去则去，敢有些怪我？(陈德甫云)可知哩。(贾仁云)陈德甫，生受你。本待要安排一杯酒致谢，我可也忙，不得工夫。后堂中盒子里有一个烧饼，送与你吃茶罢。(同下)

第三折

(小末扮贾长寿领兴儿上，诗云)一生衣饭不曾愁，赢得人称贾半州。何事老亲能善病，教人终日皱眉头。自家贾长寿便是。父亲是贾老员外，叫做贾仁。母亲亡化已过。靠着祖宗福德，有泼天也似的家缘家计。俺父亲则生的我一个，人口顺都唤我做钱舍。我见一日不使三五两银子过



不去。岂知俺父亲他一文也不使，半文也不用，这等慳吝的紧。俺枉叫做钱舍，不得钱在手里，不曾用的个快活。近日俺父亲染病，不能动止。兴儿，我许下乐岳泰安神州烧香去，与俺父亲说知，多将些钱钞，等我去还愿。兴儿，跟着我见父亲去来。(下)(小末同兴儿扶贾仁上，云)哎呀，害杀我也。(做叹科，云)过日月好疾也！自从买了这个小的，可早二十年光景。我便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。这小的他却痴迷愚滥，只图穿吃，看的那钱钞便土块般相似，他可不疼。怎知我多使了一个钱，便心疼杀了我也！(小末云)父亲，你可想甚么吃那？(贾仁云)我儿也，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。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，我走到街上，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，油淥淥的。我推买那鸭子，着实的搯了一把，恰好五个指头搯的全全的。我来到家，我说盛饭来我吃，一碗饭我一啣一个指头，四碗饭啣了四个指头。我一会瞌睡上来，就在这板凳上，不想睡着了，被个狗舔了我这一个指头，我着了一口气，就成了这个病，罢、罢、罢！我往常间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。我今病重，左右是个死人了，我可也破一破慳，使些钱。我儿，我想豆腐吃哩。(小末云)可买几百钱？(贾仁云)买一个钱的豆腐。(小末云)一个钱只买得半块豆腐，把与那个吃？兴儿，你买一贯钞罢。(贾仁云)只买十文钱的豆腐。(兴儿云)他则有五文钱的豆腐，记下账，明白讨还罢。(贾仁云)我儿，恰才见你把十文钱都与那卖豆腐的了？(小末云)他还欠着我五文哩，改日再讨。(贾仁云)寄着五文，你可问他姓甚么？左邻是谁？右邻是谁？(小末云)父亲，你要问他邻舍怎的？(贾仁云)他假使搬的走了，我这五文钱问谁讨？(小



末云)直是这等。父亲,你孩儿趁父亲在日,画一轴喜神,着子孙后代供养着。(贾仁云)我儿也,画喜神时不要画前面,则画背身儿。(小末云)父亲,你说的差了,画前面才是,可怎么画背身的?(贾仁云)你那里知道,画匠开光明,又要喜钱。(小末云)父亲,你也忒算计了。(贾仁云)我儿,我这病觑天远,入地近,多分是死的人了。我儿,你可怎么发送我?(小末云)若父亲有些好歹呵,你孩儿买一个好杉木棺材与父亲。(贾仁云)我的儿,不要买,杉木价高,我左右是死的人,晓的甚么杉木、柳木!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,尽好发送了!(小末云)那喂马槽短,你偌大一个身子,装不下。(贾仁云)哦,槽可短,要我这身子短,可也容易。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,折叠着,可不装下也!我儿也,我嘱咐你,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,借别人家的斧子剁。(小末云)父亲,俺家里有斧子,可怎么问人家借?(贾仁云)你哪里知道,我的骨头硬,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,又得几文钱钢!(小末云)直是这等。父亲,你孩儿要上庙与父亲烧香去,与我些钱钞。(贾仁云)我儿,你不去烧香罢了。(小末云)孩儿许下香愿多时了,怎好不去?(贾仁云)哦,你许下愿来,这等,与你一贯钞去。(小末云)少。(贾仁云)两贯。(小末云)少。(贾仁云)罢、罢、罢,与你三贯,可忒多了。我儿,这一桩事要紧,我死之后休忘记讨还那五文钱的豆腐。(下)(兴儿云)小哥,不要听那老员外。你自去开库,拿着十个金子、十个银子,一千贯钞,我跟着你烧香去来。(小末云)兴儿,你说的是。我开了库,取了十个金子、十个银子、一千贯钞,到庙上烧香去来。(同兴儿下)(净扮庙祝上,诗云)官清司



吏瘦，神灵庙主肥。有人来烧纸，则抢大公鸡。小道是东岳泰安州庙祝。明日三月二十八日，是东岳圣帝诞辰，多有远方人来烧香。我扫的庙宇干净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正末同旦儿上，云）叫化咱，叫化咱……可怜见俺天捱无倚，无主无靠，卖了亲儿，无人养济，长街上可有那等舍贫的爹爹、奶奶呵！（唱）

【商调】【集贤宾】我可便区区的步行离了汴梁，（带云）这途路好远也！（唱）过了些山隐隐更和这水茫茫。盼了些州城县镇，经了些店道村坊。遥望那东岱岳万丈巅峰，怎不见泰安州四面儿墙匡？（云）婆婆，这前面不是东岳爷爷的庙哩？（唱）这不是仁安殿盖造的接上苍，掩映着紫气红光。正值他春和三月天，（带云）婆婆，（唱）早来到仙阙五云乡。

【逍遥乐】这的是人间天上，烧是的御赐名香，盖的是那敕修的这庙堂。我则见不断头客旅经商，还口愿百二十行。听的道是儿愿爹爹寿命长，又见那校椅上顶戴着亲娘。我这里千般感叹，万种凄惶，百样思量。

（带云）庙官哥哥，俺两口儿一径来还愿的，赶烧炷儿头香，暂借一坨儿田地，与我歇息咱。（庙祝云）这老人家好苦恼也。既是还香愿的，我也做些好事，你老两口儿就在这一塌儿干净处安歇，明日绝早起来，烧了头香去罢。（正末云）谢了哥哥。婆婆，我和你在此安歇，明日赶一炷头香咱。（旦儿云）佛啰，俺那长寿儿也！（小末同兴儿上，



云)兴儿，你看这庙上人好不多哩！(兴儿云)小哥，咱每来迟，那前面早下的满了也。(小末云)天色已晚，我们拣个干净处安歇。兴儿，这搭儿干净处，被两口叫化的倒在这里，你打起那叫化的去。(兴儿云)兀那叫化的，你且过一壁。(正末云)你是那个？(兴儿云)这弟子孩儿，钱舍也不认的？(做打科)(正末云)哎呀，钱舍打杀我也。(庙祝云)这厮无礼，甚么钱舍？家有家主，庙有庙主，他老子那里做官来，叫做钱舍？徒弟，拿绳子来绑了他送官去。(兴儿云)庙官，你不要闹，我与你一个银子，借这塌儿田地，等俺歇息咱。(庙祝云)哦，你与我这个银子，借这里坐一坐？我说老弟子孩儿，你便让钱舍这里坐一坐儿！自家讨打吃！(正末云)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。(旦儿云)老的，咱每依着他那边歇罢。(正末唱)

【金菊香】 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，又不是锦帐罗帏你的卧房，怎这般厮推厮抢赶我在半壁厢？(兴儿云)你这老弟子孩儿，口里唠唠叨叨的，还说甚么哩？(正末唱)你、你、你，全不顾我这鬓雪鬢霜，(云)你这厮还要打谁？婆婆，你向前着，我不信。(唱)你可敢便打、打、打这个八十岁病婆娘？

(云)庙官哥哥，一个甚么钱舍，将俺老两口儿赶出来了。(庙祝云)他是钱舍，你两个让他些便了。俺明日要早起，自去睡也。(下)(小末云)你这老弟子孩儿，你告诉那庙官便怎的？我富汉打杀你这穷汉，只当拍杀个苍蝇相似。(正末唱)



【醋葫芦】 你道是没钱的好受亏，有钱的好使强。你和俺须同村共瞳近邻庄，（兴儿云）你这叫化的不强嘴哩。（正末唱）俺也是钱里生来钱里长。怎便打的俺一个不知方向！你须不是泰安州官府到此压坛场。

（兴儿云）官便不是官，叫做钱舍。（正末云）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。（旦儿云）老的，你与他争甚么，俺每将就在那边歇罢。（正末唱）

【梧叶儿】 这都是俺前生业，可着俺便今世当，莫不是曾烧着甚么断头香？搵不住腮边泪，挠不着心上痒，割不断俺业情肠。（带云）哎！（唱）俺那长寿儿也，我端的可便才合眼又早眠思梦想。

（贾仁扮魂上，云）自家贾仁的便是。那正主儿来了，俺今日着他父子团圆，双手交还了罢。（做叹科，云）那小的那里知道是他的老子？这老子那里知道是他的儿子？我与他说知。兀那老子，那个不是你的儿子？（正末做认科，云）俺那长寿儿也。（小末打科）（贾仁又上，云）兀那小的，那个不是你老子？（小末做叫科，云）父亲，父亲。（正末应云）哎！哎！哎！（小末云）兴儿，与我打这老弟子孩儿。（兴儿云）这叫化的好无礼也。（正末云）你叫我三声父亲，我应你三声，你怎生打我那？（唱）

【后庭花】 你不肯冬三月开暖堂，你不肯夏三月舍义浆。则你那情狠身中病，则你那心平便是海上方。您爷



呵，休想道是安康，稳情取无人埋葬。泪汪汪甚人来守孝堂，急慌慌为亲爷来献香。我痛杀杀身躯儿无倚仗，他絮叨叨还口愿都是谎。我骨胀胀傍人谁尽让，他气昂昂不做好勾当。

【柳叶儿】 他也似个人模人样，衡一片不本分的心肠。有一朝打在你头直上，天开眼无轻放，天还报有灾殃，稳情取家破人亡。

(小末云)天色明了也。兴儿，随俺烧香去来。(做上香科，云)东岳爷爷，可怜见俺父亲患病在床，但得神明保佑，指日平安。俺贾长寿情愿烧三年香，望东岳爷爷鉴察咱。(正末同旦儿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小末云)则愿俺的父亲无病无痛。(正末又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小末云)则愿俺的父亲无灾无难。(正末又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卜儿云)老的，咱们早些烧香去。(正末做拜科，云)东岳爷爷，则愿俺长寿儿无病无痛。(小末做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正末云)则愿俺长寿儿无灾无难。(小末又做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正末云)则愿俺长寿儿早早相见咱。(小末又做打喷嚏科，云)阿嚏。(兴儿上，云)阿嚏，阿嚏。(庙祝上，云)阿嚏，阿嚏。(小末云)兴儿，打那老弟子孩儿。(兴儿云)你这叫化的，快走过一边去。(正末做哭科，云)俺那长寿儿也。(唱)

【高过浪来里煞】 但得见亲生儿俺可也不似这凄惶，他、他、他，明欺负俺无人侍养。(做哭科，云)俺那长寿儿也。(唱)想着俺长寿儿来，也和他都一般家血气方刚。



(带云)婆婆，(唱)则俺这受苦的糟糠，卖儿呵也合将咱拦当。俺可甚么养小防备老，栽树要阴凉。想着俺那忤逆的儿郎，便成人也不认爷娘。有一日激恼了穹他，要整顿着纲常，你可不怕那五六月的雷声骨碌碌只在半空里响。

【尾声】 为一家父母昌，生下辈子孙旦。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古贤人教子有义方，您家里出不的个伯俞泣杖，量你个看钱奴也学不的窦十郎。(同旦儿下)

(小末云)兴儿，烧罢香也。随俺回家去来。(同下)

第四折

(店小二上，诗云)不是自家没主顾，争奈酒酸长似醋。这回若是又酸香，不如放倒望竿做豆腐。自家店小二的便是。开开门面，挑起望子，看有甚么人来。(正末同旦儿上，云)婆婆，俺烧罢香也，回家去来。(旦儿云)老的，俺和你行动些儿咱。(正末唱)

【越调】【半鹤鹑】 赛五岳灵神，为一人圣慈。总四海神州，受千年祭祀。护百二山河，掌七十四司。献香钱，火醮纸。积善的长生，造恶的便死。

【紫花儿序】 一个那颜回短命，一个那盗跖延年，一个那伯道无儿。人都道威灵有验，正直无私，劝化的人心慈。现如今神祠东岱岳新添一个速报司，大刚来祸无虚



至。只要你恶事休行，择其这善者从之。

（旦儿做心疼科，正末云）婆婆，你做甚么？（旦儿云）老的也，我一阵急心疼，你那里讨一杯儿酒来我吃。（正末云）你害急心疼，我去那酒店里讨一盞酒去咱。哥哥，俺这婆婆害急心疼呵，对门那一家儿有这急心疼的药，施舍与人，你问他讨一服去。（正末云）是真个？俺去对门讨一服儿急心疼药去来。（同旦儿下）（店小二云）大清早起，利市也不曾发，这两个老的就来教化酒吃，被我支他对门讨药去了。便心疼杀他，也不干我事。我自前后执料去也。（下）（陈德甫上，云）自家陈德甫的便是。过日月好疾也，自从贾老员外买了那个小的，今经可早二十年光景了。老员外一生慳吝苦克，今亡逝已过。那小的长立成人，比他父亲在日，家私越增添了。他父亲在日，人都叫他做钱舍，如今那小的仗义疏财，比老员外甚的不同，人都叫他做小员外。老夫一向在他家上些帐目，这几年间精神老惫，只得辞了馆，开着一个小小药铺，施舍些急心疼的药。虽则普济贫人，然也有病好的，酬谢我些药钱，我老夫也不敢辞，好将来做药本。今日铺里闲坐，看有甚么人来。（正末同旦儿上，见科，云）先生可怜见，我那婆婆害急心疼，说先生施的好药，好汉不揣，求一服儿咱。（做揖科，陈德甫云）老人家免礼。有、有、有，我这一服药与你那婆婆吃了，登时间就好。则要你与我传名，我叫做陈德甫。（正末云）多谢了。先生叫做陈德甫，陈德甫……婆婆，这陈德甫名和好熟也！（旦儿云）老的，咱卖孩儿时做保人的，不是陈德甫？（正末云）是真人。我过去认他婆。（做认科，



云)陈德甫先生，原来你也这般老了也。(陈德甫云)这老儿就来诈熟也。(正末唱)

【小桃红】你这般雪盈白发鬓如丝，(陈德甫云)你说的是几时的话？(正末唱)我说的是二十年前事。(陈德甫云)兀那老的，你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(正末唱)你问我姓甚名谁那里人氏？(陈德甫云)你因何认得老夫来？(正末唱)说起来痛嗟咨。常言道：闻钟始觉山藏寺，这搭儿里曾卖了一个小厮。(陈德甫云)你莫不是卖儿子的周秀才么？(正末唱)我常记的你个恩人名字，(陈德甫云)你还记得我赍发你那两贯钱么？(正末唱)我怎敢便忘了你那周急济贫时？

(陈德甫云)秀才，你欢喜咱。你那孩儿贾长寿，如今长立成人了也。(正末云)贾老员外好么？(陈德甫云)老员外亡化过了也。(正末云)死的好，死的好！打俺孩儿的那妇人有什么？(陈德甫云)那婆婆早些死了也。(正末云)死的好，死的好。(唱)

【鬼三台】则他这庞居士，世做的亏心事，恨不把穷民勒死。满口假悲慈，可曾有半文儿布施？(带云)想他两贯钞强买俺孩儿时节，还要与俺算饭钱哩。(唱)空掌着精金响钞百万资，偏没个寸男尺女为继嗣。俺倒不如郭巨埋儿，也强似明达卖子。

(云)陈先生，俺那长寿孩儿好么？(陈德甫云)贾员外



的万贯家财，都是你的孩儿贾长寿掌把着，人皆叫他做小员外哩。(正末云)陈先生可怜见，着俺那孩儿来厮见一面，可也好也？(陈德甫云)你要见他，待我寻他去。(小末上，云)自家贾长寿的便是。自从泰安山烧香回来，父亲亡逝过了，如今营葬已毕，无甚么事，去望陈德甫叔叔走一遭。(做撞见科，云)叔叔，我一径来望你也。(陈德甫云)小员外，你欢喜咱。(小末云)俺喜从何来？(陈德甫云)我老实的说与你知。你当初原不是贾老员外的儿子。你父亲是周秀才，偶在打员外家经过，我是保见人，将你卖与那员外为儿。你今日长立成人，现有你的一双父母在这里，要与你相见。我说兀的做甚，二十年来把你瞒，老夫说着尚心酸。可怜你生身父母饥寒死，直与陌路傍人做一般。(做见科，云)则这两个，便是你的父亲母亲，你拜他咱。(小末做认科，云)这是我父亲母亲？住、住、住，泰安神州，我打的不是你来？(正末云)婆婆，泰安神州打俺的，不是这厮么？(旦儿云)俺认的，他正叫做 钱舍哩。(正末唱)

【调笑令】俺待和这厮，厮才果的见官司，不傺，俺只问你这般殴打亲爷甚意思？无非倚恃着钱神，把俺相轻视。(小末云)俺着实是不认的你。(正末云)噤声。到今日呵，(唱)可早知一家无二，父子们厮见非同造次，(带云)婆婆，(唱)想他也只是个忤逆的孩儿。

(陈德甫云)端的怎生来？老人家请息怒。(正末云)我告他去。(陈德甫云)小员外，似此怎了也？(小末云)叔叔，你不知道，我在泰安神州打了他来。他如今要告我去，我



如今与他些东西，买嘱他罢。(陈德甫云)与他甚么东西？(小末出砌末科，云)我与他一匣子金银，只买一个不言语。(陈德甫云)怎么买个不言语？(小末云)他若不告我，我便将这一匣子金银都与他；若告我，我拚的把这金银官府上下打点使用，我也不见得便输与他。(陈德甫云)小员外，你放心，我和他说去。(见正末云)老人家，你见这一匣子金银么？那小员外要与你买个不言语。(正末云)怎生是买个不言语？(陈德甫云)你若是不告他呵，把这匣金银与你；你若告他呵，将这金银去官府上下打点使用，他也没事。两桩儿随你自拣去。(正末云)婆婆，孩儿在泰安神州打俺时节，他也不认得俺。(旦儿云)你个爱钱的老弟子孩儿。(正末云)将钥匙来打了这锁，待我看这银子咱。(做看，惊科，云)这银子上凿着“周奉记”，周奉记？可不原是俺家的来！(陈德甫云)怎生是你家的？(正末云)俺祖公公止叫做周奉记哩。(唱)

【么篇】猛觑了这字，是俺正明师，想祖上留传到此时。是儿孙合着俺儿孙使，若不沙，怎题着公公名氏！(带云)贾员外，贾员外，(唱)亏了他二十年用心把钥匙，也则是看守俺祖上的金货。

(店小二上，云)闻得小员外认着他亲爷亲娘，我去看咱。(做见科，云)老人家，你那婆婆害急心疼，可好了么？(正末云)多谢哥哥，俺婆婆好了也。想起二十年前，曾在你店里，你不舍与我三蛊儿酒吃么？(店小二云)小子没记性，这远年的帐都忘了也。(正末云)孩儿，你依着我



者：陈德甫先生二十年前曾为你赍发俺两贯钞，俺如今半这两个银子谢他。（陈德甫云）我则是两贯钞，怎好换你两个银子？那贾老员外一生爱钱，也不曾赚得这等厚利，这个我老夫决不敢当。（正末唱）

【天净纱】 若不是陈先生肯把恩施，俺周荣祖争些和雪里停尸。则这两贯钞俺念兹在兹，常恐怕报不得你故人之赐，又何须苦苦推辞。

（陈德甫云）多谢了老员外。（正末云）卖酒的哥哥，我当日吃了你三盂酒，如今还你这一个银子。（店小二云）这个小子也不敢受。（正末唱）

【秃厮儿】 论你个小本钱茶坊酒肆，有甚么大度量仗义轻施，你也则可怜俺饥寒穷路不自支。如今这银一个，酬谢你酒三卮，也见俺的情私。

（店小二云）这等，小子收了，多谢老员外。（正末云）孩儿，这多余的银子，你与我都散与那贫难无倚的。可是为何？这二十年来俺骂的那财主每多了也。（唱）

【圣药王】 为甚么骂这厮，骂那厮，他道俺贫儿到底做贫儿。又谁知彼一时，此一时，这家私原是俺家私，相对喜孜孜。

（小末云）父亲，你孩儿都依你便了。（旦儿云）俺一家



同到泰安神州回香去来。(正末唱)

【收尾】这的是贫穷富贵皆轮至，(做笑科)(陈德甫云)老员外，你笑甚来？(正末云)俺不笑别的，(唱)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。单为这口衔垫背几文钱，险送了拽布拖麻孝顺子。

(灵派侯上，云)周荣祖，你如今省悟了么？这二十年光景，你可都看见了也。(正末同众拜伏科，云)是那方神圣降临，愚民不知，乞赐指示。(灵派侯云)吾神乃灵派侯是也。你一行都跪着，听吾神吩咐：(词云)想为人禀命生于世，但做事不可瞒天地。贫与富前定不能移，笑愚夫枉使欺心计。周秀才卖子受艰难，贾员外慳吝贪财贿。若不是陈德甫仔细说分明，怎能够周奉记父子重相会。(同下)

题目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

正名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



崔府君断冤家债主

楔子

(冲末扮崔子玉，诗云)天地神人鬼五仙，尽从规矩定方圆。逆则路路生颠倒，顺则头头身外玄。自家晋州人氏，姓崔名子玉。世人但知我满腹文章，是当代一个学者，却不知我秉性忠直，半点无私，以此奉上帝敕旨，屡屡判断阴府之事。果然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同影响，分毫不错，真可畏也。我有一个结义兄弟，叫做张善友，平日尽肯看经念佛，修行办道。我曾劝他早些出家，免堕尘障。争奈他妻财子禄，一时难断，如何是好？(叹科，云)嗨，这也何足怪他，便是我那功名两字，也还未能忘情。如今待上朝取应去，不免到善友宅上，与他作别走一遭。正是：劝人出世偏知易，自到临头始觉难。(下)(正末扮张善友同老旦扮卜儿上，云)自家姓张，是张善友，祖居晋州古城县居住，浑家李氏。俺有个八拜交的哥哥是崔子玉，他要上朝进取功名，说在这几日间，过来与我作别。天色已晚，想是他不来了也。浑家，你且收拾歇息者。(卜儿云)是天色晚了，俺关了门户，自去歇息咱。(做睡科)(净扮赵廷玉上，诗云)釜有蛛丝甑有尘，晋州贫者独吾贫。腹中晓尽世间事，命里不如天下人。自家姓赵，双名廷玉。母亲亡逝已过，我无钱殡葬。罢、罢、罢，我是个男子汉家，也是我出于无奈，学做些儿贼。白日里看下这一家人



家，晚间偷他些钱钞，埋葬我母亲，也表我一点孝心。天啊！我几曾惯做那贼来？也是我出于无奈，我今日在那卖石灰处，拿了他一把儿石灰。你说要这石灰做甚么？晚间掘开那墙，撒下些石灰。若那人家不惊觉便罢，若惊觉呵叫道“拿贼”！我望着这石灰道上飞跑。天啊！我几曾惯做那贼来？我今日在蒸作铺门首过，拿了他一个蒸饼。你说要这蒸饼做甚么？我寻了些乱头发折针儿，放在这蒸饼里面，有那狗叫，丢与他蒸饼吃，签了他口叫不的。天啊！我几曾惯做那贼来？来到这墙边也，随身带着这刀子，将这墙上剜一个大窟窿，我入的这墙来。（做撒石灰科，云）我撒下这石灰。（做瞧科，云）关着这门哩。随身带着这油罐儿，我把些油倾在这门柏里，开门呵便不听的响。天呵！我几曾惯做那贼来？（内云）你是贼的公公哩！（赵做听科）（正末云）浑家，试问你咱，我一生苦挣的那五个银子，你放在那里？（卜儿云）我放在床底下金刚腿儿里。你休问，则怕有人听的。（正末云）浑家，你说的是，咱歇息咱。（赵做偷银子出门科，云）我偷了他这五个银子，不知这家儿姓甚么？今生今世，还不的他，那生那世，做驴做马填还你。偷了五锭银，埋殡我双亲。那世为驴马，当来必报恩。（下）（正末、卜儿惊科，云）浑家，兀的不有贼来？你看那箱笼咱。（卜儿云）箱笼都有。（正末云）看咱那银子咱。（卜儿做看科，云）呀，不见了奶子，可怎了也！（正末云）我说甚么来？天色明了也，且不要大惊小怪的，悄悄里缉访贼人便了。（外扮和尚上，诗云）积水养鱼终不钓，深山放鹿愿长生。扫地恐伤蝼蚁命，为惜飞蛾纱罩灯。贫僧是五台山僧人，为因佛殿崩摧，下山来抄化了这十个银子，



无处寄放。此处有一个长者，是张善友，我将这银子寄与他家去。这是他们门首，善友在家么？（正末云）谁唤门哩，我试去看咱。（做见科，云）师父从那里来？（和尚云）我是五台山僧人，抄化了十个银子。一向闻知长者好善，特来寄放你家，待别处讨了布施，便来取也。（做交砌末科）（正末云）寄下不妨，请师父吃了斋去。（和尚云）不必吃斋，我化布施去也。（下）（正末云）浑家，替师父收了这银子。（卜儿云）我知道。（背云）我今日不见了一头钱物，这和尚可送将十个银子来，我自有分晓。（正末云）浑家，恰才那师父寄的银子，与他收的牢着。我今日到东岳圣帝庙里烧香去，倘或我不在家，那和尚来取这银子，浑家，有我无我，你便与他去。他若要斋吃，你就整理些蔬菜，斋他一斋，也是你的功德。（卜儿云）我知道。（正末云）我烧香去也。（下）（卜儿云）岂不是造化！我不见了五个，这和尚倒送了十个。张善友也不在家，那和尚不来取便罢，若来呵，我至死也要赖了他的，那怕他就告了我来。（和尚上，云）贫僧抄化了也。我可去张善友家中，取了银子回五台山去。张善友在家么？（卜儿云）是那和尚来取银子也。我出去看咱，师父那里来？（和尚云）我恰才寄下十个银子，特来取去。（卜儿云）这个师父，你敢错认了也？俺家里几时见你甚么银子来？（和尚云）我早起寄在善友跟前。大嫂，你怎么要赖我的？（卜儿云）我若见你的呵，我眼中出血。我若赖了你的呵，我堕十八重地狱。（和尚云）住、住、住，兀那婆婆你听者，我是十方抄化来的布施，我要修理佛殿，寄在你家里，你怎么要赖我的？你今生今世赖了我这十个银子，到那生那世少不得填还我。你听者：我是一



僧人，化了十锭银。我着你念彼观音力，久已后还着本人。哎哟！这一会儿害起急心疼来，我且寻太医调理去也。

(下)(卜儿云)和尚去了也。等善友来家呵，我则说还了他银子。善友敢待来也。(正末上，云)浑家，我烧香回来也。那和尚曾来取银子么？(卜儿云)刚你去了，那和尚就来取，我两手交付与他去了。(正末云)既是还了他呵，好、好、好。浑家安排下茶饭，则怕俺崔子玉哥哥来。(崔子玉上，云)转过隅头，抹过褰角，可早来到张家了。善友兄弟在家么？(正末出，云)哥哥请家里来。(做见科，崔子玉云)兄弟，我观你面色，敢是破了些财？(正末云)虽然破了些，也不打紧。(崔子玉云)你媳妇儿气色，倒像得些外财的。(卜儿云)有甚么外财那？(崔子玉云)兄弟，我今日要上朝求官应举去，一径的与你作别来。(正末云)哥哥，兄弟有一壶水酒，就与哥哥饯行，到城外去来。(做同行科，云)浑家，斟过酒来，送哥哥一杯。(做送酒，崔子玉回酒科，云)兄弟，我和你此一别，又不知几年得会。我有几句言语，劝谏兄弟，你试听者。(诗云)得失荣枯总在天，机关用尽也徒然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螳捕蝉。无药可延卿相寿，有钱难买子孙贤。甘贫守分随缘过，便是逍遥自在仙。(正末云)多承哥哥劝戒，只是你兄弟善缘浅薄，出不得家。也有几句儿言语，诵与哥哥听。(词云)也不恋北瞳南主，也不恋高堂邃宇。但容膝便是身安，目下保寸男尺女。冷时穿一领布袍，饥时餐二盂粳粥。除此外别无狂图，张善友平生愿足。(唱)

【仙吕】【忆王孙】粗衣淡饭且淹消，养性修真常



自保，贫富一般缘分了。任白发不相饶，但得个稚子山妻，我一世儿快活到老。（同卜儿下）

（崔子玉云）兄弟同媳妇儿回家了也，俺自登途去咱。
（诗云）此行元不为功名，总是尘根未得清。传语山中修道侣，好将心寄白云层。（下）

第一折

（正末同卜儿，净扮乞僧、丑扮福僧，二旦上）（正末云）老夫张善友，离了晋州古城县，搬到了这福阳县，一住三十年光景也。自从被那贼人偷了我五个银子去，我这家私，火焰也似长将起来。婆婆当年得了大的个孩儿，唤做乞僧，年三十岁也。以后又添的这厮，是第二个，唤做福僧，年二十五岁也。这个媳妇儿是大的孩儿的，这个媳妇是第二个的。这大的个孩儿，披星带月，早起晚眠，这家私多亏了他。老夫不知造下甚么孽来，轮到这小的个孩儿，每日则是吃酒赌钱，不成半分儿器。兀那厮！我问你咱，恁是呵，几时是了也？（福僧云）父亲，你孩儿幼小，正好奢华受用。有的是钱，使了些打甚么紧？（乞僧云）兄弟，你怎生这等把钱钞不着疼热使用？可不疼杀我也。（正末叹科，云）这都是命运里招来的，大的个孩儿，你不知道，听我说与你咱。（唱）

【仙吕】【点绛唇】 浊骨凡胎，递生人海，三十载。也是我缘分合该，（带云）正为这泼家私呵，（唱）我也曾捱



淡饭黄齑菜。

【混江龙】俺大哥一家无外，干家活计觅钱财，积垒下前厅后阁，更攒下万贯家财。俺大哥爷娘行能行孝道，也是我前世里积阴功，苦修来。大的儿甘心守分，量力求财，为人本分，不染尘埃，衣不裁绫罗段疋，食不拣好歹安排，爷娘行千般孝顺，亲眷行万事和谐。若说着这个禽兽，知他怎天地裁排？每日向花门柳户，舞榭歌台，铅华触眼，酒肉拥颜，但行处着人骂，惹人嫌，将家私可便由他使，由他卖。这的是破家五鬼，不弱如横祸非灾。

（乞僧云）父亲，这家私费了我多少辛苦积攒就的，到那兄弟手里，多使去了。兀的不疼杀我也！（正末云）大哥，这家私都亏了你。兀那厮！我问你咱：你这几时做甚么买卖来？（福僧云）偏我不曾做买卖，打一日双陆，曲的腰节骨还是疼的。你可知道我受这等苦哩！（正末唱）

【油葫芦】贼也你搭手在心头自监解，这家私端的是谁挣扎，则你那二十年何曾道觅的半文来？你、你、你，则待要撞着的赊下逢着的买，到家呵抹着的当了拿着的卖。你、你、你，无花呵眼倦开，无酒呵头也不抬。引着些个泼男泼女相扶策，你、你、你，则待每日上花台。

（福僧云）父亲，你孩儿趁着如此青年，受用快活，也还迟哩！（乞僧云）可知你受用快活，单只苦了谁也。（正末唱）



【天下乐】 贼也这的是安乐窝中且避乖，这厮从来会放歹，我若不官司行送了你和姓改。(云)我老夫还不曾道着，俺婆婆便道：老子，他也好啰。(唱)做爹的道不才，做娘的早放乖，惯的这厮千自由百自在。

(云)兀那厮，你曾少人的钱钞来么？(福僧云)呸！长进啊，我并不曾少人钱钞。(净扮杂当上，云)张二舍，你少我五百瓶的酒钱，快些拿出来还我。(乞僧云)父亲，兄弟欠了人家酒钱，在门首讨哩。(正末云)你说不少钱，门首有人索酒钱那！(福僧云)还了他便罢，打甚么不紧？(乞僧云)还有甚么不还了他，只亏了你。(卜儿云)大哥，你还了他罢。(乞僧云)罢、罢、罢，我还，我还。兀的不心疼杀我也。(做发付科)(杂当下)(丑扮杂当上，云)张二舍，你少我爷死钱，只管要我讨，还不拿出来，(乞僧云)父亲，门首讨甚么，爷死钱，在那里嚷。(正末云)甚么爷死钱？(福僧云)你看这老头儿，这些也不懂的。父亲在日，问他甚么爷死钱？(福僧云)你看这老头儿，这些也不懂的。父亲在日，问他借了一千贯钞，父亲若死了，还他二千贯钞。堂上一声举哀，阶下本利相对，这不是爷死钱！(正末叹科，云)嗨，有这样钱借与那厮使来？(唱)

【那吒令】 你看这倚势口，啰巷拽街；气的我老业人，亡魂丧魄；你看这少钞脸，无颜落色。(福僧云)这也只使得自己一，有甚么妨碍！(正末云)禽兽！你道是使了钱是自己的，(唱)怎做的自己钱无妨碍！(正末云)禽兽！你道是使了钱是自己的，(唱)怎做的自己钱无妨碍？兀的



不气穷破我这胸怀。

【鹊踏枝】 一会家上心来，想这厮不成才！气的我手脚酸麻，东倒西歪。贼也，你少有的破了家宅，倒不如两下里早早分开。

(福僧云)就分开了，倒也干净，随我请朋友耍子。(正未唱)

【寄生草】 你引着些帮闲汉，更和这吃剑才。你只要杀羊造酒将人待，你道是使钱撒镋令人爱，你怎知囊空钞尽招人怪！气的我老业人目下一身亡。(带云)我死了呵，(唱)恁时节可也还彻你冤家债。

(云)大哥，这也没奈何，你还了者。(乞僧云)父亲，你孩儿披星戴月，做买做卖，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怎生攒下这家私，都着他花费了也。(卜儿云)大哥，你还他罢。(乞僧云)我还，我还。(做发付科，云)还了你去罢。(杂当云)还了我钱，我回家去也。(下)(正末云)婆婆，趁俺两口儿在，将这家私分开了罢。若不分开呵，久已后吃这厮凋零的无了。(卜儿云)老的，这家私分他怎么，还是着大哥管的好。(正末云)只是分开了罢。大哥，你将应有的家私，都搬出来，和那借钱钞的文书也拿将出来。(乞僧云)理会的。(正末云)婆婆，家私都在这里。三分儿分开者。(福僧云)分开这家私倒也好，省的絮絮聒聒的。(卜儿云)老的，怎生做三分儿分开？(正末云)他弟兄每两分，



我和你留着一分。(卜儿云)这也说的是，都依着你便了。
(正末唱)

【赚煞】你待要沙暖睡鸳鸯，我则会岁寒知松柏，你将我这逆耳良言不采。这家私亏煞俺爷娘生受来，我便是释迦佛也恼下莲台。想这厮不成才，因此上各自分开，随你商量做买卖。常言道山河易改，本性儿还在，我则怕你有朝福过定生灾。(同下)

第二折

(崔子玉冠带引祗候上，诗云)满腹文章七步才，绮罗衫袖拂香埃。今生坐享皇家禄，不是读书何处来！小官崔子玉是也。自与兄弟张善友别后，到于京都阙下，一举状元及第，所除磁州福阳县令。谁想兄弟也搬在这县中居住。闻说他大的孩儿，染了一个病证，未知好殍若何？今日无甚事，张千，将马来，小官亲身到兄弟家中探病走一遭去。(诗云)骏马慢乘骑，两行公吏随。街前休喝道，跟我探亲知。(下)(净扮柳隆卿、丑扮胡子转上，诗云)不养蚕来不种田，全凭说谎度流年。为甚阎王不勾我，世间刷子少我钱。小子叫做柳隆卿，这个兄弟是胡子转。在城有张二舍，是一个真傻厮，俺两个帮着他赚些钱钞使用。这几日家中无盘缠，俺去茶坊里坐下，等二舍来，有何不可？(胡净云)你在茶坊里坐的，我寻那傻厮去。这早晚敢待来也。(福僧上，云)自家张二舍。自从把家私分开了，好似那汤泼瑞雪，风卷残云，都使的光光荡荡了。如今则有俺哥哥那



份家私，也吃我定害不过，俺哥哥如今染病哩。好几日不曾见我两个兄弟，到茶坊里问一声去。（做见二净科，云）兄弟，这几日不见你，想杀我也。（胡净云）小哥，我正寻你哩。茶坊里有柳隆卿在那里等你，我和你去来。（相见科）（福僧云）兄弟好么？（柳净云）小哥，一个新下城的小娘子，生的十分有颜色，俺一径的来寻你。你要了他罢，不要等别人下手，先抢去了。（福僧云）你先总承别人罢，我可无钱了。（胡净云）你哥哥那里有的是钱，俺帮着你到那里讨去来。（福僧云）这等我与你去。（同下）（正末引杂当上，云）自从将家私做三分儿分开了，二哥的那一份家私，早凋零的没一点儿了。大哥见二哥是亲兄弟，又将他收留在家中住。不想那厮将大哥的家私，又使的无了。大哥气的成病，一卧不起，求医无效，服药无灵，看看至死，教我没做摆布。小的，咱和你到佛堂中烧香去来。（杂当云）爹，咱就烧香去。（正末唱）

【商调】【集贤宾】自分开近并来百事有，这的是为儿女报官囚。闪的个老业人不存不济，则俺这养家儿千死千休。这的是天网恢恢，果然道疏而不漏。（带云）若俺大哥有些好列呵，（唱）怎发付这无主意的老业人张善友？三十年一梦庄周。我恰便是俞阳般服药酒，恰便似庄子叹骷髅。

【逍遥乐】我则索仰神灵保佑，为孩儿所事存心，我怎肯等闲罢手！儿也，闪的我来有国难投，忍不住两泪交流。莫不是我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，我则索把神灵来祷告。



只愿的减罪消灾，绝虑忘忧。

(云)来到这佛堂前。我推开佛堂门。(做跪科，云)小的每将香来。家堂菩萨，有这大的个孩儿，多亏了他早起晚眠，披星戴月，挣揣下这个家私，今日可有病；小的个孩儿，吃酒赌钱，不成半器，他可无病。家堂爷爷，怎生可怜见老汉，着俺大的个孩儿，这病痊可咱。(做拜科)(唱)

【梧叶儿】 小的个儿何曾生受，他则待追朋趁友，每日家无月不登楼。大的个儿依先如旧，常则待将无做有，巴不得败子早回头，(带云)圣贤也！(唱)你怎生则拣着这个张善友心疼下便下手？

(杂当报，云)爹爹，大哥发昏哩！(正末云)既然大哥发昏，小的跟着我看大哥去来。(同下)(大旦扶乞僧同卜儿上，乞僧云)娘也，我死也。(卜儿云)大哥，你精细着。(乞僧云)我这病觑天远，入地近，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。(卜儿云)孩儿，你这病，可怎生就觉重了也？(乞僧云)娘也，我这病你不知道，我当日在解典库门前，适值那卖烧羊肉的走过。我见了这香喷喷的羊肉，待想一块儿吃，我问他多少钞一斤，他道两贯钞一斤。我可怎生舍的那两贯钞买吃？我去那羊肉上将两只手捏了两把，我推嫌羊瘦，不曾买去了。我却袖那两手肥油，到家里盛将饭来，我就那一只手上油舔几口，吃了一碗饭。我一顿吃了五碗饭，吃得饱饱儿了，我便瞌睡去。留着一只手上油，待吃



晌午饭。不想我睡着了，漏着这只手，却走将一个狗来，把我这只手上油都吮干净了。则那一口气，就气成我这病。我昨日请一个太医把脉，那厮也说的是，道我气裹了食也。（卜儿云）孩儿既是这等起的病，你如今只不要气，慢慢的将养。（乞僧云）唤的我父亲来，我吩咐他咱。（正末同杂当上，云）婆婆，大哥病体如何？（乞僧云）父亲，我死也。（正末做悲科，云）儿呵，则被你痛杀我也。（唱）

【醋葫芦】 你胸脯上着灸，肚皮上用手揉。俺一家儿烧钱烈纸到神州，请法师唤太医疾快走。将那俺养家儿搭救，则教我肠慌腹热似烧油。

（乞僧云）父亲，我顾不得你，我死也。（做死科）（正末同卜儿哭科，云）儿也，你忍下的便丢了我，教我兀的不痛杀了也。（唱）

【么篇】 我则见他直挺挺僵了脚手，冷冰冰禁了牙口。俺一家儿那个不啼啼哭哭破咽喉，则俺这养家儿半生苦受。（带云）天那！（唱）常言道好人侏不长寿，这一场烦恼怎生收？

（云）婆婆，大哥死了也，将些甚么供养的来？一壁厢着人去请崔县令哥哥来。（杂当云）理会的。（崔子玉上，云）小官崔子玉，去看张善友的孩儿，可早来到也。张千，接了马者。（见科，云）呀，原来善友的孩儿死了也。兄弟，你可省烦恼波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大的个孩儿已死，眼见兄



弟的老命也不久了也。(崔子玉云)兄弟，常言道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这也是个大数，且省烦恼。(福僧同二净上)(柳净云)小哥，说你哥哥死了，到家中看有甚么东西，你拿与俺两个拿着先走。(福僧云)说的是，你跟将我来，拿着壶瓶台盏便走。我可无眼泪，怎么啼哭？(柳净云)我手帕角头，都是生姜汁浸的，你拿去眼睛边一抹，那眼泪就尿也似流将出来。(做递砌末，福僧哭科，云)我那哥哥也，你一文不使，半文不用，可不干死了你。我那爹也，你不偏向我那哥哥也。我那娘也，你如今只有的我一个也。我那嫂嫂也，我那老婆也。(做怒科，云)怎生没个睬我的？看起来我是傻厮那。(正末唱)

【么篇】 只见那两个帮闲的花满头，这一个败家的面带酒。你也想着一家儿披麻带孝为何由？故来这灵堂里寻斗殴。直恁般见死不救，莫不是你和他没些瓜葛没些忧？

(云)兀那厮，大哥死了，消受不的你奠一盏儿酒。(福僧云)老人家不要絮聒，等我浇奠。(做奠酒)(将台盏与净)(卜儿夺科，云)你将的那里去？(福僧推卜儿科，云)你们自去。(柳净云)有了东西也，俺跑、跑、跑。(同胡下)(卜儿云)兀的不气杀我也。(做死科)(乞僧做起叫科，云)我那台盏也。(正末云)孩儿，你不死了来？(乞僧云)被那两个光棍抢了我台盏去，我死也怎么舍得？(正末云)婆婆，由他将的去罢。呀，婆婆死了也。天那！可是老汉造下甚么孽来，大的个孩儿死了，婆婆又死了。天那！兀



的不痛杀老汉也。(崔子玉云)兄弟少烦恼,这都是前生注定者。(正末做悲科)(唱)

【穷河西】 你道死和生,都是天数周,怎偏我子和娘拔著短筹?我如今备棺椁将他殓,不如我这业尸骸又著那个收?

(云)下次小的每,将婆婆和大哥哥扶在一壁厢,买两个棺椁殓了者。(杂当云)理会的。(做扶下)(正末悲科,唱)

【凤鸾吟】 怎不著我愁,这烦恼甚日休,天那!偏是俺好夫妻不到头。怎不著我愁,这烦恼甚日休,天那!偏是俺养家儿没福留。(崔子玉云)兄弟,你的寿算也还远哩,这家私便破散了些,打甚么不紧!且省烦恼波。(正末唱)想人生到中年以后,这光阴不久,还望甚家缘成就!随你便攒黄金过北斗,只落的干生受,天那!早寻个落叶归秋。

(云)老汉大的个孩儿死了,婆婆又死了。我老汉不知道造下甚么孽来。(崔子玉云)兄弟,你休烦恼者。(正末唱)

【浪来里煞】 这烦恼神不知鬼不觉,天来高地来厚。本指望一家儿相守共白头,到如今夫妻情父子恩都做了一笔勾。落得个自僝自僽,(做悲科,云)天那!(唱)则除非向来生重把那生修。



(下)(崔子玉叹科,云)嗨,谁想他大的孩儿,连婆婆都亡化了。我那兄弟还不省哩。(诗云)善友今年命运低,妻亡子丧两重悲。前生注定今生业,天数难逃大限催。(下)

第三折

(正旦扶福僧上)(福僧云)哎哟!害杀我也,怎么不见父亲来?(二旦叫云)大娘,你与我请将父亲来者。(大旦做应请,正末领杂当上,云)自从大的个孩儿死了,婆婆又死了,家私又散尽了。如今小的个孩儿又病的重了,教老汉好生烦恼也呵。(唱)

【中吕】【粉蝶儿】活计萧疏,正遭逢太平时序,偏是我老不著暮景桑榆。典了庄宅,卖了田土,销乏了几多钱物。委实的不曾半霎儿心舒,一天愁将我这两眉攒聚。

【醉春风】恨高似万重山,泪多如连夜雨。眼见的儿亡妻丧,又有个病着床,老业人你畅好是苦,苦。则俺这小的个孩儿倘有些好歹,可著我那塌儿发付。

(做见科,云)二哥,你这病证如何?(福僧云)父亲,我死也。(正末云)老汉则有这小的个孩儿,可又病的重。天啊!怎生可怜见老汉,留下小的个孩儿,送老汉归土,可也好那。(唱)

【红绣鞋】祷祸了千言万语,天啊!则愿的小冤家



百病消除。儿也，便使的我片瓦根椽一文无，但存留的孩儿在，就是我护身符，又何必满堂金才是福？

（云）二哥，你这早晚面色不好。你有甚么遗留言语，吩咐我咱。（福僧云）父亲，你不知道我这病。别人害的是气蛊水蛊，我害的是米蛊。（正末云）如何是米蛊？（福僧云）若不是米蛊呵，怎生偌大一个栲栳？父亲，我顾不的你也。（做死伏科）（正末做哭科，云）儿呵，则被你痛杀我也。（唱）

【迎仙客】 还只道沉沉的卧著床褥，谁知他悠悠的赴了冥途，空把我孩儿叫道有千百句。阎君也，你好狠心肠；土地也，你好歹做处。闪的我鳏寡孤独，怎下的便撇了你这爹先去。

（云）二哥也死了。下次小的每买一具棺木来，埋葬了者（杂当云）理会的。（扶福僧下）（正末云）两个媳妇儿，你来，两个孩儿都亡了，我的婆婆又亡了。我无儿不使妇，你两个可也有爷和娘在家里，不如收拾了一房一卧，各自归宗去罢。要守孝也由的你，便要嫁人也由的你。（两旦做悲科，云）哎呀，痛杀俺也！俺妯娌二人，收拾一房一卧，且回爷娘家守孝去。男儿也，只被你痛杀我也。（诗云）俺妯娌命运低微，将男儿半路抛离。拚的守孤孀一世，断不肯向他人再画蛾眉。（同下）（正末做悲科，云）两个孩儿死了，两个媳妇儿又归宗去了。我婆婆又亡了，则撇下老业人独自一个。我仔细想来，不干别人事，都是这当境



土地和这阎神，勾将俺婆婆和两个孩儿去了。我如今待告那崔县令哥哥，着他勾将阎神土地来，我和他对证，有何不可！不免拽上这门，我首告他走一遭去。（下）（崔子玉引张千、祗候上）（诗云）冬冬衙鼓响，公吏两边排。阎王生死殿，东岳吓魂台。小官崔子玉是也。今日升厅，坐起早衙。张千，喝擗厢。（张千云）在衙人马平安，抬书案。（正末上，跪科）（崔子玉云）阶下跪着的不是张善友兄弟，你告甚么？（正末云）哥哥与老汉做主咱。（崔子玉云）是谁欺负你来，你说那词因，我与你做主。（正末云）我不告别人，我告这当境土地和阎神。哥哥，你差我去勾将他来，等我问他，俺两个孩儿和婆婆，做下甚么罪过，他都勾的去了。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你差了也。这是阴府神祇，你告他怎的？（正末起科）（唱）

【白鹤子】他本是聪明正直神，掌管著寿夭存亡簿。怎不容俺夫妇到白头？（带云）我那两个孩儿呵！（唱）也著他都死因何故？

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阳世间的人，我便好发落。他阴府神祇，我如何勾的他来？便勾了来，我也断不的。（正末云）哥哥，你断不的他？从古以来，有好几个人，也都断的，怎生哥哥便断不的？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那几个古人断的？你试说与咱听。（正末唱）

【么篇】哎，想当日有一个狄梁公曾断虎，有一个西门豹会投巫。又有个包待制白日里断阳间，他也曾夜断



阴司路。

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我怎比得包待制，日断阳间，夜断阴间，你要告到别处告去。（正末云）俺婆婆到这年纪，便死也罢了。难道俺两个孩儿留不的一个？（唱）

【上小楼】俺孩儿也不曾讹言谎语，又不曾方头不律。俺孩儿量力求财，本分随缘，乐道闲居。阎神也有向顺，土地也不胡突。可怎生将俺孩儿一时勾去，害的俺张善友牵肠割肚。

（崔子玉云）你两个孩儿和你的浑家，必然有罪犯注定该死的。你要问他，也好痴哩！（正末云）俺那婆婆和两个孩儿呵！（唱）

【么篇】又不曾触忤著那尊圣贤，踏践了那座庙宇。又不曾毁谤神佛，冒犯天公，堕落酆都。合著俺子共母，妻共夫，一家儿完聚，（做悲科，云）俺两个孩儿死了，婆婆又死了，两个媳妇儿也归宗去了。（唱）可怜见送的俺灭门绝户。

（做跪科，云）望哥哥与我勾将阎神土地来，我和他折证咱。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我才不说来，假如阳世间人，我便断的，这阴府神祇，我怎么断的他？你还不省哩，快回家中去。（正末起科，唱）



【耍孩儿】神堂庙宇偏谁做？无过是烈士忠臣宰辅。但生情发意运机谋，早明彰报应非诬。（云）哥哥，这桩事你不与我断，谁断？（唱）难道阳世间官府多机变，阴府内神灵也混俗。把森罗殿都做了营生铺，有钱的免了他轮回六道，无钱的去受那地狱三涂。

【二煞】我如今有家私谁管顾？有钱财谁做主？我死后谁浇茶、谁奠酒、谁啼哭？谁安灵位谁斋七？谁驾灵车谁挂服？止几个忤作行送出城门去，又无那花棺彩舆，多管是席卷椽舁。

【煞尾】天那！最苦的是清明寒食时，别人家引儿孙祭上祖。只可怜撇俺在白杨衰草空山路，有谁来墓顶上与俺重添半抔儿土。（下）

（崔子玉笑云）张善友去了也。此人虽是个修行的，却不知他那今生报应，因此愚迷不省。且待他再来告时，我着他亲见阎君，放出两个孩儿和那浑家，等他厮见，说知就里。（诗云）方信道暗室亏心，难逃他神目如电。今日个显报无私，怎倒把阎君埋怨。（下）

第四折

（正末上，云）老汉张善友。昨日到俺哥哥崔子玉跟前告状来，要勾他那土地、阎神和俺折证。怎当俺哥哥千推万阻，只说阴府神灵，勾他不得。今日到那城隍庙里再告



状去。有人说道，城隍也是泥塑木雕的，有甚么灵感在那里？你哥哥不比他人，日断阳间，夜理阴间，还赛过那包待制，你怎么不告去？因此只得又往这福阳县里走一遭去来。（下）（崔子玉引祇从上，诗云）法正天须顺，官清民自安。妻贤夫少祸，子孝父心宽。我崔子玉为何道这几句？只因我兄弟张善友，错怨土地、阎神屈勾了他妻儿三命，要我追摄前来，与他对证。我只说一个断不得，回他去了。料他今日必然又来，我自有个主意。张千，今日坐早衙，与我把放告牌抬出去者。（祇从云）理会的。（正末上，云）哥哥可怜，与兄弟做主咱。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你说那词因上来。（正末云）我老汉张善友，一生修善，便是俺那两个孩儿和婆婆，都也不曾做甚么罪过，却被土地、阎神，屈屈勾将去了。只望哥哥准发一纸勾头文书，将那土地、阎神，也追的他来，与老汉折证一个明白。若是果然该受这业报，我老汉便死也得瞑目。（崔子玉云）兄弟，你好葫芦提也。我昨日不曾说来，阳世间的人，我便断的，阴府神祇，我怎么断的？（正末云）哎哟！一阵昏沉，我且暂睡咱。（做睡科）（崔子玉云）此人睡了也。我著他这一番似梦非梦，直到森罗殿前便见端的。（虚下）（鬼力上，云）张善友，阎神有台湾省。（正末惊起科，云）怎生阎神有勾？我正要问那阎神去哩。（下）（阎神引鬼力上，诗云）荡荡威灵圣敕差，休将闲事恼心怀。空中若是无神道，霹雳雷声那里来？吾神乃十地阎君是也。今有阳间张善友，为儿亡妻丧，告着俺土地、阎神。鬼力，与我摄将那张善友过来。（鬼力云）理会的。（鬼力做拿正末上科）行动些。（正末唱）



【双调】【新水令】一灵儿监押见阎君，闪的我虚飘飘有家难奔。明知道空撒手，怕甚么业随身！托赖著阴府灵神，得见俺那阳世间的儿孙，便死也亦无恨。

【驻马听】想人生一划的钱亲，呆痴也岂不闻有限光阴有限的身？咱死后只落得半丘儿灰衬，这的是百年谁是百年人，都被那业钱财无日夜费精神。到如今这死尸骸虽富贵谁埋殡？活时节不肯使半文，死了也可有你那一些儿分。

（鬼力云）过去跪着。（正末见跪科，阎神云）张善友，你知罪么？（正末云）上圣，我张善友不知罪。（阎神云）你推不知，你在阳间，告著谁来？（正末云）我告阎神、土地，他把我婆婆和两个孩儿，犯下什么罪过，都勾的去了？我因此上告他。（阎神云）兀那张善友，你要见你两个孩儿么？（正末云）可知要见哩。（阎神云）鬼力，将他两个孩儿撮过来者。（鬼力云）理会的。（唤乞僧、福僧上）（正末见惊科，云）兀的不是我两个孩儿！大哥，你家去来。（乞僧云）我是你甚么孩儿！我当初是赵廷玉，不合偷了你家五个银子，我如今加上几百倍利钱，还了你家的，和你不亲，不亲。（正末云）儿也！我为你呵，哭的我眼也昏了，你今日划的道和我不亲？儿也！你好下的也呵。（唱）

【沽美酒】你怎生直恁的心性狠，全无些旧眼分，可便是亲者如同那陌路人。只为你哭的我行眠立盹，（见福僧科，云）二哥，咱家去来。（福僧云）谁是你孩儿！（正



末云)你是我第二的孩儿。(福僧云)我是 你的儿?老的,你好不聪明!我前身元是五台山和尚,你少我的来,你如今也加倍还了我的也。(正末做叹科)(唱)两下里将我来不揪问。

(云)这生忿忤逆的贼也!罢了,大哥,你也须认的我。
(唱)

【太平令】 他平日里常只待寻争觅衅,儿也,你怎的也学他背义忘恩?这忤逆贼从来生忿,你须识一个高低远近。(云)大哥,跟我家去来。(乞僧云)我填还了你的,俺和你不亲了也。(正末唱)你道我不亲强亲,咱须是你父亲,呀,好教我一言难尽。

(阎君云)着这两个速退。(鬼力引乞僧、福僧下)(阎君)云你要见你那浑家么?(正末云)可知要见哩。(阎君云)鬼力,与我开了酆都城,拿出张善友的浑家来。(鬼力押卜儿上,见科)(正末云)婆婆,你为甚么来?(卜儿做哭科,云)老的也,我当初不合混赖了那五台山和尚十个银子。我死归冥路,教我十八层地狱,都游遍了也。你怎生救我咱?(正末做叹科,云)那五台僧人的银子,我只道还他去了,怎知赖了他的来?(唱)

【水仙子】 常言道莫瞒天地莫瞒人,心不瞒人祸不侵。你若今苦也啰,刀山剑岭都游尽,怎做的阎罗王有向顺,摆列着恶鬼能神。(卜儿云)我受苦不过,你好生超度



我咱。(阎君云)鬼力，还押入酆都去。(正末唱)才放出森罗殿，又推入地狱门，哎哟，你畅好是下的波阎君。

(鬼力押卜儿哭下)(阎君云)张善友，你有一个故人，你可要见么？(正末云)可知要见哩。(阎君云)我与你去请那尊神来，与你相见咱。(下)(崔子玉上)(正末做见科，云)何方圣者？甚处灵神？通名显姓咱。(崔子玉云)张善友，休推梦里睡里。(正末做觉科，云)好睡也。(崔子玉云)兄弟，你适才看见些甚么来？(正末云)哥哥，你兄弟都见了也。(唱)

【雁儿落】 我也曾有三年养育恩，为甚的没一个把亲爷认？原来大的儿是他前生少我钱，小的儿是我今世偿他本。

【得胜令】 这都是我那婆婆也作业自殃身，遗累及儿孙。再休提世上无恩怨，须信道空中有鬼神。(崔子玉云)兄弟，你省悟了么？(正末云)哥哥，张善友如今才省悟了也。(唱)总不如安贫，落一个身困心无困。这便是修因，也免的钱亲人不亲。

(崔子玉云)兄弟，你直待今日，方才省悟，可是迟了。兄弟，你听者：听下官从头细数，犯天条合应受苦。则为你奉道看经，俺两人结为伴侣。积攒下五个花银，争奈你命中没福。小孩儿他本姓赵，做贼人半银偷去。第二个是五台山僧，寄银两在你家收取。他到来索讨之时，你婆婆



混赖不与。拈指过三十余春，生二子明彰报复。大哥哥干家做活，第二个荒唐愚鲁。百般的破财家财，都是大孩儿填还你那债负。两个儿命掩黄泉，你那脚头妻身归地府。他都是世海他人，怎做得妻财子禄。今日个亲见了阴府阎君，才使你张善友识破了冤家债主。（下）

题目 张善友告土地阎神

正名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

